

R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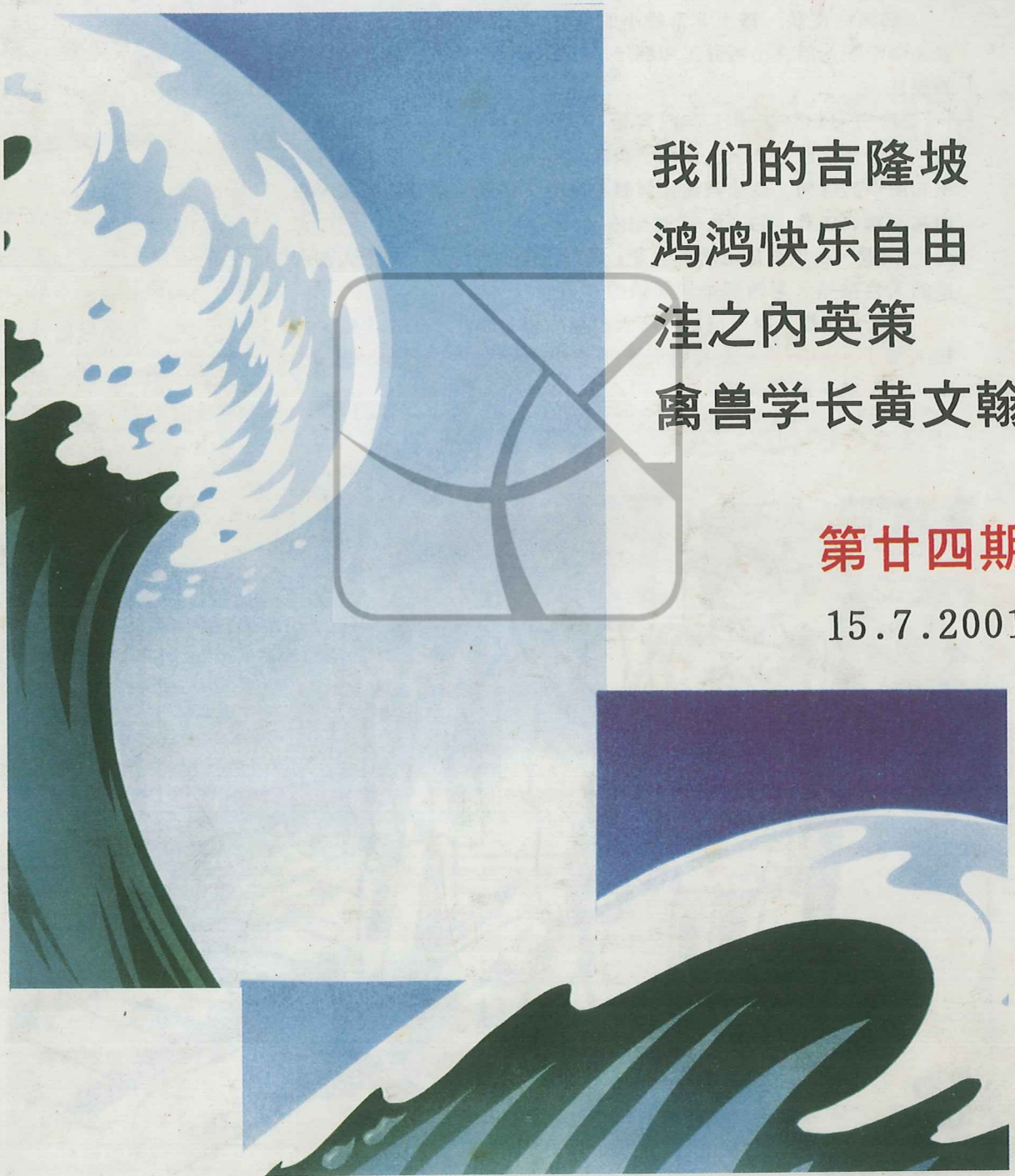
向日葵

人文花園里的
雙月刊

我们的吉隆坡
鸿鸿快乐自由
洼之內英策
禽兽学长黄文翰

第廿四期

15.7.2001



等飛

☆ 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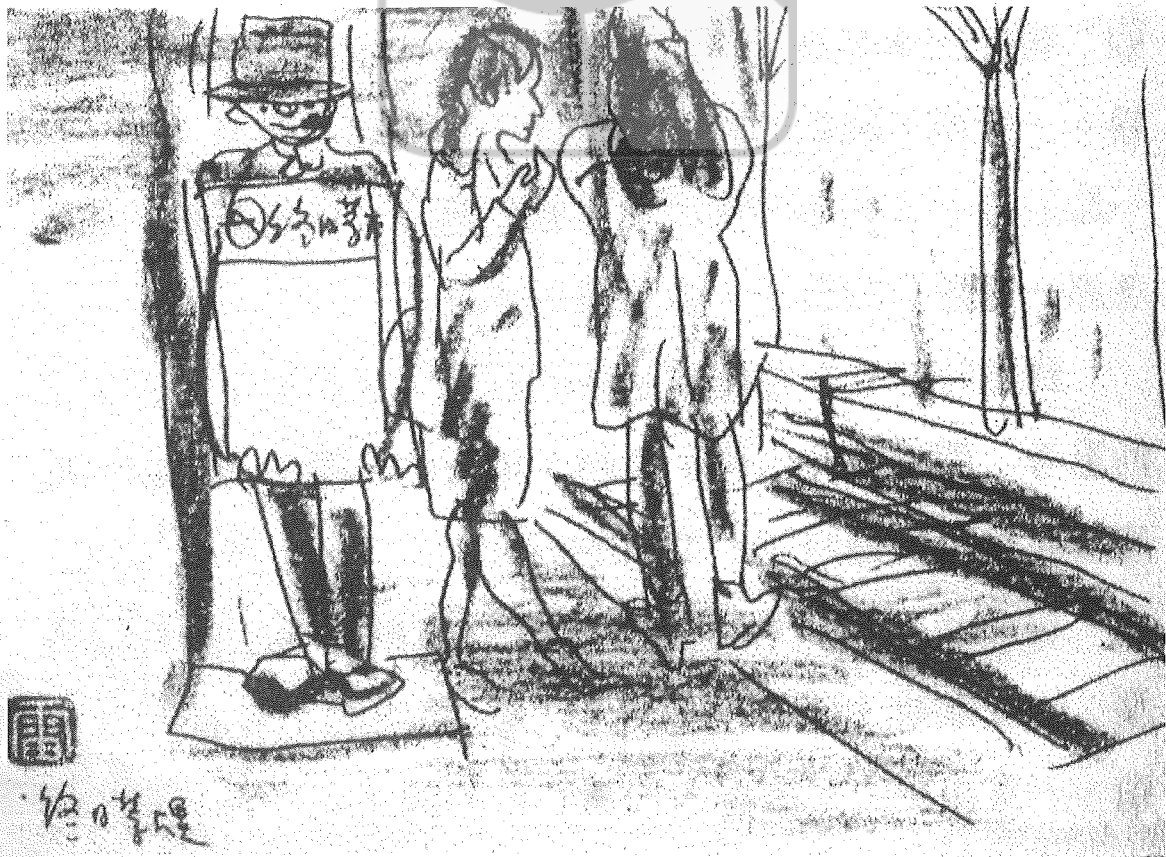
「飞」，我的朋友。台大哲学系二年级。

黝黑的皮肤，搭上非常娇小的身材，怎么也看不出她已廿六岁。中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数年，打造出她十八岁的脸孔廿八岁的想法。

我们一起打工，工作内容是在等等等等等，等客户主动上门。开始是话题、发呆、报纸、杂志和一大堆不知所谓的事情打发不知所谓的时间，后来被简化到剩下咖啡、话题。淡季的时候，我们甚至蹲在工作室门外，话题配烟。

话题。我们总是说话。「飞」只有在夜里不说话，一个人在六楼的天台抽烟，想她那不知所谓的东西。

「飞」在想：嗯。很好。噢天亮以后要去游泳。生命？哦，两根。够了。……。或者明天下午拿那个快烂掉的苹果请「蚕」吃。好。嗯。就等天亮。



禽兽学长写小说

他们都叫我「动物学长」或者「禽兽学长」，因为我是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动物系动物生物组的毕业生。欢迎你来参加我的【个人秀场】。
(第 51-64 页)



城市的丰盈从来不在於政令下达时有否朝令夕改，从来不在於人民出国旅游之人数，从来不在於建筑之设计与材质之选择是否依据城市天气之需要，从来不在於人民与图书馆的比例为何，……可是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座城市的名字，要自己来书写与登记。

(第 6-30 页)



我城，乃因城中有我，我心有城。



鴻鴻快樂自由

总编辑强力推荐的年轻诗人鸿鸿。鸿鸿不仅诗写得好，他的戏剧造诣也很高。

(第 36-43 页)

搞笑巨星洼之内英策

记得那天心情不是很好，就随手抽一本漫画来看，没想到刚好拿到洼之内英策的长篇漫画「单身宿舍连环泡」。……没想到就是那本书，让我看了之后就欲罢不能，一本接着一本，之后我就开始迷上洼之内英策的漫画了。

(第 31-35 页)



向日葵编辑室

顾问：罗绍英校长、庄琇凤副校长
 总编辑：陈强华
 执行编辑：王见芳
 助编：张玮栩
 漫画编辑：小丹丹
 电脑打字：王见芳
 校对：小丹丹、宝儿
 资管总监：许志明
 封面/封底设计：赵少杰

电话：604-5305063
 电传：604-5383173
 电邮：sun.flower@gardener.com
 网页：http://pwp.maxis.net.my/mall
 出版：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Jit Sin(Ind)High School
 Jalan Aston,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美丽的城市

★王见芳

直到现在,《向日葵》已经在最后的截稿时间了,我仍然没有看到【出发】专辑里的吉隆坡到底美丽成什么程度。吉隆坡美吗?我相信是美丽的。虽然我对那里并不熟悉,也没有参与编辑工作,但我仍相信每一个城市都有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

从最初的芬兰,到意大利(我比较喜欢称她意大利而非义大利),再到最近的台北,都是令我感到陌生的城市。不过,因为《向日葵》,我知道了她们,即使没有亲身到达那里,我也已经看到,感受到了。

一个男性朋友曾经问我,女性都讲感觉吗?这个问题叫我不能代表全女性回答,但是于我,我想是的。

很多时候,感觉是无形的,我无法用一个任何一种词汇来表达,这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将「它」归类于触觉。是一种触动我心灵深处的一种感受。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所以不知道心理学上是否有这样一种学名来形容女性不可言喻的「感觉」。

只是我很喜欢这个词汇,感谢谁创造了她。

接在台北之后,我们要介绍在棱角之下的新加坡,或者是古老风味的檳城。住在这么一个正在衰老中的城市,很多时候其他州属的朋友到来,我都不晓得该向他们介绍些什么。因为居住、成长的地方常常被我忽略,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去认识她,就像现代的年轻人也常常会忽略我们身边曾经同样年轻过的老人。

在《向日葵》一年,我希望自己是成长了,而不是老了。即使有一天无法抗拒地老了,我仍然希望老年的生活可以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继续我的人生目标,或许那个时候我渴望平静,或许我已经立志为宗教奉献,或许我正在为艺术而努力,也可能我以赚钱为目标,虽然目前为止我想不通为什么在古稀之年仍要拼命赚钱。不过如果这是我愿意的,我想,我的日子仍然可以过得缤纷美丽。

一如所有古老的城市。

更正启事

本刊在第廿三期林颀铄中了诗毒【个人秀场】中误植四首诗。《下午的画》、《绵密》、《适合被动》、《惑》作者实为陈采灵。本刊在此特别更正,若造成不便,尚请各方多多包涵。

《向日葵》编辑室

一堆烦恼,一些快乐

★陈强华

总是一大堆的烦恼。

又是脱期了(不脱期才怪。)

很多的事忙不完。(这也是藉口。)

九月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参与,现暂时不可说。事成后(哼哼)我会大肆公布。这是秘密。你想知道就请读下期吧!

九月初也将远行,希望能暂时把烦恼搁下,去充电一下,嗜美食、找朋友、买书、买CD、VCD……

九月中旬张玮翔将赴英唸研究所了。她答应(我迫她的)再为我们做伦敦、巴黎、欧洲专辑。当然她也会为我们写多多「寄自伦敦」的稿。因为篇幅的关系,她已停写两期的专栏。(很多读者打电话,写信来抗议了。)其实最近几期都稿挤,因此很多专辑如《大森林》、《音乐》、《视窗》……都被迫抽版。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除了增版。但以目前的惨淡情况来看,我们是不可能增版的。大家快快支持我们,把《向》推介给更多的朋友,继续订阅……拜託拜託,(你们要我这总编辑做什么,我都依。条件是支持订阅《向》。)

前助编黄丽诗将结婚了(这不是我们的烦恼)祝福她,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她还爱《向》如昔。愿她早生贵子。(哼,她会嘟嘴说:「你们生好了。」)

林爱莉从台北回来渡假。我也没放过她,要她为我制作专辑。她人还是一样,高高瘦瘦、很爱说话,还是那么清秀、体贴、温柔、善解人意、有才情……暑假之后,她将升上大学三年级了。当然她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变得更有学问、视野更广阔……这是好事。我希望从《向》走出去的人,都是这样。

其实,最近我们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比如可以在大山脚买到很多的好电影(绝对支持正版带。)在檳岛上发现有最好喝最台湾的珍珠奶茶……哈,这些小小的快乐,就这样变成我们共同的快乐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编辑波！

★小丹丹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唷！首先是Simple离开编辑室了，因为他要去台湾读书了，所以他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待在家里，看电视、听歌、讲电话……等。喔！不对！不对！说错话了，她是想要多留一点时间在家里陪妈妈和爸爸啦！

不过，自从他离开了以后，最不习惯的就是见芳了，每天早上都没有人陪他吃早餐，也没有人帮我们看顾办公室了，真的是好寂寞喔！唉~Simple好想念你喔！以前每天早上看她吃Nasi Lemak，看久了还觉得很腻，现在我反而怀念起来，那种早上一到办公室就能够闻到的辣椒味了。

有难过的事情当然也会有高兴的事情，第一个惊喜就是宝玉老师生小孩了，编辑室又多了一个新成员罗！我、见芳和Simple还有去医院看他和小宝宝，不过，让我有一点失望的是，原来每一个Baby样子都长的差不多，而且大部份都在睡觉，真的是有一点无聊，而且我居然到那一天才知道，原来刚生出来宝宝是没有眼睫毛的。喔！真的是太可怕了。

在医院里我也看见了很多的伟大的母亲，不过，他们的情况都差很多耶！同样是来医院生小孩，有些妈妈累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一脸很痛苦的样子，有的妈妈可就不一样了，不但在那里谈笑风声，走起路来还「箭步如飞」呢！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领悟，我在考虑以后是不是不要生小孩比较好，像我这种人最怕痛了，如果以后生孩子真的那么痛苦的话，我想我会叫医生乾脆把小孩子塞回肚子里去好了，我不要生了。

真的很佩服那些妈妈耶！有这么大了勇气和毅力把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怀胎十月的时候，这个不准吃，那个不能碰的，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了又要「坐月子」，整天躺在床上不是吃麻油鸡就是看育儿杂志，天啊！我想把我杀了还比较快。

好了，写到这里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了，首先我要祝宝玉老师身体健康，早一点回来学校上班，同时也希望Simple有空能多回来学校帮我们买一买早餐、顾一顾办公室，呵~总之祝大家幸福！

掰掰！

终于，我要离开了。心里似乎有千头万绪想流露於文字中，然而往往却在迷惘在那四方块的砖格里。熟悉了向日葵每天温情的味道，想着今后的日子该会是个什么来着，不禁觉得心酸不已。

在这中文系统的电脑前，滴滴答答的声音，让人异常忘怀。沈浸在这里六个月，常常有人叮咛我「赶快去学仓颉吧！」，而我总是颌首不语。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自己顾及，来不及学而想学的事情实在不胜枚举。

已忘了是何年何月，强华说是要介绍我好书，我盲目地接受了他那两三本好书的好意，心想着强华介绍的一定是好书吧~！说到这里，当然不可能错过这一期的人物介绍一鸿鸿。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觉得怪怪的，摸不着头脑是什么书呀？我又看了两本免费刊物，《一尾写小说的鱼》小说集和《可行走的房子可吃的船》散文集。常常，大家争着要

终于，我要离开了

☆Simple

阅读好书，然而大家到最后都会纷纷找藉口推卸写稿的责任。鸿鸿的诗，新鲜，实在的字眼，让人无法抗拒它的魅力，就连新新人类都会爱上它吧。各位亲爱的读者，请注意鸿鸿罗！诗界里，sf曾出现过夏宇、罗智成，很希望还可以看到更多更多新新诗人。

很怀念一连串「出发到城市」的专辑，一步一脚印偷偷潜入不同的城市，静静地窥看别人的世界。虽说往往因为版位有限，不能同时看到成市的全貌，然而却可以在繁忙得午后，忙里偷闲地感受一下异国文化的味道。今年我们出发到城市，明年该往哪走呀？

一期一期的《向》，我们不曾间断过的讨论下一期该作些什么呢？大夥儿的灵感拼拼凑凑，为每个专题贡献一些意见。很享受那种大夥儿你一句我一句、争论着对错，不分你我，就像是家嘛！复杂混浊的社会，我竟然能遇到这班好同事，幸福，深深感恩。编辑室人来人往，强华老师是时候该办个大食会，让大家聚一块，一起来发扬光大《向》的人文精神。即将启程，很可惜没机会见到少杰了，只能凭空想像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的照顾！



吸了不少诗人的精华

☆林协力

第22期的《向》并没有如鲸预告般出现出发到 Singapore。但意大利也不赖，至少对我来说是新鲜的。（那赵少杰一定吱哩咕噜了一口好Italy话了）。22期的SF是精彩的。精彩于内容。也精彩于作者阵容。我想谈一下林茹莹同学。她的文字我在《少年》读过。那时她笔名叫鱼梳蓝。（那时，我称作小协。）她的文字简单、清洁、明亮。（像是用过什么牌子的洗碗液一样。这样子的文笔日久见功力，且是十分扎实的。所以不可以小看林同学。（歹势歹势刚好我也姓林）林茹莹真的是「文学美少女」吗？Wish C有机会你绑个飞在空中的辫子和茹莹及强华老师合照吧，然后刊登在SF让我开一下眼界，哈！

我从台湾回来了。一回来就忙于搬家，都没时间写诗了。有点亏欠。本想一回来就写一大堆诗，大部份投给SF，到现在还没动工。我从台湾只带回来：陈黎散文选、刘克襄、《人鱼海岸》……几本书而已。虽没「搬一箱书回来……」，但也够看好一段时日了，尤其是陈与《人》。

SF真的是有水准。我很喜欢。又可以在老时（再年轻些啦）翻阅而不觉得已过时了。至少，我认为如此。

Wish C，我对写诗有点狂热。我不是在22期的SF说要「收回」我说过你文字不好吗？你的文字很好的，认为不好的话一定是读者没进步。（Sorry呵，若有谁被我这话绊跌）

因为在曾翎龙编的版看到《倾斜之书》的封面，就想：是不是人人都在看罗智成？写诗却不看罗智成是最落伍了吧？（于是不管它多贵，就去大众买一本）

陈大为说他曾吸收罗的叙事诗之长处（大意）……我又刚好曾经被《再鸿门》迷住，人家喜欢罗，肯定罗有过人之处。（这是买《倾斜之书》的原因之一）

个人还没看完《倾》。（我看书很慢。且还没看完就重头再看起）但有句诗词（大略）还记得：「恐龙，上帝早期的作品……」觉得罗智成了不起。

我是个海棉/吸水板。吸了不少诗人的精华（少巴仙罢了）。这样多好。陈强华料他也是不例外。（不然，怎么叫我什么诗都去读？）

但不管怎样都好，我想说：我诗的程度到那里

就会喜欢上比那程度高许多的诗人。

我去了花莲哩！（陈黎的家乡）。还去太鲁阁国家公园。燕子口。终于见到太平洋。（是吧？）

那又怎样？不过是去花莲，我今天不会变成写诗的 somebody。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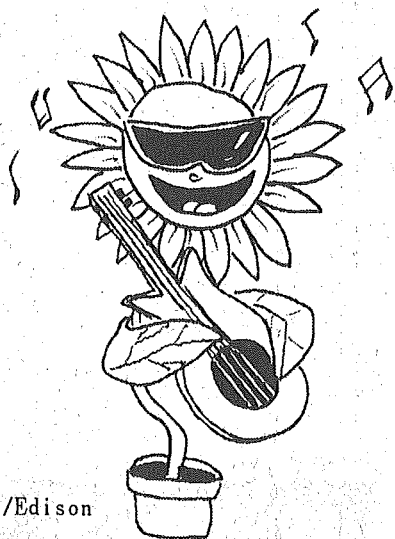
对了，去中山大学以为刘艺婉在文学院（Wish C, is she?）……但肯定余光中在此「山」中。我看到了「高楼对海」西子湾就在这儿。艺婉写过：「躺着躺着，就睡弯了腰」（大意），真的，西子湾果真如此。

唉，一时还没时间好好坐下来整理思绪来写诗。等我整理好了，再创作多一些诗，到时再投给SF。

六月开始

☆阿鲸

6月开始给你那种雷雨，整个天空都是灰暗。我在取消了学生证之后，与Bryan为着工作准证而疲于奔走。回学校拿成绩时巧遇德国朋友Dennis就一起吃午饭。又遇到2个同学Jimmy & Thomas。大家都不捨得校园生活呵。Jimmy & Thomas 就要开始服兵役。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时候到了就得走这样的路。我想生活就是这样的啊，时候对了就走什么路，很难去想什么喜欢/讨厌的问题。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以往在中学时/刚出来城里念书时的那种棱角，被许多如潮涌来的东西磨得滑滑平平的。6月开始工作，想储些钱之后（2年以后？）四处走走然后继续念书。希望我能坚持呵，坚持。Estner要到美国参加芭蕾舞夏日营，阿冬也将到美国升学。很多当初不清楚的梦想都逐渐成形。我还一直让年纪这样的问题烦恼着，怕数年以后的自己将不再有勇气出走。在移民厅看卡通片Tom & Jerry，勾起很多记忆，都很遥远。我彷彿到了一个婆妈的阶段，瞻前顾后。还是趁空隙去了趟刁曼岛浮潜/游泳/晒太阳，也上KL走走看看新的纪伊国屋。我会去看Ultima Ves的舞蹈表演，玮栩介绍的。Dawn也会回来。愿我有个美满的6月。



插图/Edison

别字的针眼

★张玮栩

我读到 23 期《如歌的行板》，第一行是：「Mixed FM...」。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笨蛋，马来西亚从来就没有「Mixed FM」，只有「Mix FM」。那两个「-ed」是我第一次写稿时误植的，我记得我在 icq 上特地请佛宝要帮我提醒《向日葵》编辑订正。

结果别字还是印刷出版了。难怪少杰有时会抱怨他文章里的英文字总有拼字错误之处。

我翻开 21 到 23 期的《向日葵》，把我的文章重读一遍。既然我把别字当作刺眼的针眼，那我就自己挑出来订正它们。很抱歉我是这么一个「龟毛」的人，强行要求在编辑室这个版位里进行小时候听写出错时的订正。

21，封面内页，照片说明英文部份第二行，「mow」应为「now」。

#21，pg18，《芬兰的文学。赫尔辛基的意义》，第三行，「基本认知」应为「基本认知」。

#21，pg51，《迷路的旅人》，最后一行，「不凡如己身的爱？」应为「平凡如己身的爱」。

#23，pg34，《台北如歌的行板》，第一行，「Mixed FM」应为「Mix FM」。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愿与《向日葵》全体同仁共勉之。

我回来了。度假而已。

☆林爱莉

下飞机后在机场买了机场专车的车票，载我的是一位长得很像马来同胞的计程车司机，我和他说：想不到 Bayan Lepas 竟然没有变到。可是五天下来，我发现街道没变、房子没变、残破的路牌还在，但是邻居小孩聊天的话题不一样了，去吃东西的要付的钱也贵了，山下的牧草原上盖了几座新大楼。

来到编辑室，长长暗暗的廊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当然不是恶臭难嗅，推开门，张妈妈给的回应热情如以前她对学长姐们一样，走进编辑室，梵谷房间的那幅画还在，向日葵留言本也在（好像也停在两年前），大家下课回到编辑室时，人声还是很鼎沸，几个人抢着讲一句话，而且还很大声的那种 style 没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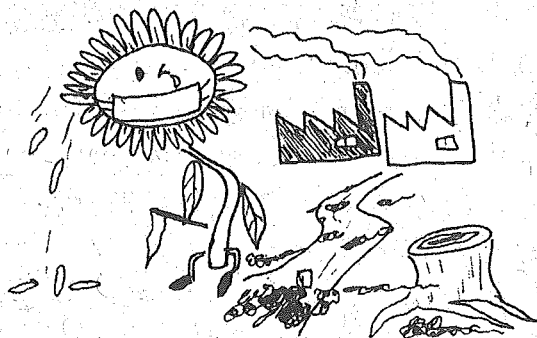
回来度假，日子就比较好过，事物有变没变，太放在心上，度假的心情就降低了。

回到编辑室的头两个小时我不太说话，因为还没进入状况，静静地看着大家抢着大声说话，有空没空就要白痴搞笑，大家还是有空没空就娱乐大家。

我以为自己走路没有走错方向，我以为自己开口听不见两年来已习惯的台湾版华语，我以为自己如此喜爱这几天的天气，我以为这样就表示我已适应这样的转变，呵。

只是以为。就如我以为我是用回来度假的心情。

第二天回到编辑室时我开始动手找饼干填肚子，从柜子里找出没有小灰发现的咖啡来喝。



插图/Edison

行自由之实

因城市之名， in the name

nice & quite good, but full of air pollution /

白天人来人往，晚上夜生活多姿多采，有很多适合谈天说地的咖啡座

/ k.l. is a materialistic city / 很多不必要的眼光，不爽 / culture desert /

年轻中带点世故，繁华中难掩寂寞 /

令人难以呼吸 / 好像一个很普通的朋友 /

k.l. is the name or city to be proud of / 放慢发展脚步 /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 city of lights with thousand faces, blended with the

multi-culture environment to make it a fantastic place on earth / 复杂 /

脏，乱，塞车，吵杂，空气污浊 / 机会遍地都是，但太乱了一点 /

比下有余，比上非常不足 /

无奈，无力，无助，因为永远不能成为东京 /

这是一个超无聊与贫乏的城市... 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像自慰



of the city

这是你对这座城市的看法吗？

你到过这座城市吗？关心这座城市吗？还是你从不觉得这是你的城市？

城市的丰盈从来不在於政令下达时有否朝令夕改，从来不在於人民出国旅游之人数，从来不在於建筑之设计与材质之选择是否依据城市天气之需要，从来不在於人民与图书馆的比例为何，从来不在於其适於人居指数是否高於邻国那个城市国家，从来不在於书店与空气污染是否成正比，从来不在於有多少个地下摇滚乐团，从来不在於这个和那个。可是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座城市的名字，要自己来书写与登记。

吉隆坡。

我们为城市编纂名目，行使自由构想之权利。

我城，乃因城中有我，我心有城。

城市与问题。

一座城。一些问题。一个口号。一组建筑与空间。一间店。一场戏。一种情感文化。一群人。一座城市的教养与文化。

四月开始在吉隆坡发出一份通缉问卷，对象是居住在吉隆坡的本地与异乡人。几个问题当然不具代表性，可是读下去也许另有一番趣味。

因为城市是由人组成的。

吉隆坡通缉问卷

(问题)

- 01. 你 / 妳最爱吉隆坡哪一个地方？
- 02. 又最恨吉隆坡哪个地方？
- 03. 最近工余时间最常去的又是哪里？
- 04. 吉隆坡是不是你 / 妳最想住的城市？如果不是，又会是哪裡？为什么？
- 05. 最近你 / 妳在看什么书？
- 06. 最近你 / 妳在听哪一张 CD？
- 07. 请简单地形容吉隆坡这个城市。几个字。几行字。几篇文章都可。
- 08. 请简单说明你 / 妳梦想中的吉隆坡。
- 09. 在吉隆坡居住年数。

原是檳城人的 UPM 分子生物学教授

Tan Siang Hee

- 01. KL Tower
- 02. Chow Kit
- 03. Mid Valley / 1-Utama / Park
- 04. Yes. My favorite city.
- 05. Cracking on the genome
(inside the race to unlock Human DNA)
- 06. 光良 + 品冠
- 07. city of lights with thousand faces,
blended with the multi-culture environment
to make it a fantastic place on earth.
- 08. Hope that it will be a garden city.
- 09. 16

会去看 ART 演出的业务经理 Shonny Loh

- 01. My home
- 02. Cheras
- 03. Nowhere in particul
- 04. Yup.
- 05. None
- 06. Variety
- 07. KL is a name / city to be proud of.
- 08. The world peaceful city
- 09. 12

Kuala Lumpur's "Most Wanted" Questionnaire

Where is the place you love the most in K.L.?

Where is the place you dislike the most in K.L.?

Where do you mostly spend your leisure time?

Is K.L. your favorite city to live in? If not, which city would be your choice? Why?

What books have you read recently?

What CDs have you listened to recently?

Please describe K.L. in your own words. It could be in a sentence, or even an articles.

Please tell us your dreams for K.L.

Year of living in K.L.

身兼广告创意总监与诗人二职的游川先生

01. Bansar. 最有文化气息, 如联合国般的异国风情
02. Pudu & Chow Kit (中南区), 全面体现了脏乱吵和骄傲
03. 公园。凡是有小溪可以抓鱼、有泥巴挖虫、有树丛抓蜘蛛的地方
04. 毫无选择下 K.L. is the best. My career, living & family 东京, but without the living cost.
05. 广告行销的书, 如《大鱼吃小鱼》
06. Jazz
07. 无奈、无力、无助。因为永远不能成为东京,
除非游川当市长或首相
08. 东京、横滨及京都的 minus 生活指数。
09. 断断续续 20 年

让「My Place Cafe」也找得到《向日葵》的 Adric Chong

01. Bukit Bintang Area 02. NIL

03. Sentul 一间名叫 Naili's Place 的马来式露天餐馆 04. 是 05. 另类小说

06. 杨乃文《应该》 07. 复杂 08. 开明 09. 5

做菜做得极有欧式餐厅水准的电视编剧赖昌铭

- 01.我家，Bukit Jalil，还有一些大型书局
和高级一点的戏院
- 02.人多、塞车的地方，移民厅
- 03.远离吉隆坡
- 04.不是。还没找到。
想找一个真正繁华的大都会，住在它的郊区
- 05.《棋王树王孩子王》、《爆笑英语》、《双城记》
- 06.《蔡琴与鲍比达》、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王菲精选》
- 07.比下有余、比上非常不足
- 08.完善的基本设施、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把人民
当白痴的政客灭种
- 09.12

晚上在 FM101.8 为你打开梦的窗的李志成

- 01.没有！
- 02.Puduraya
- 03.Midvalley 看电影
- 04.不是！希望有一个戏剧和电影更蓬勃更自由的地方
- 05.水瓶鲸鱼的散文和漫画
- 06.堂娜《心凉》
- 07.人潮汹涌，交通混乱，吵杂烦嚣，空气污浊
- 08.城市规划完美，艺术表演空间广阔，人潮动作的节奏应快一点，像日本或香港
- 09.10

七月在香港公干的吕育陶字写得像小孩子

- 01.KLCC
- 02.Pudu Raya
- 03.Mid Valley
- 04.不是。香港，喜欢有冬天的地方，
又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交通方便，人气很旺
- 05.后现代论
- 06.YLK
- 07.脏乱塞车马路乌烟瘴气
- 08.很简单，如果每天都是星期天，
那么吉隆坡就是我梦想中的城市了
- 09.10

一看就知道是关丹人的学生朱勇捷

- 01.森林研究局，甲洞(FRIM)
- 02.Pudu Raya 那一区
- 03.茨厂街附近的书店
- 04.不是最想住的城市，关丹才是，
交通蛮顺畅，有海边风景
- 05.课本，原子弹之一——奥本海默的
《曼哈顿计划》
- 06.没有
- 07.机会遍地都是，但太乱了点
- 08.新加坡般的公共交通系统
(MRT+TAXI+PUBLIC BUS)，
关丹般的整齐干净
- 09.7

拥有多个美后头衔的 Bidayuh 原住民

Linda Segut 是客服人员

01. Midvalley Megamall
02. None
03. At home
04. No, Melbourne, family members are there.
05. None
06. The Corrs 《Don't say that you love me》
07. Good place to shop,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career.
08. My dream would be cleaner air, less jams and much more hospitable and friendly people.
09. 2

收集铁皮玩具的插画师李克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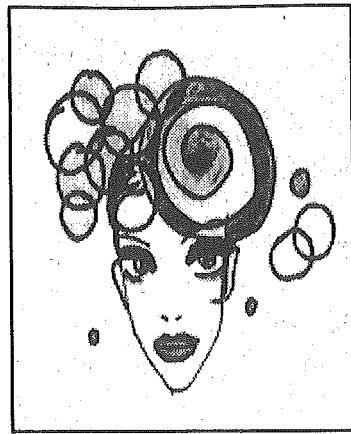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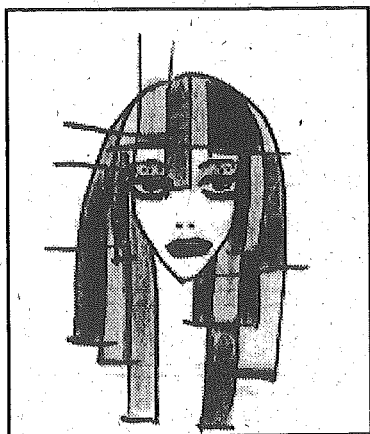
01. Zoo Negara
02. 市中心—Kota Raya, Pudu Raya
03. KLCC Kinokuniya 书店，
天下真的是有免费的午餐！
04. 不是！市郊—Melawati，
因为该区较僻静，但离吉隆坡又不太远！
如果可以的话，
再买间 Kampung 浮脚屋作为画室。
05. 《现代画是什么？》
06. New Age, Jazz, 古巴音乐！
07.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8. 上下班无车辆通行，唯我独尊！
09. 15

在家里门上也粘上剧场贴纸的节目宣传制作人林智豪

01. 茨厂街一带
02. 文良港(Setapak)一带
03. KLCC
04. 目前是，没到过比她更理想的城市，无从比较
05. 梁文福《散文@文福》/ 电脑书籍
06. 陈奕迅《Shall We Dance》/ 巴洛克古典音乐
07. 拥挤的城市，充满了机会，让文化人和投机主义者共存的城市
08. 干净、交通顺畅、公共交通设施完善、轻松的生活步调、
低廉的生活消费、友善 / 道德的市民、富文化气息
09. 8

手操年轻写作者发表大权的屈屈编辑黄俊麟

01. 「最爱」没有，「比较爱」的有书店、酒吧、很多美眉出现的地方、我的办公室及我的床。
啊，还有，我爱死这里的翻版带了。
02. 布特拉再也。因为政府机关在那儿：p
03. 依序为：我家楼下的泳池、书店、酒吧。
04. 不是。最想住的城市是……还没找到。
05. 《不朽》(重看)、《说苑拾趣》
06. Frank Sinatra 的精选集。
07. 这是一个超无聊、贫乏的城市。举例来说，书店的书种不多，而且超贵；酒吧的气氛、风格单调，没什么特色，美眉也没什么可看性；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像自慰——自己爽而已，少有动人者……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08. 交通不那么塞、房价不那么高、机关不那么官僚、政治不那么垄断荒谬、空气不那么污染、艺术不那么自慰、人情不那么冷漠、书店的书种不那么少，价钱不那么贵（最好让人有觉得买书还省过吃饭的那种感觉）、酒吧有多一点风格选择，里面的美眉美丽有气质又有智慧，但要容易把。再来就是多一些博物馆、多一些免费公园、公共交通服务多一些班次、政府机关高效率、政治不贪污腐败……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09. 4年半



(插画☆季节)

城市与人。

问题。问题之后还有问题。

什么样的人构成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出现什么样的缺失；
什么样的缺失被什么样的人发现；什么样的人被什么样的城市豢养。

问题是一座城市的面貌，可不可以透过人来反证？

KL 的脸

☆杨嘉仁

你和街道之间展延了一段格格不入的关系，为时良久。而我轻易地在熙攘的下班族中找出裹足不前的你，以及你眼里那段无法固定的焦距。你手中的摄影机或许已成为你增生的眼球，彼此有着等值的存在意义，也分享了清晰与模糊相交错视野。这让我感受到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一种有机结合内部的巨大能量。

你的急躁越发让你无法从路面的一点上移开，而这又把你镇定在另一个急躁的深渊，如此环环相扣的关系势必把你的意识带入大洋底部的海沟内侧。我能理解你的处境，因我也曾经踏入这样的精神区域，当然，至今仍没有人告诉我：我是否已经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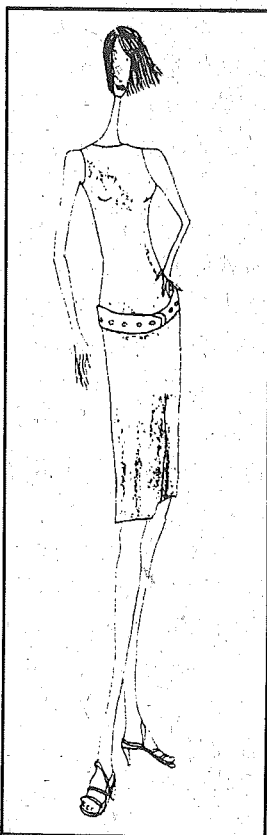
你该是在百忙之中丢失了一张脸，你很焦虑。那张脸不在任何可调整，或可达至的焦距范畴以内。是的，它遗落在一个你无法企及的空间，你原本相信那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因而觉得不会丢失得太远。你开始利用家族遗传的自信，沿时间轨道的反方向作地毯式搜寻，而这又以你的工作日程表为刻度。你原本相信个体的信念足以战胜一切，拯救一切。

你找过了复印机，你打开复印机旁侧的活盖，检阅了码表上的复印次数统计，你找过了办公室里的所有杯子与咖啡粉瓶罐。你乘没人留意的时候在厕所里打开过每个冲水匣的盖子窥视。你沿电脑主机板上的每个细小元件寻觅下去。你

细细检查过每片介面卡与记忆体的安装状况。你托着已被拆除下来的冰凉硬碟呆坐良久。你逐一点算每个停车场的停车位。

你去了电影院几趟，你毫不理会进的是否是同一间，或者放映什么戏。你意外地发现每部戏的主角、配角的脸上都贴附着导演的脸孔，甚至连四周的观众也不例外。你的眼里发出嫉妒性质的深沉光点。有人可以把脸任意复制、粘附於人群的脸之上，而有人为一张脸的遗失而跌坐在茫然的思维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你并不因此怪罪於与生俱来的自信，基因语言已经设定：你的自信范畴远大，无暇顾及自我质疑等同类事项。

直到你拿出摄影机为止，你还没找到你的脸，自信是你具有的最基本精神层次，因而能与茫然、痛苦等元素同步作业。你原本认为：如果遗失的脸在远方一闪而过，你是能够及时把它摄入底片的。在下班的人群之中你突然感到惶恐。你的脸将随着所有脚步的快速移动而被拖曳到更遥远的地方。你迫切需要一张脸，但那不是别人的，因此，你裹足不前了。



(插画☆季节)

你并不知道你的脸是如何丢失的，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你根本就丧失了对脸部的感觉与记忆。你向全球网友寄发了「寻脸启事」的电子邮件，你千方百计地篡改他人的网页，并贴上动人的你的故事。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尽管大家都表达了礼貌上与程序上的「深表遗憾」或者「深表同情」。

你跌落地面的名片上仅印上「KL」两个英文字母，这与你所住的城市的名字有一种密切的巧合，显示你至少没有连名字也一并遗落了，你或还享有片面的安定感，或者一点点幸福。我也很乐意揣想：KL是「快乐」一词的声母，抑或是「可乐」、「颗粒」、「溃烂」等词的代号。「KL」的各种可能意义对你而言可能极为重要，因而我不认为那是纯粹的名字。你或许将以此提醒自己：除了遗失脸孔的事实，KL也是许多个变数或向量。高速旋转的尚未命名的星球、一座古代的政治城市、一个生产之中的电脑软件注册代号、一支不知名的摇滚乐队、一张全新的待确定的脸.....

(本文于1997/07/27 刊於《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我在吉隆坡

—— ☆季

我坐在藤椅上，身上微微向前倾，一只手在膝盖上栖息，另一手掌托着下巴。我在想，我应该以一个怎样的姿势来记忆这座城市。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待之，或以热切疯狂的心理来处理；用局外人的眼光，抑或剧中人的表情？

刚下过雨的天空，天色有点沉，空气微凉。远处平时耀眼的浮华灯火，今晚彷彿安静了一些。我曾经那么陌生地在这座城市住下，一点一点也渐渐地抓住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渐进成长为一份子。城中的繁华和烦嚣，都已经应接如流，得心应手。

有人问我，可不可谈谈你对KL的感觉/看法。我怔了一怔，有点哑了。(王菲直直地望着我，嘴角向右边歪，笑说：「看，你不还是一样？」在适应城市里，我是盲目地生存着，不计算时光，只任由时光穿透青春的透明膜衣，一分一寸一丝，逐渐老去。

望着露台外的夜色，我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就这样，一年十年？

>>>>>> 上班前

在梦圆满结束/告一段落之时，我睁开眼睛，望向左边书架上的闹钟，闹钟显示7:30。我知道八点钟，闹钟会尽责地「T，T，T」地把沈睡灵魂召唤回来(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八点，闹钟响了。

头痛，喉咙干涸。今天要不要拿MC呢？赖了10分钟，还是乖乖起床了。按照编写好的程序，步骤如下：烫衣。刷牙。洗脸。冲凉。要戴隐形眼镜。刮胡子。收缩水。涂润肤霜。喷香水。披上战袍。结个领带。弄头发。

收拾公事包，揸上手提电脑，穿鞋，开门上班去。

下班后 <<<<<<

踏出电梯口，脸上的表情已变得僵硬，目光呆滞，嘴角随心吸力扯下。勾出钥匙，开铁闸，锁铁闸，开关门。脱鞋，脱袜子。沿着白瓷砖，走进房间。房里有昨晚遗留下薰衣草的气味。把公事包放下(看似事先隆重预订的位置，只差了一寸半)开始脱衬衫西裤领带(卸下战袍)请把手机在六点半之后关掉，从此与世隔绝。当晚沟通的对像有两位，一位姓电名视机，另一位姓电名脑，都是好友。

>> 看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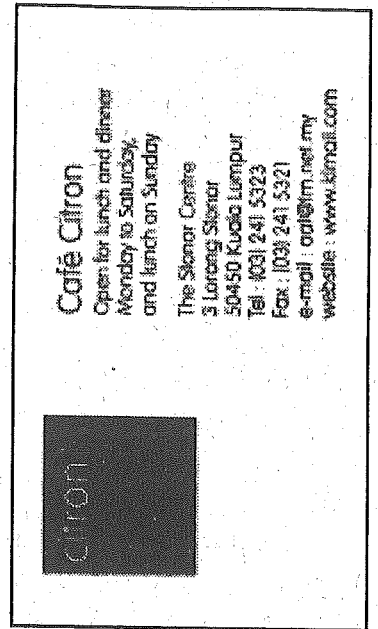
我说我要去看戏。在KL，看戏对我而言是很个人的一件事。不知道从几时开始，我便已习惯一个人看戏。

KL的院线，常去的只有两家—TGV，GSC。刚开始在KL居住的时候，常去TGV，因为设备先进豪华，音响设备又好，座位舒服，后来GSC在Midvalley开后，号称最大，又有国际影片看，吸引了我，去了当然在大肆批评，音响差，隔音系统坏，坐位窄等等。后来，又因为一些地理原因，反而少光顾TGV了。

在戏院看戏，常面对一些问题。比如看戏不关手机(有那么多重要电话接，不如在家看VCD，何必来妨碍他人)、看戏爱聊天说戏(真的那么急吗？不能看完戏再谈吗？)、抽烟(嘿，别以为我夸张，我在KLCC TGV看《断头谷》时就碰到了)……。

在KL生活几年后，我渐渐变得独立。连看戏也成为很私人的消遣。原因是我有一个习惯，如果和口/品味不合的人(们)看戏，那我不如一个人看。在我生活当中，看戏品味相近的友人，都离我甚远，所以渐渐地，我就将看戏的乐趣私藏起来。一个人看戏，自然是寂寞的。比如我在看《细路祥》时，看见陈果另两部电影中的角色出现，我不禁希望好友力行文贵正在两旁。

一直到今天，当我说今晚要去看戏，同事知道我一定是一个人去看戏，但仍不能用理解的眼光来回应我。我心想，看戏本来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就和跑步、写情书、自慰一样，怎么可以随便跟人一起做呢？



Citron Café) <<<<

我坐在米白色的椅子上，有点累，半眯着眼，我闻到空气有青草的味道。今晚天气有点燥热，老板选了一张和夏天有关的CD，空气中就充满夏天慵懒的意味。这是一家座落在花园中的餐厅，我总爱这样向他人介绍。其实这里是一间旧别墅，经过改装，便成了一家让人 wine & Dine 的地方，也因为它是旧房子，所以拥有很大的庭院。

从大块石砖铺成的小径，首先看到几个藤椅和茶几，后面就整齐排列了几张方形桌子和椅子，都是米白色的。室内也有同样的桌子椅子，也有漂亮的灯。灯光只是昏黄柔和的，和播放的音乐一样，从未让我失望过。我想，这是KL唯一，音乐从来就恰到好处的餐厅(这也可以看出老板的音乐品味有多考究)。

对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食物的水准似乎不是重点。但食物水准也实在不错。我偏爱一道「鸡肉意大利面」。如果不吃东西，喝一杯Erl Grey式薄荷茶，也是很舒服的。

餐厅里正继续播放着K.D.Lay的《Invincible Summer》。关于夏日漫漫无止境的回忆，今晚，就从Citron Café悄悄诞生着……

吉隆坡

☆王德仁

生活在吉隆坡这污烟障气的城市已有两年多了！刚开始来的时候是超不习惯的，因为在家乡应有尽有，所谓千万宠爱在一身，这句话来形容我在家乡的生活是非常恰当！我不想在家乡过着「裙脚仔」的生活才选择跑来吉隆坡。

来吉隆坡有好有坏！好的是较有机会看较新一点的资讯与潮流，有较新的东西让我 Input，找工作较容易不然只能呆在家乡帮人粘车牌、画布条。（因为一般人认为读广告只是帮人粘车牌与画布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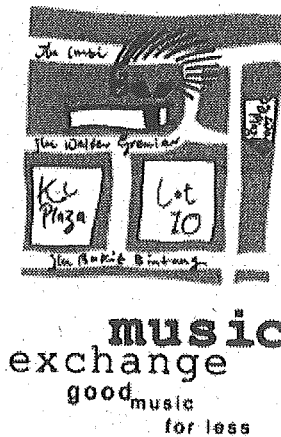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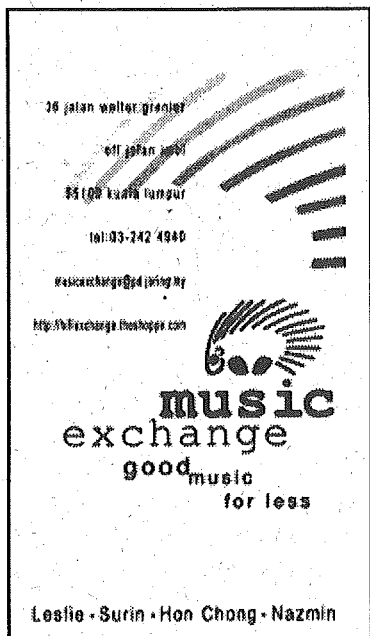
坏的是大多数人因为离乡背井一个人来到这里生活而渐渐变得自私与现实，他们在背后捅了你一刀，然后再对你笑，你也不知道，还回笑！每天吃着2块无味的杂饭（好想念家乡的云吞面！），在这里一个人生活蛮可怜的，被我们亲爱的异族同胞辱骂还要低着头向他们傻笑！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习惯与麻木了，唯一的寄托是在音乐与电影，因为这些东西有助我在功课上得到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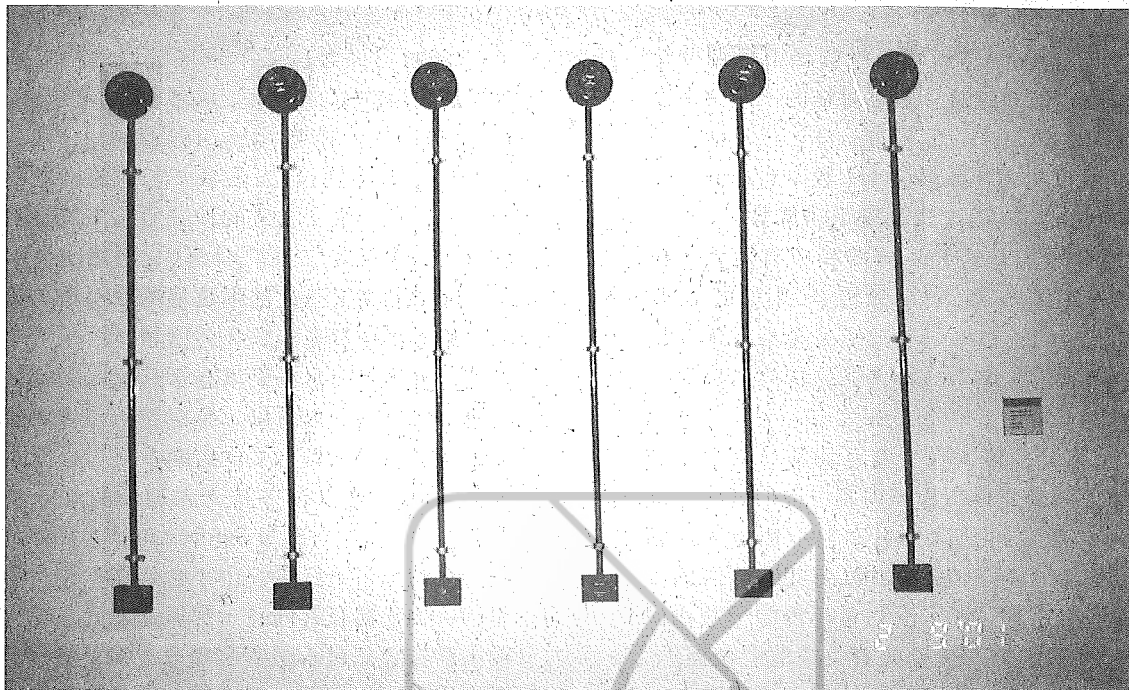
其实我已经厌倦了什么星光大道，反而还喜欢跑去喝茨厂街的罗汉果，在 Bintang Walk 一带的老咖啡已经关得七七八八了，大多数都剩下一杯咖啡十块钱的高消费高级咖啡厅，因为那里的人，都不是去享受，只是一群在那儿比名牌，比手机，比收入及吹牛的年青人，我在怀疑去那儿一定要穿黑衣、黑裤、黑皮鞋吗？我们去喝咖啡而已又不是去奔丧！穿得较与他们不同，全场的眼光都会投射在你身上，最惨的是还被他们上下打量！唉~~！

好！坏的已经数过了！也该赞好的一方面了！令我感到最舒适的 coffee shop 也许是 Music Exchange 与 MaMak 档吧！Music Exchange 其实是间二手 CD 店，里面有二张桌子与数张橙色可折的椅子，还有一张二人式的沙发可以坐着喝咖啡！店里卖的多数是二手的摇滚 CD，墙上全部都挂满了非常漂亮又有趣的摇滚演唱会海报与音乐杂志！这些海报都是店长在外国留学时买回来的！就是因为这些海报都贴满在那长又高的墙壁上，当第一次进到去的时候，顿时不敢想像到怎么马来西亚会有那么酷的 CD 店啊！在里面感到非常舒服，因为这里没有星光大道上的假东瀛人，「黑」社会人物与翻版 Jenifer Lopez！那里的客人也不会向你上下打量，也不会向你吹牛，因为这里的人和我都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店里挖宝与享受，店员全都对乐团非常熟悉，你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口，他们便会拿给你，不像其它的唱片行，你要 Mansun 他拿 Hanson 给你，你要 Foo Fighter 他拿 Fool Garden 给你，你要 Deftones 他拿 Cartoons 或 Daft Punk 给你！在这里还可以赖在沙发上看杂志。听音乐，还可以当做自己的家似的，超爽！

以前我并不知道有这间店的存在，是我已故的好友带我去，自从知道这间店后，我爱上了这间店，每当步入这间店，我便会想起我的好友殿凯！



城市与路线。



(摄影☆台湾的 dD)

KL 前书

☆杨嘉仁

铁路 1980s

铁道只有一条，在家的后面那排屋子的对面。在童稚的时期必须越过铁轨才能去到外婆家（通常是在铁轨上走完整个路程）。沿着铁轨走着的时候从一块枕木跳到另一块枕木是充满乐趣的事。耳朵贴在铁轨上可以听见即将行驶而至的火车。火车走过之后的铁轨是非常烫手的。偶尔火车因故停下，必须从两节车厢之间攀爬、跳跃过去。载着煤炭的火车有着类似骆驼的标记。火车悠长的叫声会让轨道旁吃着草的小羊吓一跳。羊儿的粪便和铁轨一般的黑。清晨六时越过铁道时，常见到萤火虫，和想像中的香蕉树下隐藏的鬼。铁轨横越 Batu 河，跨河的部分是黑色的桥身，人可以从两边的细长的铁板上过河。由铁板组成的立足之部分不到两呎宽，桥下是汹涌的大河，左右不设扶手，属于战前的设计，和惊险无比的童年回忆。

铁路 1990s

数年工程后，铁路扩张成双轨。新式的 KTM Commuter 和旧式的载货火车各司其轨。铁道两旁的非法木屋区向后撤退。战前的铁桥被现代的钢骨风格取代。铁道被围起来，横越者属犯法，因为有电动火车川行的缘故。国会议员被邀请前来巡视，听取居民们关于兴建行人天桥的建议。可能是因为忘了邀请记者作大篇幅详实报导（和摄影），事情就不了了之。铁道两旁的居民剪破了围篱，像从前一样地横越铁道，有时遇到神诞，烧猪和各种糕点也将来往于铁道的两边。一天，住在附近的老婆婆一个不慎被火车撞上了。当时正在温习功课的我清楚地听见，以及接下来都不会忘记——那次碰撞的声音（我趋前，看到老婆婆的伞，和一张张铺开的报纸，而已）。由于电动火车在这儿没有设站，从 KL 总站到 Sentul，都会「眼睁睁地」先经过家的后面，下车，再老远地走二十分钟回家。铁道两旁都不长草了。鸡鸭牛羊萤火虫都不在。众鬼神和树丛 / 香蕉树一同离去。吹起干燥郁闷的风。

浅尝吉隆坡

☆郭佩娟

(1) 人

因为靠近，所以经常到 MidValley 的 Carrefour 添购日常用品。也因为如此，经常遇见金头发、蓝眼睛的一家大小在购物。而在马大校园里，与外国讲师或学生擦肩而过，简直是家常便饭。你以为他是华人，他偏偏是日本人；洋人讲着一口烂英语？原来他来自法国。

尤其是在马大的语言学院，日本、韩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如果大家聚在一起看世界杯，不知道会不会精彩刺激些呢？

(2) 车

坐在巴士里，无聊地看着拥挤的大小车辆，这绝对不是个乐园。低头看看手錶，7 时 47 分，早晨。这路上除了巴士，十辆车内有九辆只坐了一个人，共乘汽车计划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好几次我问朋友，这些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朋友只对我微笑着摇头。我把塞车的气闷在心里，久了，反而视之为生活的一部份。有朋自远方来，问了同样的问题，我微微笑耸耸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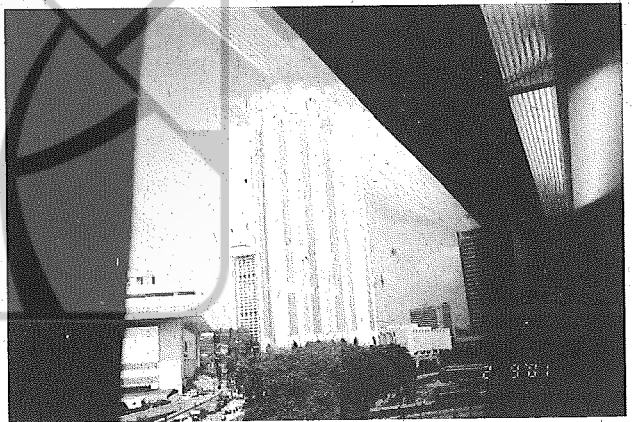
(摄影☆台湾的 dD)

(3) 路

吉隆坡的路，是会气死人的。虽然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却也是「不归路」。皆因吉隆坡到处都是高速公路，有时很长的一段距离才有出口或 U 转的地方。不小心走错了路，往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车油和耐性。

另外，政府不断增建道路来应付日渐增加的车辆，搞到原本的道路坑坑洞洞、乌烟瘴气。看了不顺眼，走了也不舒服之余，还要担心「天降横祸」。

每天在吉隆坡前进，每个人有不同的路线与方向，看到的吉隆坡自然也有所不同。我的朋友 d 从台北过来，一个人兴致勃勃去坐 LRT，在行车间拍下晃动的吉隆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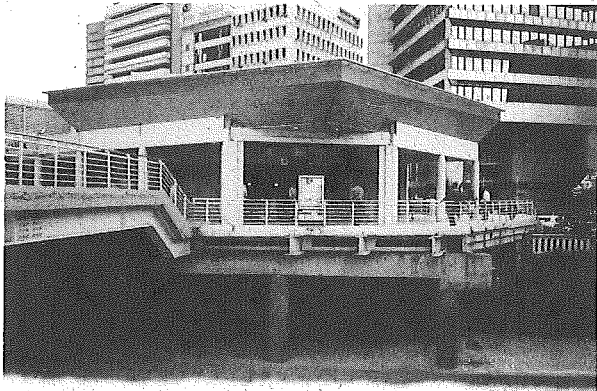
方向

☆季节

每天，我积极参与城中最具生命力的河流，活跃地穿梭在城市中的主要道路。南上北下，东伐西征。经过两年的训练，我已经可以为了到达一个罗马，想出几个不同的路线，在不同的时间天气，利用不同的路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像电台交通报告预告片段一样），地图可以随时从脑袋中叫出来，以供使用。

但是，偶尔还是会当机。情况可分为两种：1) 想错目的地 2) 不熟悉路线 3) 一错再错，由于接触的客户众多，有时候会把 A 地想成 B 地，就会走错。而城中流传着一个流言：「KL 人不熟悉 PJ，PJ 人不熟悉 KL。」我只熟悉 KL 的一些地方，PJ 也是一样，常常还是把 Pandan Indah 和 Pandan Perdana 混乱 section 14 和 section 4 对我就沒差，因为不懂，所以路标是重要的，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开车不看周围的指标比如油站，广告牌，购物中心，商店。我有一个怪习惯。一旦走错一条路，接下来都会再而三地走错路，一番波折才会到达目的地。

所以和不同的人同车，也是重要的。经过高人的一番指点，长程缩短，条条大路通罗马常常有让人惊叹的效果！现在我偶而也成为高人，指点迷津，普渡众生。



(吉隆坡其中一个捷运站 Masjid Jamek)

(摄影☆台湾的dD)

轻盈越过

☆林茹莹

我站在车票自助贩卖机前。眼前是个小荧幕。一亩亩的稻田呵。端正整齐但让我眼花撩乱。啊，是要去赴一场研讨会的盛约。右手的大姆指奋力挤按一亩叫作 Ampang Park 的稻田。随即荧幕显示车票的价钱以及一格如贴在男厕门前的男性标志。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了沉甸甸的硬币以将后开索取硬币的嘴巴一一填满。取了「咻」一声吐出来的单行车票便可到月台候车了。

到了收票闸口先把车票放入於箭头指着的缝隙以穿过自动旋转闸。车票也要取回以便接下来的行程会一切顺利。双脚踏着手扶电梯步上月台。搭轻快铁並不是件难事，当熟悉一切程序之后都会显得从容呵。

月台上是应有的干净，沒有纸屑。只见三三两两的人站着坐着。站在月台上的视野与紧贴地面是不一样的。在那里是可以看得更远，然一切都显得遥远。视野虽扩大但不清晰。疏离不亲近。

拥有两节车厢的轻快铁遁着轨道驶来。走进车厢我择了靠近自动门闸的位子坐下。车厢里是敞开明亮的一片。一抹愉快的心情溢了出来。我不自禁地微笑。背部紧靠着椅背。整个人酥软放松。我任由得轻快铁一站站地稍作停留。自动门闸开了，自动门闸又关了。时光是在这开开关关溜走了，然不觉急躁。我，竟有些渴望这路程可远些。

车厢里的空调是适度的吧。车厢外隔着的光是芬芳的吧。身上的衣着让我觉得自在的吧。等等。是不是这些因素让我愉快呢？说实在的我真的想不起了，到底是什么因素构成我愉快的心情。我快乐，所以我微笑。

轻快铁是筑在地球土地的脸上以支撑其运作，但却在半空中行驶。这算不算是飞行的其中一种。不需要翅膀的飞行。如果贴着轻快铁车前的玻璃窗直视的话，可否会有着错觉以为自己在，飞。左右两旁的景物不停地向后退，而且视野是从半空望出去的。除了这飞行感觉不到风的速度和抚摸。然亦可模拟成一种属于自己的飞行，无人驾驶的飞行。

驶在半空的轻快铁是脱离地面，带点逃离人群的味道。轻快铁是跨过一座城，更是跨过地下走动的人潮。我是相当抗拒人群的人。来到这座城是不是个错误的选择呢？或许这座城的人群总是让我紧张匆促。拥挤的人潮总叫我急躁不已。也叫我眼花撩乱，目光散漫呆滞。随即会闹头痛的。是人群互相感染的灰色吗？

这也让我意识到这座城是越来越拥挤了。空间是珍贵的，得运用得苛刻尽力。如果鸟瞰这座城的话，一格的土地到底会呈现怎样的构图与面貌呢？拥挤不堪吧。四处都是高架公路与轻快铁的轨道是纵横交错的铺成这座城。策划得不尽完美，但又得如此。

人群紧踏着地面上。地心吸力。上空的空气会不会较清新些呢？很巧合的。我居住的公寓就伫立於轻快铁其中一站的附近。候车的月台竟与公寓3楼的走廊平行。介於2楼与3楼梯级之间的四四方方的窗口。我看到了，看到了候车的月台。更巧的是，轻快铁车厢的其中一扇自动门闸总会落在走廊另一端尺头的窗口。而当我拾级而上时望着那窗口就以为只要一直向前走去，我就可以踏入车厢里了然后展开一场飞行。

那扇开启的入口似个呼唤，呼唤我。然后再安排一次心灵出走。

吉隆坡一日游 之一人分身有术

☆季节

你想要来一个吉隆坡精华游？让我先说明，这其实更像我的吉隆坡精华游。你不介意吗，好，开始罗！

醒来，阳光已经照到床沿。梳洗完毕，开车出发啦。我住的地方地势较高，还有些残留的雾气，对面是高尔夫球场，绿油油的一大片草坪。

如果一路上出现塞车的现象，请别介意，这纯粹是为了显露首都繁荣的一面，人家曼谷台北塞得才利害。只要直直走，直直走，就可以到达市中心。用的是 SEREMBAN HIGHWAY，SG. BESI HIGHWAY，再接到 JALAN TUN RAZAK，在进入地下隧道之前，请靠左。继续往前走，转左，就能够接到著名的 JALAN BUKIT BINTANG了。先去吃早餐吧。

早晨的星光大道有点清冷，人流稀少。我有跟你说过我好像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你可以选择在各个大大小小的 CAFE 用早餐，STARBUCKS / COFFEE BEAN / DOME / SAN FRANCISCO / AUSTIN CHASE / CAESER CAFE 。

【你可以选择在 KL PLAZA 后面的任何一个 MAMAK 档吃个印度抓饼，喝杯拉茶，吃一包椰酱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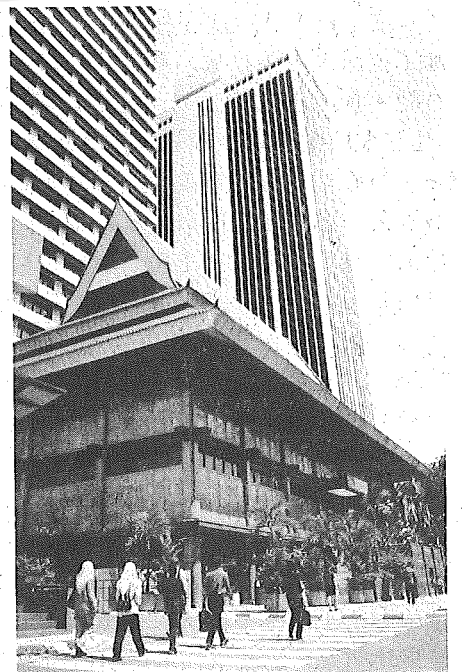
【你可以选择在燕美律吃点心，猪肠粉，云吞面，炒粿条，焖伊面，牛腩面，鱼丸粿条汤，糯米鸡等等。】

填饱肚子了，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去这个地方。武吉敏当购物金三角是购物中心的聚点，一字排开有 STAR HILL，KL PLAZA，LOT 10，金河广场，BB PLAZA，刘蝶广场，IMBI PLAZA 等等。可是我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是唱片行。

哎唷，你别自作聪明了，不是淘儿，不是维多利亚，更不是 SALEM COOL PLANET 或 MUSIC VALLEY 或 SPEEDY。这家唱片行躲在巷子里，等待有心人。你在 LOT10，往 PARK ROYALE 酒店的方向走，是有一条巷子在左手边，可以通到燕美律的。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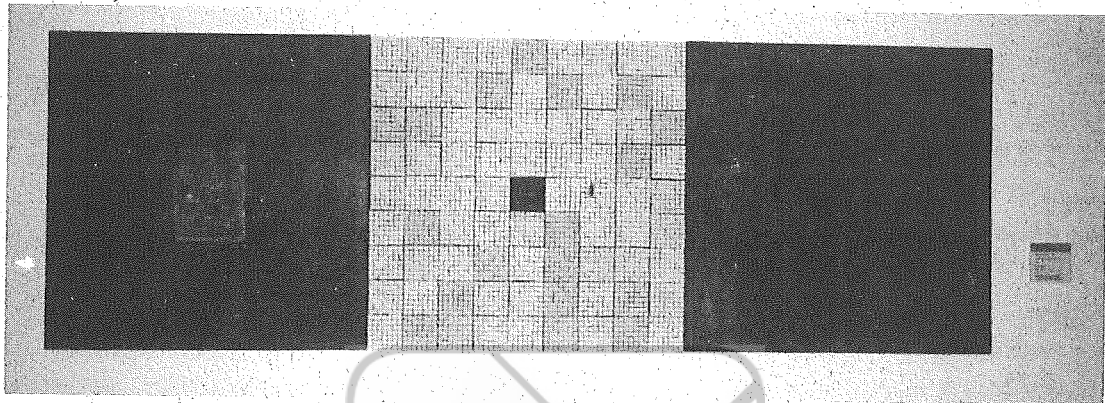
这条路走不多久，你会看到有一栋国能的小办公室在左手边。没错，再往前一些，你就会看到一排三四层高的旧组屋在你的右边。看到吗橙色的招牌写着「MUSIC EXCHANGE」？那是我们的目的地。

「MUSIC EXCHANGE」主要售卖二手 CD，入口 CD，唱片，杂志，音响，还有一杯咖啡。CD 都依照语言（英，巫，中，日），品种（电影原声，古典，爵士，流行/摇滚/跳舞）分类；其中流行/摇滚/跳舞占大多数，故又以字母排列（A-Z）。对了，还有单曲专柜。你要留心找，用多一些时间，用寻宝游戏的心理，可能会有收获。如果找不到什么宝藏，也无所谓，反正好玩。如果你有一些不想听了的 CD，也可以放在这里寄卖，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还有很多人想要你的依林彩坛卫建心如锡明呢。



走出来，意犹未尽吗，带你去隔两家的「RETRO」。这里比较多专业DJ用的黑胶唱片，跳舞音乐居多。噢，内有乾坤，原来推开布帘，是一家小小的二手服饰专卖店。有二手衣裤，二手牛仔褲，二手球鞋。你的新鞋磨脚吗，试试这双来自日本的二手球鞋。可是我老实跟你说，我敢穿二手衣，二手褲就还好，二手球鞋嘛就...，哈哈。你跟我说VINTAGE，我还能接受；别人穿过的，我怕香港脚呢。

这一排旧组屋的另一端，开了一家极具时代感的美容/发院。白色的外墙和白色的内部，两排黑色的椅子，还有大片的镜子，甚有简约主义的作风呢。可是，和年华老去的旧组屋为伍，为什么总让我感觉它好像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美容/发院呢？



饿了吗？午餐要在哪里吃呢？

【PIZZA ITALIA 在中央艺术坊，USJ 大班，CENTRE POINT DAMANSARA 都各有分行。食物水准大同小异，但我要带你去USJ 大班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过的 PIZZA ITALIA，也是感觉最好吃的一家。来到这里，你不得不点的是他们的白汁意大利面，是我逢到必点的（当然你如果不爱白汁，又另当别论）。面条够Q，软硬适中。白汁奶油味够香浓，无论是配搭海鲜、牛肉丸（MEATBALL）或培根，都一样好吃。我偏爱白汁海鲜意大利面。把随碟而来的柠檬片，挤出柠檬汁，然后和白汁意粉搅和，唔，赞！赞！赞！除了意大利面，你可以点比萨，有多种口味任选。比萨也一样好吃。另外，还有一道 SPRING CHICKEN，也是美味极了。这家店走的是平民路线，所以价钱大众化。也因此，常常高朋满座，也略嫌嘈杂。还要吹毛求疵的话，唔，饮料太小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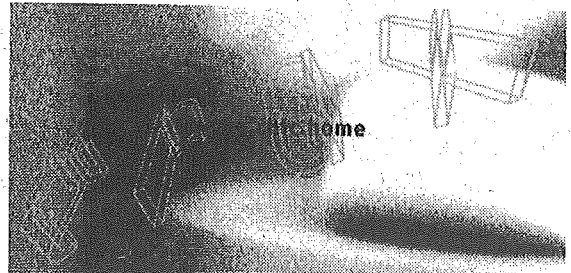
【「狸猫」日本餐厅就在KL PLAZA 对面。这里的拉面是蛮著名的，选择很多。据说面条是自家生产的。除了拉面，还可以选一些日式午餐如猪排饭，鳗鱼饭，日式咖喱饭；又或者来点小菜，水饺，寿司什么的。食物水准不错，而且份量蛮大的。】

【住在大城堡（SRI PETALING），你一定知道阿里山茶餐室，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叫ALLISON。这儿有许多东西吃。鸡饭（有美少女捧鸡饭哦！）、椰酱饭、虾面、云吞面、菜粿、酿豆腐、牛腩面、西餐、炒粿条、客家面，没错，重点推介就是客家面！手工制的客家面，捲捲QQ的，淋上黑酱油，麻油和其他调味料，搅和。加上鱼饼，醃肉酱，虾子和葱花，就是一碗美味可口的客家面了。别忘了两颗弹口的肉丸，好吃。】

我们今天要装有气质吗？来去美术馆罗。美术馆位於JALAN TUN RAZAK，国家剧院旁边，是顶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免费泊车。难得在吉隆坡有免费泊车的地方，可为什么访客那么少呢？大家都不知道美术馆在哪里吧我想。美术馆周围都有现代艺术装潢/雕塑。这里不时会举办艺术展览。上回我去是大马政治艺术发展史（1960—2000）的展览，同时也有一名国外艺术家的纸张创作展。最近一次是日本文化展，去看日本动画。美术馆的厕所干净，不收费。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CAFE，卖食物咖啡果汁和茶，也卖卡片笔记围巾和画。CAFE的一角是整片落地玻璃，光线充足，适合安静度过一个下午。就算下雨，也无所谓，只是多了雨声陪伴。但是CAFE的经营者，请播好听点儿的音乐，行吗？



我们今天来伪装室内设计师吗？KLCC 的某一层有许多贩卖家饰的店舖。OMBAK 很大，卖的货品也较齐全。从蜡烛（大的，小的，圆的，方的，竹子，砖头，木头都有）、肥皂（水果，磨砂，植物精华，五颜六色）、薰香（薰衣草，檀香，佛手，柳丁，月桂），到陶器、花瓶、相框、灯饰，或者戒指、项链、镯子，还是餐具、桌布、木桌、藤椅都能找到。相较之下，LOTUS 虽然卖的东西大同小异，但货色就没那么齐全。LOTUS 走的是精緻高级路线，禅味较浓，也带点民族风味。卖枕套、沙发套、灯、蜡烛、筷子和各种器皿。另外一家叫 TRAX，卖的是现代化的家饰，设计简洁又带点 RETRO FEEL。有萤光色或素色的沙袋，MINIMAL 沙发，各式玻璃花瓶器皿，CD 架，造型可爱特别的文具和厨房用具等等。等一下，我要去对面的 CLAYCRAFT。这儿卖各式各样的陶器，有盘碗啦，杯子啦，放薰香的盘子，还有许许多多陶器。我买了一只褐色的陶杯有粗糙的表面。



tra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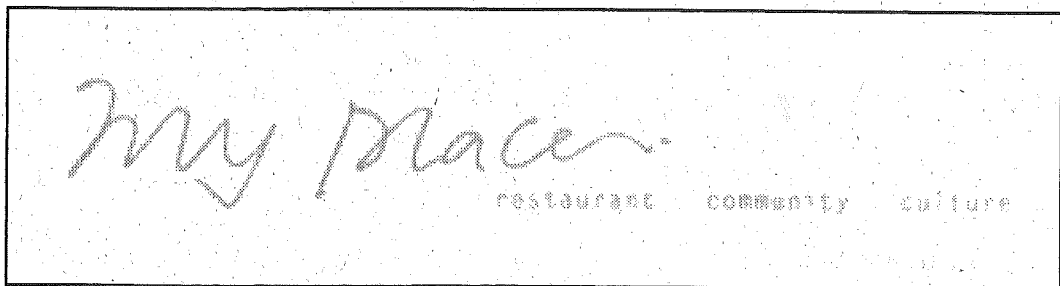
x-tra furniture sdn. bhd (324860-H)
lot 339 level 3 suria klcc 50088 kuala lumpur
t 03-2162 2681 f 03-2162 2682
e xtratrx@tm.net.my

我们今天假装要布置新居？IKEA 为许多吉隆坡人，甚至是外坡的朋友设定了现代家居的概念。我所认识的外坡朋友们，有三两个月就要来这里偷师补货的；也有存钱来到为了买一盏灯的。IKEA 分成好几个部分，你要慢慢逛，慢慢逛，从睡房到客厅，从饭厅到厨房；沙发叉子灯桌子窗帘干花床套明信片玩具 CD 架地毯柜子枕头镜子，都有！IKEA 卖的是概念，自由搭配，悉随尊便。所以大家便买了大堆的物品回家很有创意地搭配，终于出现「你的家很 IKEA。」这种话，也不知道是褒是贬？！！

太阳下山了，你想吃什么？

【SOHO GRAPPA 在星光大道和孟沙各有一家。我们到星光大道的那家，好吗。楼下是让你喝一杯的酒吧，楼上让你 WINE N DINE。随着蜿蜒的梯阶，我们走到楼上，视野豁然宽敞。楼上是用石头砌成的墙，墙上挂了几幅画，有点眼熟，像。。。对了，像「GREAT EXPECTATION」里头的那些画像，有一个 ESATELLA 正幽幽地凝视着你。幽暗的空间，昏黄的灯光，紫或灰的座位，天鹅绒窗帘在黑暗中隐隐发亮。我们私密地用餐。餐后要喝杯鸡尾酒，你被带到仅用薄纱围成的空间。那里隐私的感觉更浓烈了。四人座的坐位摆设，只有一小颗烛光照亮。聊啊聊啊，请放开你的禁忌，请你放肆地嬉笑，请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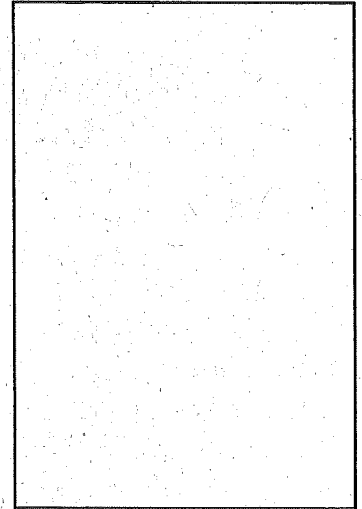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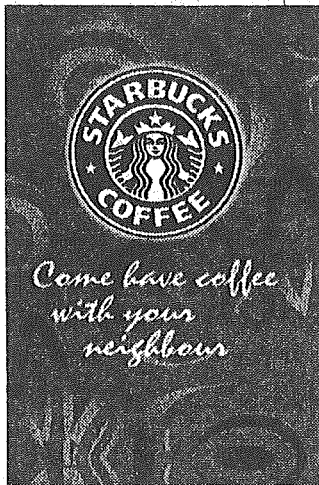
【亚热带雨林似地伫立在城市的一角，MY PLACE 用的是「心」。我认得大片的是野芋，扇子般的是芭蕉，成串的常春藤，还有许多亚热带青绿的植物在店外负责迎宾。推门进去，除了桌椅，你看到珠帘 / 两旁的书架 / 一堆玩具熊 / 和善的侍应。别以为这只是家普通的 CAFE 或餐馆，这里的食物，正如我之前说过，你吃过就会感受到「用心」。一群爱烹饪的朋友默默地切磋，每一，两个月就会改变套餐的食谱，让食谱不断推陈出新。你相信吗连甜品（蛋糕）都是自家做的。这里提供一个让你褪下武装的空间，让你作回自己。但是播放的音乐素质可以再提高。】



【首先吸引你的是那一盏古色古香的灯吧。RED CHAMBER 呈现一种海上花式的古典美。店门外摆放一缸水生植物。店里一片殷红，年老の木柜，古铜色的蜡烛架，在绘花大花瓶里招展的枯枝，当然少不了——一盏一盏古色古香的灯。除却用餐的木桌椅们（有用薄纱掩饰的，也有毫无隐藏的），你可以在堆满软枕的椅子上，回味十里洋场的奢华颓丧。音乐也以东方禅味的电子乐为主，让周围的气氛能融为一体。你彷彿还能在空气中闻到檀香的气味。食物方面则是以本地风味挂帅。这里毕竟是马来西亚。】

填饱了肚子，而夜未央。你说想看吉隆坡的繁华夜色呢。

星光大道是窥探吉隆坡的繁华最好的景点。入夜，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似鲫。最好找个 CAFE 坐下，边喝咖啡边欣赏路人。在这里可以观赏到各式各样的人做各式各样的打扮。这边厢有人背心热裤，那边厢有人樽领长靴。各施各法。本季（或上两季）的最入时最时尚的衣着打扮化妆发型，都会在眼前晃过。不远处传来音乐和欢呼鼓掌声，4 人组成的乐团正吹奏着你耳熟能详的爵士乐。你实在不敢相信经济不景气是个事实。别扫兴了，喝你的咖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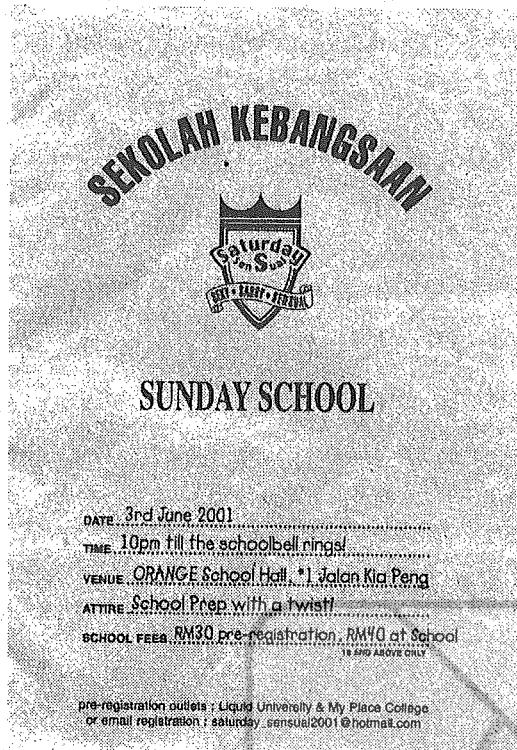
孟沙是另一个窥探吉隆坡的繁华最好的景点。两条街道布满酒吧餐馆 PUB。华美的车辆就泊在路边，擦身而过的是衣着光鲜的人们。我必须披上我精心搭配的装扮，高傲地翘起嘴角，自信的走在人群里。这里有许多明星模特儿出没，就像香港的兰桂坊；可是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这里比兰桂坊大多了。我曾经独自在孟沙的 PUB 流连玩乐，学习独立，一个人独自快乐。这里仿然是个不夜城。你听见强劲的跳舞音乐吗？你要喝一杯吗？

【楼上有一家酒吧，所以叫 BAR UPSTAIR。蓝色的灯隐藏在白色半透明的塑胶墙里，整个空间像飘浮在海洋间，你所依扶的那沙发是奶白色的。播的那张 CD 是 CAFE DEL MAR 系列。来一杯「马佳利达」吧。第一印象这里的常客应该是设计师模特儿明星 IT 人广告人。可惜每况愈下，名声渐噪的后遗症是周围的人群，总让你觉得他们的出现是格格不入的，是突兀奇怪的。然后你想要离开。】

【楼上有一家酒吧，也是红红的，叫 BAZAAR。和楼下的东方古典风情不一样，楼上是 1001 夜的天方夜谭。你说 BAZAAR 在阿拉伯语本来就是市集的意思。拨开珠帘，两边高起的空间，舖上阿拉伯的地毯，流苏的小枕垫，你必须脱鞋才被允许坐上去。坐下，你才发现连一盏灯都象有个灯神住在里头。来一杯「血腥玛丽」吧。第一印象这里的常客应该是舞台工作者艺术家演员作家。我们懒懒地半躺着，管他明天会怎样，今朝有酒今朝醉。】

你微红的脸，像午夜盛放的蔷薇，真好看呢。带着微微的醉意，我说最好去跳舞，让酒精随汗水蒸发。你有点担心说这些跳舞的场所会不会有人滋事打架嗑药酒醉闹事？

有一段时期，我常一个人来 ECHO 玩。我挑 CLUB 的首要条件是音乐一定要好跳，布置群众收费还是其次。ECHO 在孟沙算是蛮闻名的，虽然店面稍小了点。许多大型的舞会（有国外 DJ 来打碟的），通常会先到这里作预告演出。有个时期，一晚会有 3 - 4 个 DJ 在 ECHO 轮侯打碟。每个 DJ 的风格都不



(这是吉隆坡其中一个跳舞 party 「Sunday School」的宣传手册，是一本空白作业簿，其活动内容都写在作业本封面，封底还有「Sunday School」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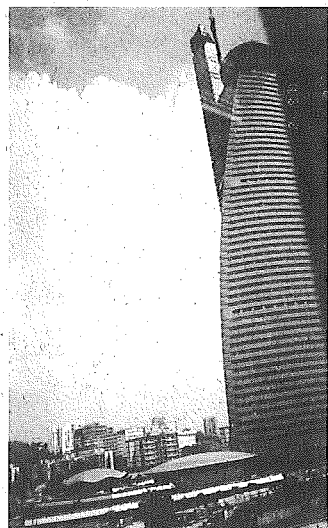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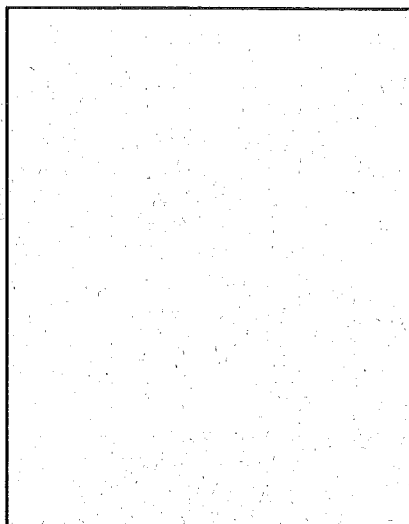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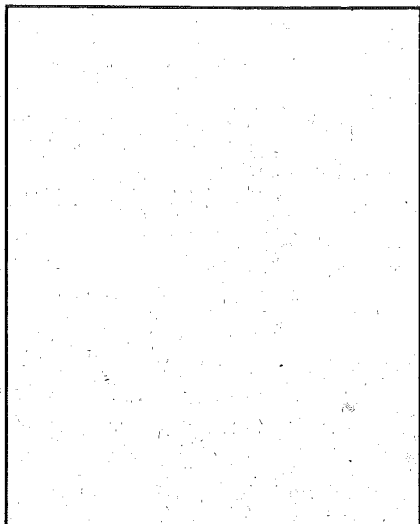
一样。11 点开始可能是 HIP HOP 或较流行的跳舞音乐；接着是 HOUSE；然后是 BREAK BEAT 或 DRUM N BASS；再来是 AMBIENT；再让 HOUSE 收尾，直到打烊。来这儿跳舞的朋友都是来寻开心的，没有人希望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所以一个人来玩那么久，我还没遭遇过任何损伤。

当 12 S.I.(FLUX / RUSH / OLIVE / PADI - PADI) 开始营业后两个星期，我和同事们一起来玩，发现只有 RUSH 是符合个人标准的。结果几乎连续几个礼拜五/六，都和朋友来夜夜笙歌。看到吗，一端是朱红色天鹅绒的墙壁和同一套的朱红色天鹅绒沙发，然后是舞池，再过去一些是吧台。吧台的三面都是落地玻璃，可以看到 JALAN SULTAN ISMAIL 交通繁忙的景致。如果嫌室内空气太混浊，你还可以走到外面的露台式长廊透透气。DJ NICKY 和 DJ SIMON 轮流站台。音乐比较大众化，也比较好跳。我可以一跳三个小时。本来这种环境和音乐，你可以期待素质比较高的群众；不过，我想只能用「雅俗共赏」来形容来这里玩的朋友吧。

这个 CLUB 的前身是戏院，所以有很大的舞池。从戏院到 DANCE CLUB，其实易名了数次，经营者也换了几个。目前它叫 MOVEMENT，老板是前香港影星。音乐属于比较「硬」的 PROGRESSIVE HOUSE，其实是我并不太会欣赏的音乐类型。怎么说呢，人还是要进步啦，渐渐地我也已能随着节奏摇摆了。许多大型的舞会都会在这里举行，PAUL VAN DYKE、DIGWEED、DEEP DISH 等名 DJ 们都在这里打过碟。这里的群众大部分是属于城中酷炫的族群，要看好看的 CLUBBERS 请到这边来。你又担心这是不良场所了？我告诉你，我来那么多次，我没抽过一支烟，没嗑过一颗药，也没有醉到不行，丑态百出。还是要看个人，好吗。

从 DANCE CLUB 走出来，耳朵被轰炸得嗡嗡作响，连自己的说话声都得提高，可是我很开心，因为跳得很过瘾。你呢，好玩吧。我们还有时间到 MAMAK 档吃一碟 MAGGI GORENG 和喝一杯拉茶，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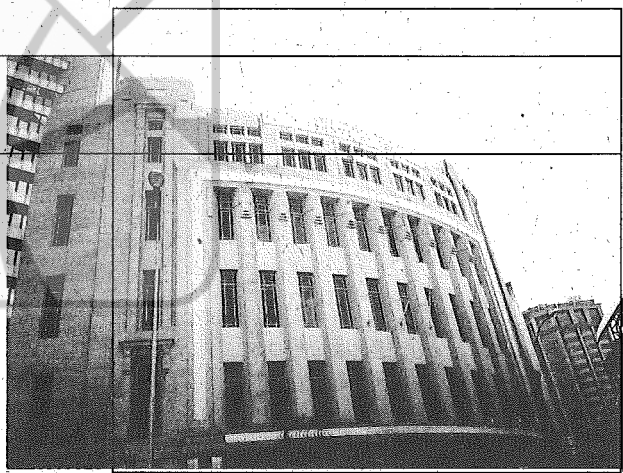
虽然很多人对这个城市有许多不满，嫌东嫌西；可是吉隆坡还是可爱的，还是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我衷心希望你真的玩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和你一起畅游同乐。



(摄影☆台湾的dD)

城市与分镜。

停下脚步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在休息，同时用心品尝这城市的美好景緻。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相同的画面呢？在这座城市构筑的画面又是否足够帮助我们在另一个城邦对她行思念之祭祀？



扣住我城的别针

☆林协力

常常是我安静地从校园乘巴士直赴储存过量喧嚣的我城吉隆坡，在KOTA RAYA下巴士。

走过天桥，步入一条街。

节拍、速度、颜色、声音、动作、影像……似秋都在摇晃着。炎阳像在爆裂似的，滚滚的阳光浇下来。

我躲进大众后又去大将，太多的书用不同的背脊向我展示自己。那是我想去的地方。冷气吹进了书香中，令人舒服。

回到KOTA RAYA，爬上顶楼。享用中餐时打量人们的举动。

我不属于这我城。我城，白白的一块帆布，染满了杂色。突然就想起了茨厂街，一个摊主拖我来到一盒的妖精打架VCD面前。

我是冷冰冰的对待我城。极度想远离，又极度依恋污浊空气里的书香。

冷冰冰，像一枚不想被束缚的别针，无奈地紧扣住一块帆布，染满杂色的帆布。

老麦店

☆林健文

街道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每天都走过的，却总是没有留意，藏在都市里孤独的，每一条街道都有它独特的性质和存在价值。有些是长长一条繁华的热闹大街；有些是暗淡但充满色彩的，或者躲藏着一些店铺、事物让你迷恋不已。

我喜欢这条街，或者正确一点，这条街角落的一间店铺。每天，你可能就在不远处的车站等候回家的巴士；或者，约了旧同学在对面的另一条老旧巷子里吃一顿传统的中式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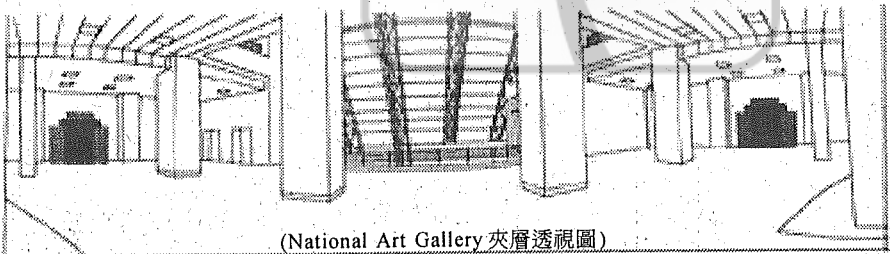
我叫它老麦店，就是简洁把长长的英文字去掉最难念的，只留下单独的 m 字。店里也是普通麦店的格式，但多了一台某银行的自动提款机，那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每次走过这间店的门口时总是匆匆忙忙，有时赴约；有时赶在书店未关门冲进店里然后和老板说，给我十五分钟。可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存在，或许婉转一点，我们在匆忙的生活里似乎无法关怀身边的事物。

后来就发现，原来里面藏着一些异样的眼光，好像想透视所有路过的人。我遂走进店里，选了最靠近窗口的位置，反过来从里面看路上或五脚基匆忙行走的路人，一刹那我看到了都市最冷酷的一面。那些冷漠的表情就挂在每个衣着光鲜的路人身上，似乎就算接下来一秒是世界末日也与他们无关。

彷彿灰尘和悲哀都是这个国家独立前沉淀下来的，就留在老旧的街道无法离去。冷漠当然不是繁忙街道独特的气质，可是也不是诠释一条街道的唯一方式。

我选择用星期天来看这间老麦店，记住，必须是星期天的。你偶尔会发现身边的中年妇女眼神集中在喷射黑烟的巴士，然后，就看到她的眼眶孕着一滴眼泪。你就那么想像，她的国土，是否正在承受炮火的蹂躏？或者，你看到的是几个异国少年正在用你不懂的语言指着每一架飞驰而过的车和巴士，你可以猜测他们正在争执那一架才是他们国家的产品。

从这里望出去看到高耸的双峰塔，我们的理想是否如塔尖的尖长通讯电线一样，在冷风里，摇曳？刹那间，吉隆坡这个充满变化异数的城市，就退到低纬度邻国的首都位置上去了。



(National Art Gallery 夾層透視圖)

如果我们曾经在一起

☆ wish c

车子进入吉隆坡市区以后，我早已经把最喜欢的频道调到正确的位置，FM105.7。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上午，我在这个频道听到 patti smith 的一首歌，是翻唱的，却叫我无法遏制地想起你。从此要听广播时一定要守住这个频道，等着这么一首歌，虽然从此并没有再等到。

是的，如果我们曾经在一起，一起住在这座城市里，那么我们将一起从对这座城市的无知到知。这样会比我到香港或你来檳城公平，如此你我在这座城中某个街角不经意发现的店铺，并不会因为彼此对其熟悉而失却了兴奋之意；这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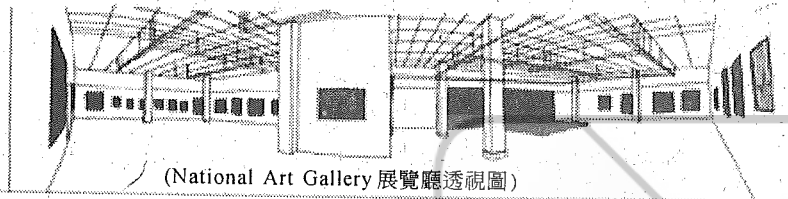
会比我们一起留在台北来得好，因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提醒我们在那里错过的四年时光。

在这座高速公路交错行进的城市里，我们将会一起到国家艺廊(National Art Gallery)去。从我们最先学晓开车抵达的 KLCC，我们将轻易找到 Jalan Ampang 再拐进 Jalan Tun Razak，一路直行，国家艺廊夹在国家剧院和国家图书馆之间，然而我们必须走到 Jalan Pahang 的交通圈回转才能进入艺廊入口，并且从来毋须担心停车位的问题。你会问我马来文路名的发音，我将欣喜这里免入门费制，让我可以在这里看了三次 Piyadasa 的回

顾展(1962-2000)。虽然这里不会有如北美馆般丰富多样化兼俱国际名声的展览，这里也没有北美馆攘攘的人流。

沿着椭圆迴旋的走道走上楼，我们都想起了纽约古根汉博物馆的设计，是莱特最著名的建筑设计之一。看过常设展和其他展览后，我们来到底层的 arts cafe，三面面向马路、剧院、停车场的落地长窗慷慨向我们揭露阳光折射的秘密，显示这座建筑的设计师如何了解与掌握了他对热带阳光的看法；下雨时这几片玻璃也没有吝啬展示雨水的表演。

咖啡是难喝的。可是这一整座城都没有好咖啡，那就算不上缺点了。偶尔会听到他们在供应午间套餐时扭开音响听流行电台，只是一份只需马币 10 块钱的套餐，叫我们只记得伸展双腿舒服聊天的愉快。



至於 citron 的神奇药效，我们也唯有期望它永远不会成为主流，才有可能持续。

如果没有到城中的星光大道走一趟，还不知道吉隆坡人如此热爱意大利食物。从 Lot 10 开始往 KL Plaza 走，先行经 SOHO Grapp, PICCOLO MONDEO, 都是意大利餐点。那次我们的好朋友生日，大方宴请我们到 SOHO Grappa 去，我们把墙上大型的人像画看了好久，总算发现其现代画风与 Great Expectation 那位才气纵横的画家近似。

餐厅以外，另辟 Bar 台和以薄纱间隔的沙发区，贴心地想到人们可能在 90 度直角的椅子上用完晚餐后，会想陷入一张软绵绵的沙发，舒服喝杯调酒。Grappa 的灯光与音乐把我们 from 吉隆坡隔离，街上响得再彻云霄的警笛也只是配乐。我们都在电影中，付费成为一个晚上的主角。

当然那里的食物是好吃的。意大利面的韧度就像村上春树说的一样，刚刚好到不软也不硬。预期意大利面煮得像咖哩面的嚼劲是让人伤感的；过硬的林布昆尼面则会让人糊满嘴地倒尽想像力。

虽然吉隆坡有这么多让我们开怀的意大利面，价格从昂贵到合理都有，你还是偶尔会想要自己下厨，下一碗自己风味的意大利面。我们就离不开大型超市 Carrefour 了。对初学烹饪的人来说，Carrefour 除了提供我们生活上可以想到的一切基本物品，它还是最恰当地选材地点。几乎每一家 Carrefour 都以几近复制的陈列方式出现在你面前，使你随时走进任何一家店面，都熟悉地就像你家附近那一间一样，让人走在里面觉得安全不已，就像所有的快餐店和连锁咖啡店般，在那里可以永远只懂得一种食物与饮料的名字。

每半个月我们都会特别留意 klue.com 出版的一张巴生河谷活动讯息卡片，即使我们已经养成每隔几天上这个网站的习惯，以掌握在吉隆坡有趣活动的资讯。有一次朋友问起我们在哪才拿得到这些卡片，好像我们常去的 Kinokuniya，在 Mid Valley 的 GSC 排队买票时也可以在购票口拿到一张，最好玩的是在 Sri Hartamas 的 Strudels 喝冰冻饮料时一面看着这卡片讨论我们刚看过的某部电影。

如果我们曾经在一起，即使你对夜店没有特别偏好，也无法避免赶上吉隆坡这波夜店盛放的季节。有一天蔡健雅来，就在城中夜店集中的 Jalan Sultan Ismail 上举行歌友会。唱片公司选了音效极差的 Flux，是因为完全看中它的舞台和舞池面积呢，还是只因为它在当时尚称得上「够新」，我们都不得而知。可是当看着蔡健雅在台上毫不含糊地唱起「I Do Believe」时，旁边竟有人说道「她好胖」。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就离开现场，移军到楼上的 Rush 去。

Rush，红色天鹅绒透天三角形夹角长窗。空间设计与气氛操作优于音乐。只是我们已经倒尽胃口了，便走到附近一家常年客满的 Coffe Bean 去，喝一杯庸俗的 Ice Blended Mocha。坐在路边露天咖啡座的铁制椅子上，每个人都认真地装扮自己以便展示自己，我们又觉得一切无所谓了，虽然这群人看起来都这么相像。

歌舞升平，就是这么一种氛围吧。

我觉得熟悉。对面是没落的 Modesto's (后来它搬到更靠近 KLCC 的位置上)，跨过旁边一条小马路，就是一排连接 The Beach Club, Gloria Jeans Coffee 和 Emporium 的夜店。吉隆坡的分众在这种地方

显得特别有意义，甚至有人针对不同 pub 的美眉进行分众分析，提供初来报到者一个参考。

坐在露天咖啡座里，车声熙攘。我想起多年前曾在同一个地方喝过同一杯咖啡，那时只觉得吉隆坡年轻有生命力，对西方文化深具包容性，如果可以和它一起成长必然美好；可是现在，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喝同一杯咖啡，我忽然发现年轻时莽撞的无知与激情最是肤浅。只是我自己选择耽溺在夜间的咖啡文化里的。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要去连锁咖啡店，我唯一不觉得可耻的是 San Francisco Coffee。咖啡、音乐、态度都足够认真，真要挑剔就是它是连锁企业的产物，难免有品管去不到的边疆店面。刚在吉隆坡出发时，我还把 San Francisco 当作 Seattle。你知道，台北有一家 Seattle Coffee，也是连锁咖啡店。

然后你就会叫我不要太过想念台北了。那么阴郁的城市，每个人都附庸风雅地看书、谈人生哲理，连诚品也像商场一样，把人文主义当作商品来贩卖。

只是毕竟我们並沒有在一起。这座城市鬼魅的力量都源起於我对你思念的想像。再也沒有在一起。



也许当你沒有和我在一起，你可以从 www 的密码认识我所认识的吉隆坡。

www.klue.com.my

www.getasia.com.my

www.artgallery.org.my

www.hifiexchange.theshoppe.com

www.dfompo.com

www.thechillclub.com

www.alliancefrancaise.org.my

www.theactorsstudio.com.my

我心目中的K.L.

☆展雄



九点半左右。

我一个人坐在 19 楼

星期天晚上，商店休息，楼房静默。

脚下的车子不多，灯火流动。

戴上眼镜，我望向更远的地方。

随即发现，失落，已久候多时。

熄了灯，掩上门，我把夜留在房里。

四年前，在热闹喧哗的城市里，寻找落脚处。

我住在一个潮湿的房间。

窗开在看不到天的地方。

房东一家，温和有礼，我们甚少交谈。

下了班，回到房间，一个人呆呆的，窝在床上。

看书，听广播，写写东西，吃东西。

那时，看不到窗外的景物，寂寞是夜色。

那时，我常站在路边打电话，摩多车呼啸而过，掩盖了话筒里的声音……

那时，我常在深夜里在巷弄的档口，

吃一把 3.50 滑且河粉。

那时，我常在日记本上写着：这是我在 KL 的第 X 天。

我希望，这样，日子就能赶快过。

我想着在这之前的 S'pore 生活，还有更远一点的台北，想着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

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每当说起 KL

我就会想起这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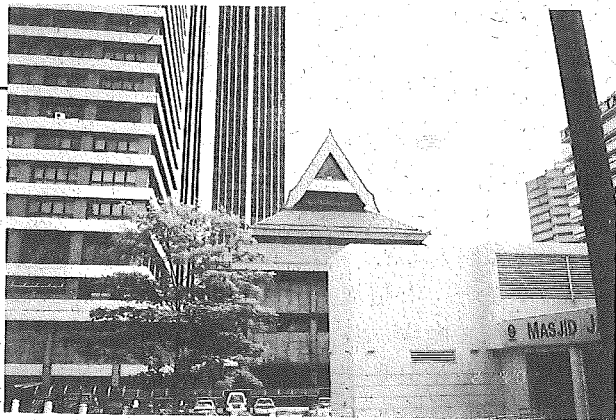
看不见的城市

☆曾翎龙

我对现在的吉隆坡没什么好感，所以想写写从前。在这之前我想提提我的现在。我在八打灵租了一间小房，因为离海太远，所以把房间髹上蓝色，又印了一些贝壳在床被上，让房间有了海的味道。八打灵在吉隆坡隔壁，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类似，有些地方一点都不相干。有一天我走路上班经过巴士站，被一个锡克人叫住，说我印堂发光会有好运。我听了立刻精神一振，同时也开始防备。前一天晚上我刚看完《催眠》(日剧)，很想遇上一些奇怪的事。这我当然没跟他讲。我只拿出我的皮包叫他看里面的一元和五十元纸钞，说五十元我是不会给你的，最多给你一元。他说没关系，只要给得诚心。我在巴士站坐下让他看我的右掌。他说我会无病无痛地死在七十九岁那年的马来西亚。我很开心。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字，叫我把白纸捏成纸团握在手心，然后要我说出两种花的名字。我英文不好只记得 Hibiscus 和 Rose。他叫我朝手心吹三口气，我觉得滑稽，但打开纸一看，上面清楚地写着 Rose。我想起媚俗，所以他下一道问题问我喜欢的颜色时，我背叛了我的海，说我爱死了黄色。他又叫我想一个万字符号，很肯定地说它将开在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然后他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说是到印度拜师学艺时拍的，叫我把捏在手心的纸团往其中一人的头丢五下，打开一看，纸上写的果然是黄色和我说的号码(我不能告诉你，否则就不灵了)。

离开时我诚恳地说：I give you one dollar by my heart。这种诡异的事我很久前遇过。继续往上班的路走，我想起以前的吉隆坡。

那时我在加影读中学，偶尔一个人搭巴士到吉隆坡。巴士的窗是往上推的，票是用单眼打洞机打的，撞上了凹洞就吱吱嘎嘎响。司机都很烦躁，想在最快的时间驶进富都车站。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吧？也许正坐在 City Liner 或 Intrakota，鄙视穿制服和手套的司机，一滴汗都不流。他们和迷你巴士司机惺惺相惜，和酷热的空气混为一体，看见他们你会突然想起：嗯，来到热带城市了。如今没有冷气的迷



你巴士和烟不离口的司机都成了过去，是成长中的城市被抛远的童年，只存活在某些人的记忆，并在另一些人的记忆裡渐渐隐匿了身影。

也有不肯远离的，比如富都车站桥上那群盲眼乞丐，手拿摇铃和键盘无视穿过音符而去的时间，架上墨镜等待黄昏收拾回家。走下桥，那幢明亮的酒店是后来起的。以前这里摆地摊，奇人异士来来走走也不知多少个。我遇见那个锡克人说不定年轻时也在那混过，以预言家惯有的蹙眉神情，把人想到的先写在纸上，旁边还躺着放大的万字开彩的剪报。再前一些是印度食摊，晒得通红的螃蟹隔着玻璃申诉这城市的酷热，这声音如今被压在酒店的地基，坚固得再也挖不出来。

隔了一条马路的斜对面是 Koto Raya，众人聚集的地方。以前大家在这里等车，身边不断有人掠过，你望我我望你的，互望这城市的寂寞。同样的所在如今有了候车坐位，怎么看都没意思。那时加影没戏院，到吉隆坡免不了要看戏。现在光艺和国泰都倒了，只剩柏屏，怀念从前去看场戏，看着看着会有老鼠打脚边溜过。

大众书局不知翻新了多少次，大将书行才在另一端的街尾傲立如大将。未几，崭新的 Toto 博彩静悄悄地搬到隔壁，一同参与这城市的成长。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也许我会省下买书的钱，到这里实现一个美丽的预言。

如今我在星光大道喝着难喝的咖啡，在 Note Book 上打着这篇稿。想起茨厂街那档也许已传了第二代的罗汉果，去年那位臃肿的歌手走街走得累了，也许曾停下来喝，喝着喝着雨就开始下了，他跟身边的人说：没关系，都会过去的，自己却低声呢喃：温柔的茨厂街，再也抵挡不了漫天的雨点。

...就因为这些宏伟作品，普通的马来西亚老百姓可以竖起背，挺直肩，抬起头，在外国游客惊讶与佩服的赞叹中飘飘然。

你依循着那些可堪纪念的成就的线条，诸如庞大的中央建筑、双峰塔、通讯尖塔，描绘出它们的外形。

嗤，当你把目光调低，从阳光无法进入的阴影看进去，你会看到一道流动的人潮，为了一个遮蔽的空间而推挤着，以极不稳定的步伐蠕动着，就像失去其中一块拼图的玩具。

当然我们会以这一根又一根把整座城市架起来的水泥桩为荣，同时也因为它们而在我们的专业地位上站得更直、更具信心。

这些混凝土建筑架构了一个稳定的政经基础，只是在空气中总有一个问题飘荡着，就好像清晨飘在空中的雾，是那么適切地叫任何一个平凡的城市人都忘却了它的不舒适。所以我们总是忘了那个问题。

我们忘了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呢？

是一座光的花园城市吗？

对啊，看看巴生河谷流域的绿意如何为灯火点缀着；

灯火又是如何从价值上百万的共管公寓中透出！

所以千万别介意你看不到被水泥城墙遮住的树木，其他人看得更清楚，这是真的。

还是一个购物者的天堂？

为什么不是呢？看看那许多印在数百万个塑胶购物袋上的品牌名字，是如何被消费者在一个又一个疯狂促销季节中紧紧抓住！

一个商业与人文的中心？

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结合了思想与灵魂，过去与未来、现代与传统的，不平凡的交汇点。可喜的是我们并不是新加坡，你还可以在组织性的灰和闪烁的琉璃银中加入颜色，加入一些瘦削如笔的、脏污的乞丐，一些吵嚷的街边小贩，与一些非法的、领取低微薪水的劳工们肩並着肩蹲踞在一角。

请别忘了以最不唐突的手法把这些元素放在你画布的最底端，好让城市发展时也没有忘了他们。

城之些许句子

☆林颖轶

1. 城，因信任自己
而得之生。 * ÷ ? @ ※ %
2. 城，为何哭泣？
是不是雨季是极具争议的一滩静止
你才，无泪
3. 城，乱是不可被原谅
被编辑
被吟诵的
肖像广场
4. 城，我没有理由叫笔
挤出一只白鸽
给它衔着
好胜的橄榄枝
5. 城，屎是多姿多彩的
可以柔软 可以坚硬
呵，城你可知道呀？

巴生河谷完美景緻明信片

☆ Corinne



AIX DKNY MPH CHINOIS CLINIQUE Häagen-Dazs swatch
 Kyros Kebab SAN FRANCISCO COFFEE Levi's Books Kinokuniya TGV
 GENKI SUSHI MEGA PAVILLION THE BODY SHOP Bali TGI FRIDAY'S
 PIZZA HUT THE COFFE BEAN 陈氏书院 GSC PLANET HOLLYWOOD
 GIORDANO Acer DÔME Emporium CITIBANK SHANGRI-LA
 Dataran Merdeka Lot 10 chow kit road flux TOWER RECORDS
 CHARLES JOURDAN Blooming Flourist 雪华堂 Auditorium KR Soma
 CALTEX HITZ.FM music exchange NATIONAL ART GALLERY Mid
 Valley Megamall chill STARLRT wow FM RHB Modesto's ASEAN
 Sentral STARBUCKS COFFEE SOHO Grappa 大众书局 alliance francaise
 American Chilly rush Gloria Jean's Coffees Actors Studio KLCC Pudu

城市与名字。外加》出发《_吉隆坡_ 结语

Cheras SONY TRAX KFC 余仁生 ECHO Light & Easy NOKIA
 Jalan Sultan Ismail PGRM民政会堂 My Place Cafe British India The 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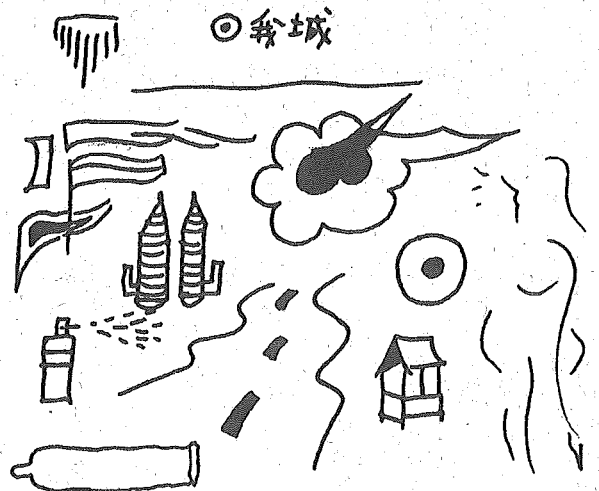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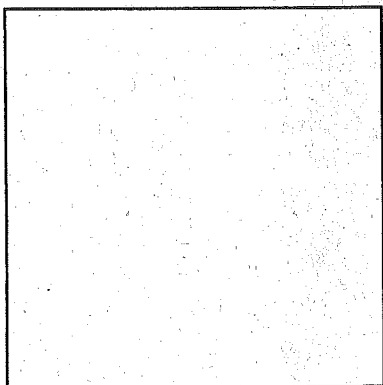
名字之中还有名字。

当外国人来到这座城市，他们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因为在这座努力上进的城市里，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早已熟悉的名字；

可是在这座永远不会有人以分数来衡量你居留权的城市里，你是不是比外国游客更理解那些不具国际价值的名字？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座城市来安顿自己的灵魂，书写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安身立命更加理直气壮。

城市的名字之外，其实你最有勇气加入什么呢？



(插画☆林协力)

★ 小丹丹

搞笑巨星

汪之内英策

你的一滴眼泪，
比我幸福的海洋还要大。



喜歡英策是也乎

★小丹丹

记得那天心情不是很好，就随手抽一本漫画来看，没想到刚好拿到洼之内英策的长篇漫画「单身宿舍连环泡」。在之前我並沒有看过英策所画的漫画，所以，我只是抱着走马看花的心情，因此对於他的漫画，我並沒有抱持太大的期待。没想到就是那一本书，让我看了之后就欲罢不能，一本接着一本，之后我就开始迷上洼之内英策的漫画了。

他所构思的故事内容都十分的温馨、有趣，再加上他的画功，使你在看漫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些意外惊喜，不过你可得仔细看才会发现他的用心，如果你不仔细看，而遗漏掉一些小地方的话，那可就很可惜罗！

我觉得英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消化他的故事，他的漫画就像一本笑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带给你快乐。不过，当你认真的静下来思考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在那些温馨、好笑的故事背后，还蕴藏了很多道理，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问题，一些關於亲情、友情或者是爱情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很佩服英策，在他那搞笑的外表下，却能暗藏那么多的秘密，我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及功力所在吧！

作者資料是也乎

姓名：洼之内英策 (Eisaku Kubonouchi)

生日：1966年

国籍：日本

出生地：高知县

地址：地球上的某一角

电话：秘密

性别：男

生肖：马

血型：A型

职业：漫画家

后蒙漫画：机器猫小叮噹

作品：单身宿舍连环泡、天外福星、朱古力。

以<OKAPPIKI, EIJI>入选第十九届漫画新人大奖。

西元1987年以<HELP!>刊载於少年SUNDAY确定了漫画的画法。

西元1988年<单身宿舍连环泡>於SPIRITS漫画周刊上连载，单行本全11册，在日本畅销一千万册，之后又有<天外福星>的出版，单行本全3册。

目前最新的作品是<朱古力>



单身宿舍 是也乎

演出表：

白鸟泽丽子
个性活泼、乐于助人，自从爱上杉本后就对他苦苦追缠，成为大家的梦魇。

宫川正太
个性优柔寡断，无法清楚的表达心中的想法，对感情方面总是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不过却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姬野美雪
个性活泼，坦白、率真，很会替别人着想，喜欢正太却从来不会给他压力，只是在他的身边默默的支持他。

杉本京介
对感情抱持着游戏人间态度的一个花花公子，不过最终爱上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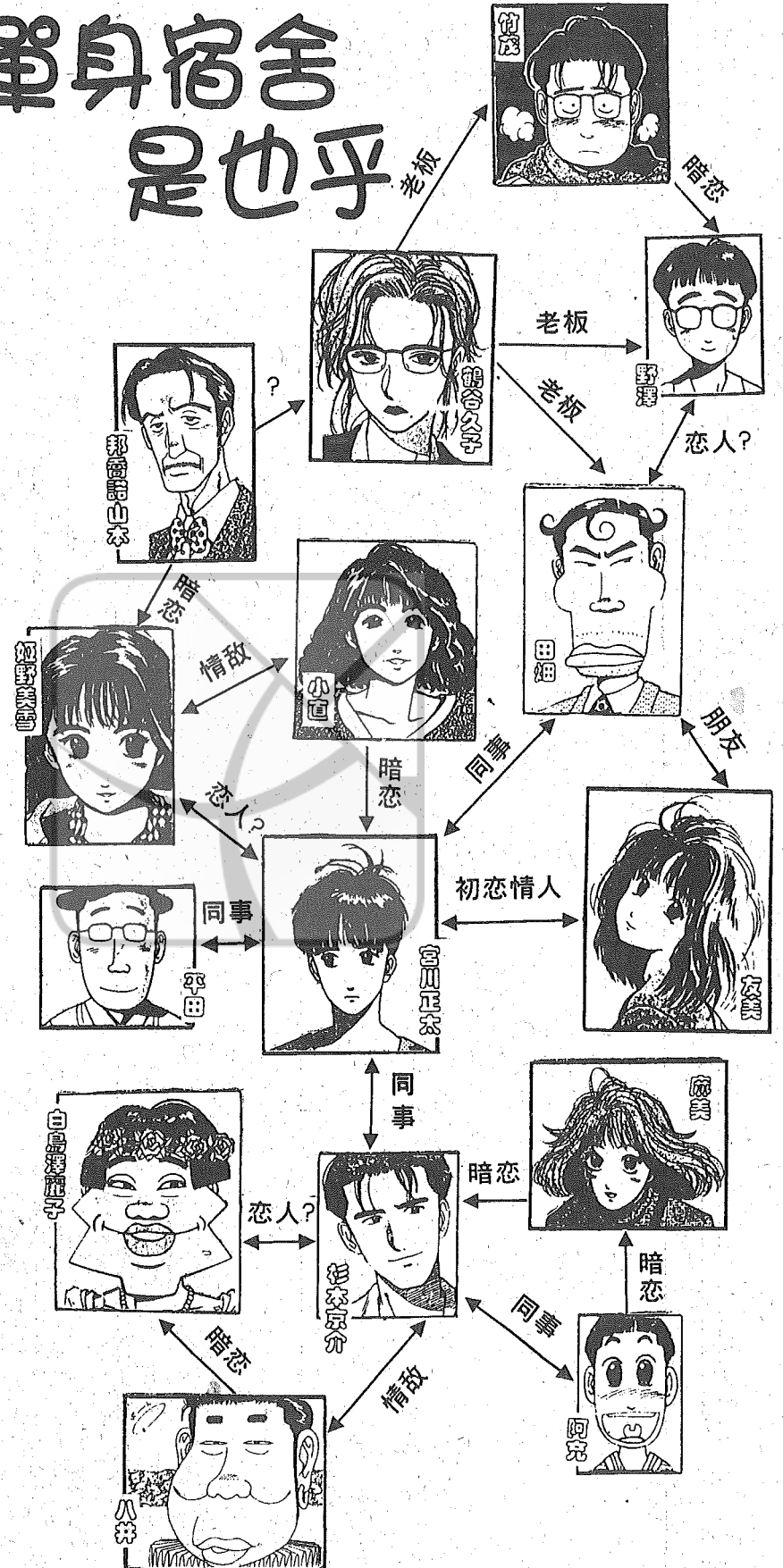
田畑
对异性充满了幻想的未代处男，碰上喜欢的人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鹤谷久子
鹤木的老闆，外表看似冷若冰霜，其实很体贴属下的老闆。

充
个性单纯、柔弱，严重缺乏自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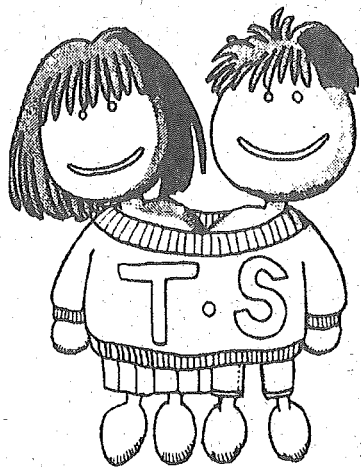
友美
正太的初恋女友，是个温柔、很懂得体谅别人的小女人。

野泽
喜欢田畑，不善於表达内心想法，却会在在一旁默默的付出关怀。



浪漫短篇是也乎

★小丹丹



「欢迎回来！」美雪笑着迎接正太。

「好久不见了，美雪。」今天是正太学成返国的日子，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美雪的心情真的十分紧张，当初为了正太的理想，美雪放弃了正太，好让他

毫无后顾之忧的前往德国留学，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如今，他终于回来了。

「这几年你过得好吗？」正太望着不发一言的美雪，想要主动的找出一话题。

「嗯？」美雪抬头回望正太，心中突然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澀，这一年多，她等的好苦。不过，她还是勉强挤出个微笑，「还不错啦！我也升级做经理了。你呢？对未来你有什么计划？」

「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待在法国。」他顿了一下，「毕竟，现在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喔！」美雪突然觉得有一点难过，好不容易才见面了，他却又要走了，难道他以为她还可以等多少年，一想到这里美雪的心更是像刀割的一样痛。

正太带着美雪找了一个清静的咖啡厅坐下来。

「美雪，这三年，妳都没有再交男朋友了吗？」

「我？」她不禁失笑，「我工作这么忙，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啊！」

「是吗？」看着美雪他突然很肯定，“她在说谎！”，正太的心里其实很内疚，更埋怨自己没有决心了断，而让她痴痴的等。

「美雪，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忘了拿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呀？」她皱着眉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就是这个样子……」正当美雪在那里唸得没完没了时，正太却突然握住她的手。

「美雪，我忘了带走的东西就是妳啊！」

「你……」美雪惊讶的说不出任何话来。正太笑着摇头，「什么都不要说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锁头，「这个送给你！」

「为什么送锁头呢？电影里不都是送戒指吗？」看着她那疑惑的模样，正太忍不住笑了出来，「美雪，戒指只能套住妳而已，不过，我却想一生一世把妳锁在我身边啊！」

「正太……」

故事到了这里也该告一个段落了，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都要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话，「好好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喔！」

「正太，我还是想要一个钻石的戒指……」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虚荣呢？这锁头不好吗？」

「虚荣！你这是什么意思？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一生只有一次耶！」

「妳……」



洼之内英策的新作品是一部长篇漫画《朱古力》。

朱古力

原来小麦组的首领「小麦松吉」，因为妻子「摩耶」的意外死亡，而决定要金盆洗手，退出黑道并且解散小麦组。

内容是叙述男主角「加藤市吾」假释出狱后，决定重返「小麦组」(在日本很有势力的一个黑道组织)。没想到出狱后才发小麦组在两个月前已经解散了。

这个女孩的出现，引起了西饼店的大风波，到底她是谁？她和摩耶有關係吗？她和市吾会不会擦出火花？对于这个似乎有一点血缘关係的女孩，松吉又该怎么办呢？

小麦组解散后，松吉和几个忠心的手下合开了一家名叫「摩耶」的西饼店来纪念他的妻子。几个月后，来了一个叫「千夜子」的女孩，居然长得跟年轻时的摩耶一模一样。

想知道后续发展如何，敬请密切注意英策的新作品
《朱古力》





不妨来读鸿鸿

☆佚名

表现了出来，但他又是很温柔的。当有位仁兄很激烈又很不公允的攻击他的诗时，他还是笑笑的。

我以前说过在好久没有读台湾诗之后，突然读到一本年度诗选，惊为天人。那本年度诗选就是由鸿鸿编的。在台湾的年轻诗人中，《现代诗季刊》的诸位诗人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诗是以前中文新诗中从未见过的。《黑暗中的音乐》里有一篇痙弦写的序，说鸿鸿和与他年纪相若、背景相同的年轻诗人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使命感，所以他们又快乐又自由。痙弦又说鸿鸿和夏宇的诗都是天真的、好奇的、不定性的、无邪的、深情的。我问过鸿鸿，他说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包袱和忧伤，不过我认为，站在读者的角度，他们的写法的确很贴近年轻人的心态和想法，夏宇是我所知道的，现今最受欢迎的诗人，大家对夏宇的诗都很熟，其实也不妨来读读鸿鸿的诗吧！

（转载自香港诗网页）

香港的朋友可能近来常提到鸿鸿的名字，艺术发展局请他来香港做艺术评论的工作。我常常羡慕一些多才艺的人，比如说 del 除了写诗还会设计、凌钝是摄影好手，鸿鸿的诗写得好，但他的正职原来是在戏剧界。去年他在台湾申请资助，拍了一部录像，名为《三橘之恋》，在台湾几次在书店内放映，颇受欢迎，他把录像带到香港来。

去年鸿鸿也来过香港，在光华文化中心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那次朗诵会给大家留下颇深刻的印象。他的调皮和创意在那次朗诵会里都

鸿鸿简历

本名阎源亚，在 1964 年生。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

曾任电影记者、影剧编导、〈表演艺术〉月刊主编，1993 年接任〈现代诗〉主编。

现任皇冠「密猎者」剧团策划及导演。

著有诗集：黑暗中的音乐、在旅行中回忆上

一次旅行

散文集：可行走的房子可吃的船

评论集：跳舞之后·天亮以前——台湾剧场笔记

1987~1996

电影报导：我暗恋的桃花源

电影小说：尤里西斯生命之旅

电影剧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舞台剧本：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他们说鸿鸿：

痙弦：我在鸿鸿的作品里，闻到一种自由和快乐的气息，这种气息纯洁而新鲜，是我在前代诗人作品中不曾感觉到的。

杨佳娴：一种决绝的、温柔的思索，随时想要和这生命决裂，却又在梦中默默地循着爱人的呼吸声回来。

总编辑：喜欢鸿鸿的原因之一是他是纯粹的诗人。他绝不是社会改革家，也不是劳工代言人或是左翼文学的宣传员。



黄昏来临前一秒的短筒

☆ 杨佳娴

亲爱的ㄅ：

今天重读鸿鸿黑暗中的音乐，惊奇地发现其中有许多和罗智成相像之处，一种决绝的、温柔的思索，随时想要和这生命决裂，却又在梦中默默地循着爱人的呼吸声回来。当时，罗智成已经写出光之书和倾斜之书了。更年轻的鸿鸿，面对那样庞然的美学堡垒，不免也感到震撼而写下「读毕诗集/我忍不住哭泣/当我深爱的一切正向过去与未来分别飞逝/我黯然走向太阳/直到影子把世界复盖」。

这让我感到深深悲伤。尤其是，我耳边还响着史密士飞船主唱高亢沙哑的歌声，黯然但是激越的氛围促使我去回想我们短暂的历史。我们最近的信已经失去热情了，变成事件的交代，仿佛有人以树枝在泥地上画出深深的沟，然后就离开了一般，那是一句一句说完了却还有等待的话。我读毕你的诗集，四面墙上已经出现了黄昏来临前的皱纹，百叶窗敲打着玻璃，十楼的窗景，是灰黑色的表情，方正的框里有湧动的皴痕。我也许很难再写出什么丰沛的东西，我想我将会永无休止地绕着周围的景物打转，耽溺在描述它们的色泽与年代上，却始终不敢靠近空间的中心，是你仰着头，眼神抛得远远的，落在我无法到达的国境。

我想我真正领略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在

我们的感情中你是否有些为成长，但我确实是又把许多事情看清楚了，像是玻璃窗上的雾气突然一把拭去，看见房间内拥抱着的人，不是我。也不是你。

陌生的人们经营他们美满的爱情，小小的忧伤，小小的阻碍，然后终于也成为同一块土壤中並蒂的花朵。然而我们凝视着，或者是我凝视着你，并且以为你也望着我，时光不停蒸发，蒸发了变成饱满的雨季，密密重重地落下来把我的肩膀都疼痛起来了，我已经老去了，变成只能在沙滩上散步看着夕阳的影子，但是你仍旧像个少年，攀到临岸的树枝上，姿势优美地，练习幻想的跳水。

作者简介

杨佳娴，一九七八年生，高雄人，因呼吸黑色空气与饮用澄清湖工业废水而导致长相不太端正，隐隐有兽相，但獠已经藏好，有时候会从诗的布幕后伸出刺你一下。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为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班学生，并担任政大资料猫空行馆BBS站诗板副板主。诗龄五年，喜欢杜思妥也夫斯基、杨牧、骆以军和芥川龙之介。

请务必读鸿鸿

我在大三时的一次诗聚会里，看过鸿鸿一面。印象中这个高挑的男子很靦腆地坐在一旁。主持人介绍说：「鸿鸿是今天出席会议最年轻的写诗人，他也是云门舞集的舞蹈员。」大家都对这位在国立艺术学院念戏剧、会写诗又会跳舞的男生投以惊羨的眼光。

后来就在《汉广诗刊》或《现代诗》上读过几首他的作品。比如《献舞》、《习剑录》、《思念》。（这些诗都收录在《黑暗中的音乐》），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模糊。

后来从台湾回到大马，带回来的那几本喜爱的罗智成、杨泽、夏宇诗集，一直读了又读，都赶快把它们翻烂了。

再后来才读到鸿鸿的诗集，十分喜欢。知道他和夏宇很好，（从他的诗里读到），爱乌及乌地也喜欢他的作品。

在鸿鸿的作品里可以「闻到一种自由和快乐的气息，这种气

★ 陈强华



息纯洁而新鲜，是前代诗人作品中不曾感觉的。」(痲弦语)这是我喜欢鸿源的最大原因。

台湾很多前辈诗人如余光中、洛夫或痲弦等，因为历史的包袱，很多作品读起来感觉十分沉重、悲壮。这些诗人都不快乐。他们之中有的是XX的代言人。这些诗人中也有张开双臂拥抱西方诗般经验、满脑子思潮、新技法的，有些更因中西文化的矛盾与衝突、传统与现代的迷惘，现代主义的一切焦虑、不安和所谓现代人的使命感而显现其身。

读太多这样的作品，感觉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快乐。

所以后来我会越来越喜欢夏宇和鸿鸿，原因之一是他们是纯粹的诗人。他们绝不是社会改革家、也不是劳工代言人或是左翼文学的宣传

员。

痲弦指出：鸿鸿的诗常常展现一种高克多式的幽默、冷峭、敏感，故作正经，假装没事人，好心眼使坏，以及一点点的狡猾。他也指出读鸿鸿会使人想起夏宇。夏宇是慧黠、鸿鸿是顽皮。两个人都是天真的，好奇的，不定性的，无邪的，深情的。他们常常拿人生开个小玩笑，甚至也开诗的玩笑。

鸿鸿有两本诗集，《黑暗中的音乐》及《在旅行中回忆上一次旅行》。大众书局曾引进第一本诗集，也曾抛售其散文集《可行走的房子可吃的船》。有心人可以把它买起珍藏之。

这辑鸿鸿新作，都是他近年在台湾报刊发表的，尚未收入诗集。(不知他的新诗集什么时候出版?)请务必读鸿鸿，这是诚意的推荐。

生食者

★ Simple

想想福建面、咖哩面、滷味、Pizza、Satay、Roti Canai、黑胡椒牛扒、KFC炸鸡、McDonald's Burger……听了就想流口水，对吗？哪一样能让你割爱不食呢？要完全放弃熟食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生食早已佔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餐饮大宗。近年来，寿司店(Sushi King)旋风袭捲了我国的各大城市，让我们这些熟食爱好者对生食有了初步认识。薄薄一片生鱼放在饭团上，配上无敌超强的芥末，一口咬下去，实在太美味！纵使爱上了寿司，我们依然离不开配料——芥末。我们眼中的生食方式对自称「生食者」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自欺欺人。那到底怎样才是正宗的生食法？且让鸿鸿一一为你道来。

何谓生食者？

「生食者」其实是由鸿鸿擅自为那群人取用的称呼。然而，那群人只管称呼他们自己为「本能者」。他们相信生食可以诱发本能的基础。鼻子是他们狩猎食物的工具。身体有任何需要，鼻子第一个有感应，鼻子会选择。生食的先决条件是那食物必须不曾经过任何温度变化，也不曾经过调味料处理。「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这可

是本能者的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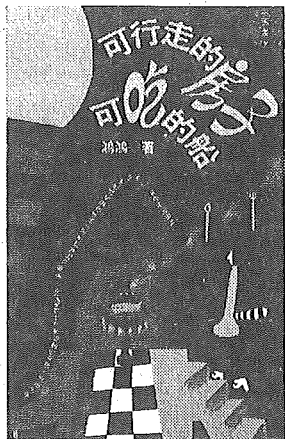
生食者的菜谱

生食者可不是什么生的都吃，绝不！吃得单纯可是他们的基本原则。生食者一日午晚餐，过子夜不食。餐间不吃零食，只喝没煮过的水，通常是矿泉水。午餐的头一道是三样果蔬，一样吃过了，再吃下一样；第二道是一种干果。晚餐弹性较大，可以先吃一样主食：米、肉类、海鲜、蜂蜜、鳄梨、或仍然是干果。主食吃够了再进蔬菜，种类不限。第三道是一样水果。这只是一份参考菜单，对初试者尤为重要，以求营养均衡。有的生食者持续两、三个月吃同一样食物，只要他的嗅觉不叫停，就一直吃下去。据说这是生食者的最高境界，能够保持身体的干净、清明。

纳塔莉的旅行

鸿鸿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生食者来过台湾。她任意而来，不怀目





的，也不存期待。她搭乘路线紊乱的公车进入城市。逡巡於市场之间，嗅闻每一样对她而言新奇的食物。卖菜的老妇说：「不用闻，这都是新摘的菜。」卖肉的老板说：「走开！我的肉没有坏！」她买了三斤蛤蚧，两斤花生，十颗芒果，回去全生吃了。

了，花生还不够。第二天她来到市场，买了花生、香蕉和一大袋活虾。回去把虾和花生全吃了，还不够。第三天她发烧，没有出门，没有进食，也很少上厕所，只到墙角闻闻昨天的香蕉。第四天她再度来到市场，嗅闻每一样食物，但什么也没有买。

第五天她的台湾朋友出现了，把她约到咖啡厅。她不点餐，不喝咖啡、果汁、或者牛奶，连烧过的水也不喝。朋友代点了一客她从前爱好的冰淇淋，结果全溶了。朋友说，你疯了！你来到台湾，却不吃中国食物。她不谈论食物，她的朋友倒谈个不停。她回去把乌黑的香蕉全吃了，觉得很好。又吃刚买的花生，一吃就生病了。她把剩下的花生扔掉，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提早结束了台湾之行。

这不是一则寓言。

对一位生食者和半只龙虾的初访

☆ 鸿鸿

第一次拜访纳塔利是在傍晚时分，要搭乘有铁栅门的旧式电梯上到七楼。进门扑鼻而来果菜腐臭的浓味，昏暗的屋内没有家具，只有地毯上散置的一些古怪乐器，和一个一个的纸箱。她个子矮矮壮壮，看不出比我们年长五岁，还是年轻五岁。她让我和圆仔坐在唯一的一张沙发床。自己坐回地毯上，像个修行者。我随口问她吃过饭没。她承认刚吃到一半，如果不介意的话，她可以继续。我们当然不介意。于是她从纸箱拿出一堆凤梨，挨个嗅闻，最后很满意地切开一个，在地上吃起来。简直可以说是狼吞虎咽。吃到三分之二，她突然停住，说：「够了！」然后开始聊天。

日后回想起这一幕，觉得一切都有迹可循。当时却全不知觉，纳塔莉已显示了生食者的所有要件。那时候我和圆仔刚到巴黎，对法国人的诸般生活习性都还不熟悉，无法分辨任何一种奇特的行径到底算不算常态。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可把我们俩给吓坏了：纳塔莉从冰箱必恭必敬捧出一只吃到一半的生龙虾，问我们可想尝一点。我们力持镇定，敬谢不敏。

鸿鸿生食午餐初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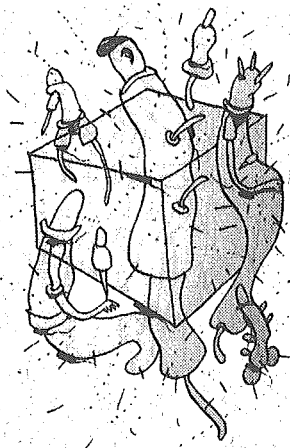
1. 第一道选择凤梨，没有削皮，切开来就着皮吃。
2. 他吃凤梨吃到嘴唇觉得刺激，舌头也开始痛。他的身体发出讯号了，是时候停止。
3. 接着，他又在食物堆中猛嗅。这次他选择了香蕉。
4. 这样一吃，就是十多根香蕉。
5. 那顿饭他跟两位朋友就「跟动物一样」猛嗅猛吃，足足吃了两个多小时，吃得满手、满脸汁沫淋漓。
6. 纳塔利请他和圆仔吃约一尺长的黑色豆荚，劲道很强，可以帮助消化。
7. 他和圆仔吃得非常开怀，然而后果就是拉了三天肚子。

生食这码事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世界的确有生食者的存在，你的感想又是如何呢？」毛骨悚然？全身起鸡皮疙瘩？还是觉得跃跃一试？事实上，生食法的发明是为了治疗疾病。虽说现今许多身体无恙的人在力行生食，但这套生活方式仍然叫做「本能疗法」(instinct therapie)。本能疗法的创造者——布赫哲，年轻时患上了咽喉癌。为了自救，他以动物生态为本研发出自己一套的本能疗法。本能疗法(生食法)从科学与哲学为基础，只相信自然，不相信文明。不信任文明，「只相信自然——自然中的自我——自我的本能」，是布赫哲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介面。请别误会，我们这里绝对不是提倡本能疗法，只是想藉由这个疗法主义，提醒你「别在这逐渐慌乱的社会迷失了自己！」



鸿鸿诗选

插图☆欧阳应霁



小剧场

他们甚至也会
从A数到E
他们甚至也会跳绳
从单人到十三人
也热衷比喻
但不指向任何事物
甚至也怀孕
只是不生下来
就把小孩养在肚里
或小腿肚
或肋骨间
他们甚至会写出
父亲写过的诗
不是晚年修改过的样子
勤恳地拾荒
好造出更多废物
他们甚至也制作许多门
常常开错边
打中
一头要进来的驴子
或想去上厕所的好人
爱所有恨他们的人
恨所有爱他们的人
虽然他们不见得念过

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不知道
他们是否也互相砍杀
只知道时间在狠狠砍杀他们
砍下一些数字
砍下一些羽毛
脱白的手臂斜曳在背后
像摆动的旗帜
他们甚至不相信真理
在他们身上
如果愿意想像
也只能在
「他」和「们」
之间
一只记录秘密的
黑盒子
待谜底解开
飞机已坠毁多年
亡魂已经习惯了
到银行上班
看颁奖典礼
托梦告诫那些
一面跳绳一面想着在飞的人



小史诗

亲吻 不做这些
 拥抱 还能做什么
 和你一同下坠
 在洪水中 月圆之后
 除了努力漂浮 潮水只能渐渐减速
 还能做什么 除了爱继续蔓延
 却无所着附
 在这岛上 让音乐杀死我们
 为你种花 让呼吸杀死我们
 为你倒垃圾 让一生杀死我们
 作你的椅子 除了死亡
 作你的鞋子 还能做什么
 作你衣服上
 一颗牢固的钮扣 美丽如刀划破夜空
 作一本你曾经喜爱 一扇白帆出现
 却已经忘记的书 从那里
 共同跳一支舞 我们到达一座干涸的城市旅行
 共同盖一栋房子 在陌生的街道上发现
 这些之外 两条瘦鱼般的影子
 还能做什么 忘了爱情的酸甜
 想像着彼此
 舌尖的汁液
 我们重新感到晕眩

错误人生

抄错一个型号从此就再也找不到
 你要的那盏灯
 芝加哥找不到去旧金山找
 两个多么城市却使用同一个暗号
 你决定今天再早起一小时但是
 仍然迟到
 那么明天再早一小时
 好吃早餐
 吃完沙拉才想起烤箱里的面包

如何矫正这充满错误的人生
 也许再多吃一点胡萝卜素
 发泡式的丢在水里
 就会消散並壮大起来像一出歌舞剧
 再加一颗维生素E素食者可用
 你就会变成太空人
 拥有独立的时间单位
 可以自由决定睡几小时再写信给谁
 打听那盏灯的下落



我是一本选集而不是一本书

我是一本选集而不是一本书
 收取露水、噪音、和投错的信
 它们在我体内胡乱摆放
 不相来往
 甚至彼此敌对
 並不蛮横
 只是翻阅时会把手指弄脏
 当我想念某一个人
 进去寻找
 才发现他已不在了
 里面却多出一些陌生的糖果纸
 另一盆花
 在不注意时已经盛放
 我束手无策
 对这些不屬於我的事物
 假期来临前
 我打开门窗
 把它们全倒出来
 (塞在凹縫里的就算了)
 空出位子
 才能接纳一片海洋

演讲比赛

有人用旗鱼
 有人用鲤鱼
 有人用熏鲑鱼
 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才发现
 自己並沒有鳃
 最糟的是
 在一场演讲比赛中
 我老想唱歌
 怎么办
 如果歌让所有的演讲像垃圾
 如果所有的演讲让歌像垃圾
 下决心买了支鱼叉
 去爱琴海度假



来，快把这些鲜嫩的草莓吃下
 今夜，你就会梦见所有从前吃过的草莓
 如何在冬夜无边寒冷的包围下
 到你温暖的肚子里营造屬於自己的草莓王国

给卡夫卡的信

也许那只是一场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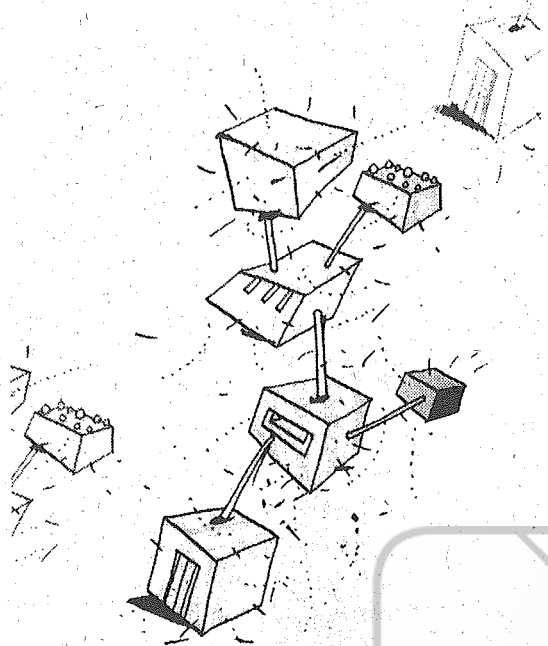
和世上一切事物发生冲突后我愤怒地闯入窄门奔进一条狭长的甬道
 沿途充满亮光
 每一扇敞开的精雕门板和华贵的车色把手在眼前迅速闪过
 不知跑了多久
 身后必然已有无数重叠的窄门
 而前方仍是冗长的延伸沒有出口
 只要我一连串伟大的念头在我脑中飞逝：
 只要我停止奔跑
 就可以把两扇门关闭成一个独自的房间……

我继续奔跑
 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个梦



幻觉主宰世界

我以为手机在响你以为
 蚊子在飞但事实
 这只是幻觉主宰世界
 的又一证明
 就像
 爱情就像
 我们曾经相信的那些政策
 吻你的
 这一刻
 万物在我脑中快速翻译成无数的
 的
 的
 的
 无法判别它们是形容词
 还是所有格



我和我的放射线

我体内的放线
 日复一日
 毒化了身边的桌子椅子
 灯泡 水 和衣服
 当它们中毒太深
 便得丢弃
 而我和我的放射线却相安无事
 除了不肯让我好好睡觉
 它们刺泪我在脑中逃跑、惊吓、和旧情人做爱
 它们让我哭

最后一颗草莓

吃掉最后一颗草莓我就去刷牙
 回来读完那首关于童话的短诗准备睡觉
 熄灯前湿凉的碎叶仍散置桌上
 忽然隐隐感到窗外有无数巨大的草莓在
 好奇地窥伺着……(由于畏寒我很少望出窗外)
 隐隐感到，它们正推挤着顽皮私语，又像是无心问我：
 「你认识她吗？」
 她，就是今夜将在你梦中睡去的那个女孩」



当我们同在一起



LIKE ME

阿鲸

装备的脚步

虽然我的方向未明，可我必须用功充实与装备自己好随时上路。

21岁的生日在美丽的刁曼岛上度过，从岛上回来以后就开始了工作。许多之前计划好的事通通都得搁下。我始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常常我都做梦一样天马行空地想许多，也一直在说自己想做什么想去哪儿什么的，后来不过只限于说说而已。而现实一直都是沉默的兽，可总是来势汹汹。手提电话费未缴、念书时申请的银行贷款未清、三年的合约有待复行。等等等等就在我的21岁随着学生证正确取消以后充斥我的生活。

我还是会做梦。其实我很开心自己仍旧做梦。就像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为自己画下许多类似小学生作业簿里以虚线构成的图案一样。我在等我握住铅笔时沿着虚线把图案连接，再待自己用彩色笔涂上颜色。我常常都会很沮丧，因为受制于时间空间，当然还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会很懊恼自己没有理想中的时间完成自己觉得应该做好的事情。后来与Carl在闲聊当中发觉了自己一直以年纪来困缚自己，许多事情为什么要那么在意早个几年或者迟几年。

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头总觉得自己并没有太过投入，像个旁观者。或者自己心里想着自己最多只会在这公司里呆上一年而已吧。看见许多公司里的员工都庸碌地在里头耗上许多年，在办公室政治之中週旋旋转，想走开的感觉强烈。我曾问我那个26岁的训练导师SH，在这里头呆了5年真的没有想过离开到外面闯闯或者没有什么理想要完成吗？他只是笑笑。或者千真万确，人各有志，我的心里其实也充满矛盾。在这样温室一般的公司环境，颇可观的薪水轻松的工作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与享誉的公司，习惯之后，自己的心会否这里头扎根，让一双羽翼彻底地退化消失去。

在Yoshinoya吃晚饭时听Carl说他自己的



故事，心里充满羡慕。Carl是美籍韩国人，我总是很佩服他可以舍弃所有投身宣教工作的那种决心。我很欣赏这种追梦的勇气。或许因为自己仍旧缺乏，所以看见他总觉得自己倍受鼓励。我喜欢他像大哥一样地拍着我的肩膀，肯定地说，嘿Joshua, take now as your equipping period, focus on character development. 多么温暖的一句话呵，虽然我的方向未明，可我必须用功充实与装备自己好随时上路。

电话一头的妹妹Mebol问自己工作的感受。我说不上具体的感受，总觉得那不属于自己，只是用功地把它做好。站在不锈钢制的巨大机械平台上我往下看，心里想着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算十分不错了。而从机械平台上踩着梯阶往下走时，听着安全皮靴与不锈钢敲击发出的清脆声响，每一声都在提醒着自己，相信自己，用心地踩好每一个脚步！

当我们同在一起



I LIKE WE

鱼呖银

你我之间

从来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面对这么的困境，更没想到，走到就快20岁的自己，还是这么平凡着，而似乎也越来越能接受这平凡。

跟妹妹的感情好起来是这几年的事。大姐离家到外头读书，弟弟尚小。此时，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就成了我身边话谈得最多的亲人。那年我中五，常在骑摩多载她放学回家的途中频频回首跟她谈我班上的同学、趣事、不平及种种。每每讲至兴奋时在途中撞入坑洞。

相亲相爱是在懂事时才实践起来。当话越谈越多，思想上就越发相近，而自己也是在不知不觉雕塑她的想法，她则潜移默化教导了我一直忽略的。

独自走在新加坡 IKEA 家俱店时，那种喜悦、窃喜的感觉第一个就想与她分享。因那些设计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只能在日本杂志上看见而一种想拥有的，那木制的 CD 架子、那藤制的椅子、那厨房的装置、绒毛地毯等。品味的相近造福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状况时，反应都不言而喻。好似这么多年来相处在同个屋檐下，要迟至十多年后方才知道彼此不止是姐妹，而是：就算彼此都在身边，但依然可寻得最舒适的空间、最适服的姿态存活下去的契友。

去年的7/8月，院子里的榴槤果实累累，那时的我应付高级教育文凭，她本就爱读半夜书。榴槤总在半夜时唠唠落下。由於院子边有个大沟渠，而榴槤常不偏不倚跌进水沟边的堤上，所以我俩就得成为半夜榴槤敢死队特使。咱们俩各自握着一支棍，每回轮到她或我下水沟边堤拾榴槤而另一人则在上头把风，把坏人，尤其变态佬。这么窝囊只因为：那榴槤真的很好吃。可是今年它似乎没有啥作为。

长得愈大，同行的机会似乎愈来愈少。

我离家那天，她还得上课。於是，我7点一刻起床，从二楼房间走下来，她就坐在楼梯口处的大门前穿上校鞋，由於她未为当天的考试作充分准备，心情低沉，只淡淡地说：Clinique 的洁

面皂分成了一半了吗？「还没有，」我答。「那么，切开了就用保鲜纸包着我的那一份，」她说。我把本来要说的道别开场白吞了回去。没有道别、也没有保重，交织在空气中的是像是下雨前让人闷郁的气息，亦如下雨时，窗面蒙上的一层雾，任我怎么用力拭擦都去不掉。

心情指数：DOWN → 0?C

我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美，妹妹总在旁为我指津解惑。我总是懒惰选购鞋子衣服，都穿妹妹的。可是，妹妹比较爱梦游，我总是不能一刻闲着。还好，她比我聪明。

我想，兄弟姐妹之间最奥妙的是：在大家生命开始的源头里，都是住在只有他们之间共有的母体里，世界上再也沒有别人到那儿遨游过。

离家这段日子，总在想一切安定下来好好写封家书，告诉家人这些日子来我的经历。可是，那天那头越国电话传来妈妈的哭声，我就知道，这家书就算带苦涩我也要写得很坚强。

从来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面对这么的困境，更没想到，走到就快20岁的自己，还是这么平凡着，而似乎也越来越能接受这平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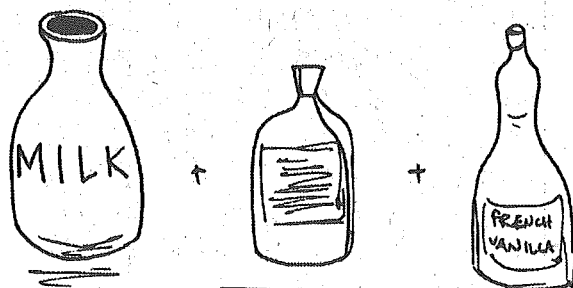


插图 / a-min



平凡....

李爱鸾

用爱生活

因为爱，彷彿让生活在世界任何一角我们，都会活得好好的。

「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寻找或努力中的失败；而是当你走到了终点，淡然回顾时，才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该去做的、想去做的……」这是ANSOS学会顾问教授的一句开场白，其实在于呼吁我们加入活动，但我却深切地认同着。的确，曾经在我中五毕业时，写过：「中学这一章节，我错过了许多，也做错了许多。」

现在的我，处于离家不远的USM。当初因为无法到KL当游子的「悲痛」依旧鲜明，在宿舍看回自己那篇「怎样」时，还有一些盈泪。「It really hurts, when we can't be with our love ones,」我寄msg给一些我在意的人。无论如何，在这儿过了45天，觉得自己的日子还挺丰富充实的，并且还发掘几个新想法：1)在校园可以一面吃巧克力夹心饼，一面眺望大海，不是这儿最独特优秀的地方吗？2)我想念家人时，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撒娇，还可以频频回家。3)与好朋友们勤奋地通信是个幸福的频道。30仙的邮票，承载着咱们超重份量的情谊，名信片美丽地写着「Life is GOOD」(by SAN FRANCISCO COFFEE)。因为爱，彷彿让生活在世界任何一角我们，都会活得好好的。

我的宿舍是新建的，基本上真的无从挑剔，宽敞舒适，光线及凉风又充裕，而且风景别具一格，我住在3楼，晚间可以观赏许多高尚公寓的灯景，是种漂亮的「望梅止渴」，而且再上到8楼的话，更可以看见海景，多么养眼！从我的座位，时常可以看见马航的飞机安静地滑翔过，而我每回都习惯性地揣测着它们的路线是划向我想念的你(们)，顿时时间会添加了几朵温暖的云块。

我的室友都是马来人，而且是很可爱亲善的那种。记得有一次我生病时，她们一直嚷着带我去看医生，临睡前又吩咐我在颈项胸口涂上风油，才不会咳得太凶。最叫我感动的便是生病期

间，有一晚我跑到朋友房间看Kuch Kuch Hota Hai时，她担心地寄了msg到我的手机：「Eailuan, kak mana sekarang? Taklarat balik? Kalau ya, call kak Ma, kak pergi ambil!」我喜欢我的舍，在那儿我与专从金马仑买回的仙人掌肥壮起来，在那儿有好室友，在那儿有热闹的佈告栏贴着家人朋友爱人的笑容，在那儿有我的新生活，在那儿我依旧吃着咸饼粘咖啡。

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酷爱运动及户外活动，更享受吃喝玩乐。我们一起跑去泳池，由会游泳的人教不会的(让我不致于永久泡在水里)；一起玩Gym，时常鸡手鸭脚地把仪器耍得大大声；一起吃好吃的red house经济饭或者supper，然后发愿明天才游泳减肥；一起做assignment；一起参加摄影班游子吟、跳舞班。他们是体贴的子惠、一头创新意米烫的michelle、爱吃水果的美君、慢条斯理佩玲、娃娃脸的美盈，而且他们的一大共同点，便是美丽漂亮的没有小家小气。

上星期四，我们一群馋嘴的，又浩浩荡荡地乘搭小巴到Anson Park吃火锅自助餐。小巴差点儿遇上车祸，但这并没削减我们的食欲，暴饮暴食直到10时许打烊了才离开。就这么乐极生悲地，我们走在路边时当场被2位摩哆骑士抢走了一位朋友的钱包、房间钥匙、手提电话，还有我们的安全感及兴致。在路人的协助下，我们「探望」了一间警察局，忐忑的心情在极度寒冷的air-cond下，更使我们显得无助害怕。于是，警员叔叔/哥哥帮我们安排了的士，并陪着我们闲聊好久。回到舍时已是凌晨1时许，走着走着，蓦地听见隔壁的地盘传来有人敲打钉子的声音，心有余悸地拔腿就跑……那一夜，吓死了好多好多细胞。

是經過



陈采灵

无法归类

其实彼此也非常明白没有可能跨出友情的界线。其实不是没有勇气，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好。而且友情永不会结束。

那一天我生日，他送了我一本巴哈的诗画集叫做《没有一个地方叫远方》。里头有一句话：「我无法前去找你，因为我已在你身边」令我深深感动。我看着那一片画里五彩缤纷的云彩，重复着唸着这一行字，头开始痛了起来。

夜晚，我开始把所有书重新归类。有武侠小说、爱情小说、散文、诗集、画册……可是到了这一本，我竟然不知如何把它归类。有一些人你不懂得把他归类成怎么样的朋友，就象这本书一样。他一声不响的闯入了你的世界。你开始和他诉说起自己的心事来，你的所有快乐，哀伤，烦恼……。彷彿很贴心，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被一种无奈的感觉烦扰着。

室友小鬼突然站在我背后暧昧的说：「有一些东西搁在心里太久，如果没有把它找出来，再重新整理，当然不知道应该摆在哪里了！」

我只能无所谓的说：「只是一本小说罢了，搁在哪里都无关系，又何必让你感触这么深！」

「你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你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里不对人说！」说完了这一句话，她就气忿的走了。

我愣住了。是真的吗？我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相信她一定是猜错了，关于这一本书和送书的人，也只是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归类朋友。

对我来说，交际是一项苦差使。小鬼把我拉去了生活营，每一个人都在兴高彩烈的说话，交朋友。我只懂得闷闷不乐的坐着。理大讲堂外的那一棵大树和我一样的寂寞。小鬼看我怪可怜的，就拉了我和她的组员们一起吃饭。有小鬼在的地方总会有许多笑声和欢乐。看着他们滔滔不绝的说着话，更显得我的格格不入了。食堂里的食物更令我食不下咽。当我闷得快要发狂的时候，我

的面前竟然多了一杯橙汁。

「我请他们喝，当然也必须请你啦！」有一个男生轻轻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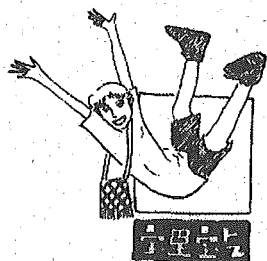
我只能不好意思的说了声谢谢。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他。充满朝气的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他是第一个对我笑的朋友。除了讲堂外的那一棵树，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那时候，我感觉很幸福。在关怀和慰问，快乐和悲伤，期间我们成了彼此心灵的依靠。没有爱情须要的占有和束缚，也没有对爱情的敏感和过度的深陷。从此以后我有了一份牵挂。每一封信都是一份喜悦。分享着彼此的快乐悲伤，无聊的谈天说地。想哭的时候告诉他，我哭了！高兴的时候寄几首诗给他。顽皮的告诉他我深爱着他，其实彼此也非常明白没有可能跨出友情的界线。其实不是没有勇气，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好。而且友情永不会结束。

五年了，从二个星期一封信到三个月才回一次信。我才觉察出彼此之间的距离。毕竟我们也不过是用心灵说话的朋友，现实生活里头他帮不到我，我也无法帮到他。当我对学业觉得无奈和失望，想找个肩膀哭泣，找一个人拥抱的时候，他没有在我身边。当他对未来徬徨，无法做出抉择而深深无奈的时候，我也想在他身旁叫他听我诉说。可是我们只能在纸上说话，再多的问候和祝福，在稠密的信件中也比不上一个实际的拥抱和一双关怀的眼睛。当我们触摸不到彼此温度的时候，两人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冰冷的空间，谁也不愿提起，不愿去正视，继而慢慢疏远。

如果要为这五年做一个结论；如果说我们之间是朋友……可是感情无法结论，感情没有如果……

所以我无法把自己的困扰归类成什么样的烦恼。可是这也只不过是无法归类的问题。



宝儿

Otaku 4

到底什么样的资格才足以贴上「超级」、「元祖」等标签呢？
那些俯拾皆是纷纷自诩为「哈日族」的年青人们够格吗？

近几年，哈日风潮方兴未艾，可最近「韩流来袭」也不可小觑。

看着街上熙攘往来的年青人，随手拈来身上皆不乏造型可爱的饰品，口中三不五时会很自然的蹦出几句日语，迷恋的也是一众帅哥美女型的日本艺人，追看的更是非日剧莫属，日本文化对年青一代的「潜移默化」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日前看了几集的「元气唱片行」(刻正在TVBS ASIA, 播映当中)，里头有一个单元挺有趣的，就是节目制作会安排一些超级的，堪称元祖级的哈日族，上去和同好们分享他们的感受和展示自己多年来的战利品。

到底什么样的资格才足以贴上「超级」、「元祖」等标签呢？

那些俯拾皆是纷纷自诩为「哈日族」的年青人们够格吗？

不，至少在我的标准里，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吊车尾的沾上那一点的边，因为这类的人只是盲目的被潮流牵着鼻子走，媒体没提供的资讯，就压根儿不了，而且这些人大多不会太死忠只守着一个对象。

如果不服气的话，你们大可去看看「元气唱片行」里头的那个单元，看看那些狂热份子是怎么样的去进行他们的哈日行为。

通常能上那个单元的观众都会有几个共同特徵。

1. 会讲日语：

不只是看了日剧，会学着剧中人讲几句日常用语，或经典台词而已，而是真的花钱去上日语课程，而且都已经讲得很「溜」的那种。

2. 在日本都有自己的窝：

有些是在日本留学，之后就一直续租，有些真的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常常到日本去，有个落脚处，不需要租房子或住饭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会蒐集很多带不回的巨型週边产品，比如1:1人型看板之类的，至少都还有一个安全的收藏地。

3. 死忠专一：

不会轻易随着潮流的改变，而盲目的追崇，而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崇拜对象，死忠程度可是经年不变，历久不衰。

不服气的你们，做得到吗？

我想家里没有个闲钱，恐怕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吧，试想日本地价有多贵，一个已经沒有赚日币的人，如何堪付如此巨额的支出呢？

你真的做得到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恭喜你，你肯定也是一位百分百的Otaku。

很可怕吧！如此疯狂、热衷的行为，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但他们就是如此不可思议，Otaku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如果你真要想升级，没有高度的专注力和高度的续航力，真的很难如此从一而终的对一个固定对象忠心的。



许志明

苍蝇、老鼠、人

人类一直以来都在追问着生命的起源，在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古时候，所有的民族都各自流传着关于生命起源的说法，大家都认为是万能的神创造了这一切。

不晓得为什么高中时候我一直都不太喜欢生物科，看到书中一大堆要背的中英文名词就昏昏欲睡，一点学习的兴趣也没有。对于这段不成功的学习经验我其实一直耿耿于怀，否则我就不会买下由诺贝尔医学奖得主Francois Jacob所着的《苍蝇、老鼠、人》了。

地球上的水、空气、阳光、土壤等各类因素孕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小至病毒，大至上古时代的腕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生物世界是如此多姿多采。可是在四十五亿年前地球的形成过程中，只要那些产生生命的其中一个因素没有作用，或者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产生作用，现在，我们不会看到生命。

人类一直以来都在追问着生命的起源，在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古时候，所有的民族都各自流传着关于生命起源的说法，大家都认为是万能的神创造了这一切，可是这个世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的？因为万能的神寂寞了吗？还是只是一时好玩？我的生命是偶然还是必然的过程？如果时间可以倒退，我还会是我吗？

Francois Jacob 是当代权威的遗传工程学家，他在《苍蝇、老鼠、人》里尝试告诉我们关于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如何看待生命的起源与本质。书中当然免不了出现一些生物学的专有名词，但作者无意卖弄专业。在书中他把生物世界比喻成一组巨大的积木，而生命则是以相同的基本元素，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排列而成。这样清晰生动的方式不只是可以叙述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各类繁复的生物法则，也为那些想一窥基因世界的人们揭开了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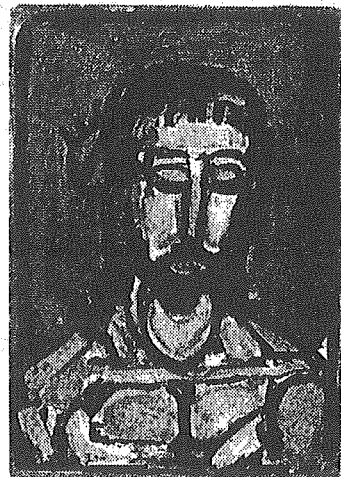
生物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医学的动力和辅助学科，人们希望可以藉助生物学的先进技术去除疾病痛苦，所以一般公众媒体很少会报导关于生物研究的负面看法。可是最近几

年，分子生物学突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遗传工程也和核能一样受到了大众的无情抨击，突然之间人们把世界环境的恶劣都归罪到生物学的头上：人口的过度成长、器官移植、基因改造食物、或是想像以一块细胞复制成千上万的人或是怪物，有些观点言之有理，有些看法却纯粹是情绪发洩。

我记得大学教授曾经说过：「很多时候，科技就像是油灯里放出来的灯神一样，法力无边，可以建设同时也可以摧毁这世界。」

作者举了希腊神话中一名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代达罗斯来说明何谓「没有良知的科」。代达罗斯是名技术一流的铁匠、建筑师、工程师、雕塑家，但是，他却永远就是一个听命于主人的技师。他的技术让有求于他的人都满足自我的情绪冲动，也因此他所发明的东西制造了很多悲剧。从这些神话来看，代达罗斯很像高科技学家把自己的知识提供不同理念的人，却没有去关心这些理念的内容和价值。

目前遗传工程的研究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报导热点之一，但除了关注技术之外，我们是否应该多加关注谁才是「灯神」的主人？而这位「主人」将利用「灯神」来完成什么心愿？





大城小故事

杨嘉仁

无边无际的诠释游戏

精心设计的事件被炒作我们的定位一再被更改、扭曲、被评估衡量、被诠释复被诠释。

我们迟缓的思考方式和向来欠缺敏锐的神经系统，从来对于身边起落浮沉的事物，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我们其实不像众多广告中所说的那样，对某些产品的品质效用等等持有长久的信赖、热诚和熟悉之感。我们原本就善忘，而眼睛得以触及的范围太广，偶尔对毫不起眼的事物产生特殊的好感。

想像苦口婆心的公司董事经理滔滔不绝地描述未来业务将如何蒸蒸日上如何把对手击垮雄霸市场，而在百货公司一角，很多很多的顾客对公司产品不屑一顾；想像也是苦口婆心的校长滔滔不绝地述说过去创校办学的艰苦历程、血汗以及泪水满盈的时光，解释为什么成绩要考好、为什么要在校外比赛中求取胜利，讲台下的同学们除了无法理解这种种的过去，对他校的敌意与不快之感却油然而生；想像报章杂志虚报销售量和发佈网，聘用各自的市场调查顾问然后发表各自膨胀两倍的数字；想像政党为一些小小的事件沾沾自喜，仿如小孩获得糖果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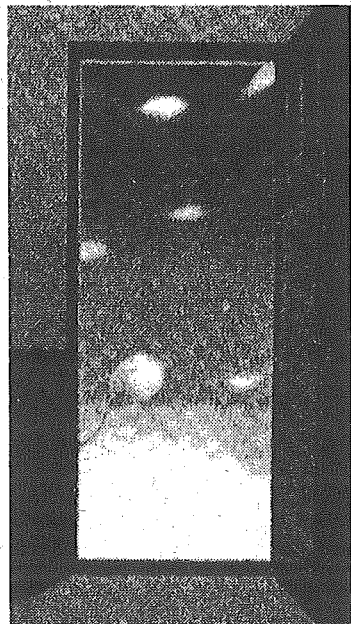
如果想像是一般的容易，我愿意相信以上的种种事件属于常常在身边起落浮沉的事物，过于轻易地让人想起，并加以热烈地讨论，然后证明：原来我们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善忘，原来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的关怀与注脚，都刻印在虚幻的空间，在偌大的虚幻里面，权势巨大的表演者将作出诠释，一点一滴地按照既定模式建构历史。我们在通往成为老年人的路上，更加确定了我们过去所信仰的高高在上的角色，都是老练的表演者。他们述说看不见的谎言、美好而坚定，补充说明的时候还会用到「备受认同」、「共创美好前程」等灯光盈满的字眼，不禁让我们怀念起过去相信的美好价值。他们各自占据舞台，搭建看得见的巨大城堡，展开24小时连续不断的宣传、拉拢以及形像设计，蜂拥而入的居民和参观

者越来越多，他们享受着无上光荣的备受肯定之感，逐渐成为城堡的一部份至死不渝。

「这是对的吗？」有人才问起这样的问题，就被人潮推往城堡里面，感觉到的只有众人的呼吸、臭汗味和散佈其中化不开的热量。在你推我挤的生活当中，大家的脸庞和表情将逐渐变得一致，过去坚守过的事将逐渐被淡忘，抛在时间的后方。大家变得更加谅解彼此的处境，觉得在拥挤而美好的城堡里面，原则与本性被更改、修整、以及替换，都是无伤大雅的事，为了备受认同的美好前程，为了长久的光辉、灿烂和永恒，况且我们原本就善忘，对复杂的事物欠缺共鸣也不想理会。

我们因此看不见学校、社会、政党、媒体、民间组织的连结作业，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巨网。精心设计的事件被炒作（一来维持见报率二来试探市场反应），我们的定位一再被更改、扭曲、被评估衡量、被诠释复被诠释。

我们过于善良，不计前嫌还要顾全大局，相信领袖们的话一定有其良好动机与道理。我们相信美好简单的事物，安居乐业，每个星期到夜市场买豆腐花和香脆炸鸡，週末到海边喝咖啡看小孩子跑来跑去。小孩子们会跑到哪儿去呢？



我是禽兽学长

☆黄文翰

那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课本一而再的读，像不断咬爵失去甜味的口香糖，多无聊啊。如果像这些报章杂志日日新鲜就有趣了。



我现在没有读任何科系，任何学校。从学校手续来看，我已经毕业离校，尚未注

册入学，目前的状况是无业游民，孤魂野鬼。从私人来看，我决定暂时休学，虽然休学手续要在九月份办了入学手续才可以办理，但我已决定了。

暂时放开研究所，在台湾工作一两年，再继续我的学业。走累了，想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再继续上路。不只是这四年来的大学生涯，也是我从小学到目前的学业生涯。

来台湾的第一年我是读国立侨大先修班，类似大马的Form 6，随后分发到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动物系动物生物组。冗长的名字，大概你也不能从名字当中知道些什么。第一印象动物系应该是学成之后到动物园的吧，否则就是兽医，对不对？其实不能算全对，简单来说把生物分成动物和植物，动物系就是负责动物的部分了，而且更深入仔细。例如，最近流行的基因，分子生物学等等，动物系也朝这方向走。

所以，我虽读动物系，动物的认识却不多，反而细胞、DNA、蛋白质一些细小的，倒是知道一些。不过日新「敬老尊贤」的在台学弟妹可从来不关心这些，他们总是叫我「动物学长」、「禽兽学长」，唉…，由此可见学弟妹对学长的「厚爱」。

最近，敬仁大兄频频暗示我是一只鸡。见到我，他故做惊讶的说：「学长，你已经用两只脚站立了啊？!只差毛还没拔而已。」以前不知那个三流的哲学家说过，人类与禽兽的分别是在於人类

是两只脚站立，而且身上没有毛。结果，这个哲学家的学生把一只鸡拔了毛送给老师。

还好还好，在最后一年考了个研究所，让这些学弟妹们看看做学长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也还好毕业得早，否则日新的一大群天才来台湾，学长可不容易当了。

爱莉听到我考上解剖所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噢~~ gililo!!!」(鸡皮疙瘩之意)。不过，有一大群学弟妹在台湾总算热闹许多了。

说起我对写文章的兴趣，我是在小学一年级还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学生，因为家人都直呼我的乳名，上了学才知道自己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难写得很。不过，我倒很喜欢看各种报刊杂志，可能是因为家里是报贩的关系。一直到前两年才把报贩的工作辞了。儿女长大了，负担也轻了。

小学有一本叫「知识画报」，两毛钱一份，那时候很喜欢。虽然只有两张纸折成四页，但胜在简单明瞭。另外，还有姊姊买的「青苗週刊」和「少年週刊」也是我的最爱。我看这些杂七杂八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还要多。那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课本一而再的读，像不断咬爵失去甜味的口香糖，多无聊啊。如果像这些报章杂志日日新鲜就有趣了。

尔后看了很多小说，好的坏的一箩箩，倪匡的作品、四人夜话、金庸等等，那时候手中有小说不关是谁的作品，先看了再说。莫名奇妙的看了很多，也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

后来日新成立「文新班」可是我并没有加入。我不适合文学，或许偶一为之，凭着在其他方面所激发的灵感可以写出一些东西。写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在现实中不如意的渲洩或期望的投射。在文新班不得不提到两个我比较熟悉的

老师，陈强华老师和余月美老师。在我还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东东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可以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今两位老师都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另外，还有文新班的同学，活泼可爱的一群同学，真是令人怀念的日子。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种的因素，我依然喜欢文学，特别是小说。此外，欢喜投稿。投稿的欢愉在於被编辑大人刊出来的时候，不在於稿费。所以这一次要谢谢见芳大人了，不过回到大马还是要意思意思请我喝杯Kopi当作稿费吧。

蔚蓝色的日子

如果打火机里头包藏的是火，那我躯壳里包藏的是什么？

一天三餐，一次排遗，记不住的排泄和放屁，这就是我。

好想找点东西来烧，而我的生命是不需要燃烧的，即使是我的生活。

给我一个点火的理由吧。

「卖火柴的女孩。」我想起来了。

在寒冷的冬天里，她点燃最后一根火柴，至燃尽时安详地合上双眼，不再醒来。

或许有一天，当我的打火机不再打出耀眼的火苗时，我也该安详的睡去。

禁止的诱惑

夏天的温度和冬天一样令我厌恶。我喜欢风，可是这两种日子里都没有风。没有风的天，让我打着我的打火机。我不会抽烟，也没像在叛逆的青春时期企图尝试抽一支烟，即使做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从来没有抽烟的念头。

父亲告诫我不可以抽烟，做了二十年的老烟枪，最后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把烟戒去。

「不可以抽烟！」

极大的诱惑，禁止的命令像甜蜜的糖浆，叫人忍不住偷一把尝尝。年长的过来人总是忘了当年他们是为什么犯罪的，只会告诉我们不要犯罪，犯罪了的后果。

没有人告诉我抽烟的感觉，父亲也没有。但是我不因此而抽烟，只是单纯的讨厌抽烟，就像讨厌秽物的气味一样，

远远的逃离，更别说是尝试了。

我不会抽烟，却喜欢依附烟而存在的打火机。我收藏了三只打火机，两只塑胶外壳，一只金属外壳，算不上名贵，或是精巧可爱，但我就是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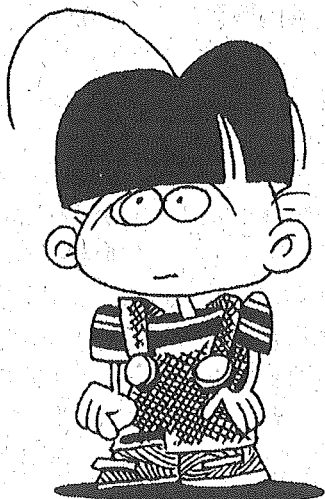
打火机的目的自然是用来点火。火，是人类革命性的进步，使人类有别於其他动物。我学着祖先尝试掌握火。

拇指一扣一按，「的」一声，打火机的喷嘴上火舌摇摆，婀娜多姿。没有什么可燃的东西，只是喜欢火焰漂渺不定在空气中闪烁。

「嘀嗒…嘀嗒…嘀嗒…」一开一关，有听觉上清脆的响声，有视觉上火芒的映照。一种莫名的动作，奇妙的思维再运转。

如果打火机里头包藏的是火，那我躯壳里包藏的是什么？

一天三餐，一次排遗，记不



极大的诱惑，禁止的命令像甜蜜的糖浆，叫人忍不住偷一把尝尝。

住的排泄和放屁，这就是我。

好想找点东西来烧，而我的生命是不需要燃烧的，即使是我的生活。

给我一个点火的理由吧。

「卖火柴的女孩。」我想起来了。

在寒冷的冬天里，她点燃最后一根火柴，至燃尽时安详地合上双眼，不再醒来。

或许有一天，当我的打火机不再打出耀眼的火苗时，我也该安详的睡去。

七月二十一日，今天是好日子，心情特别好。除了因为昨天找到一份新差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约了猪出来见面。

猪，一个久未碰面的好朋友。

我们约在「新光三越」百货公司门口。「新光三越」是台北市的地标，我们见面的老地方。

我讶异地看着猪，猪瘦了，比上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更瘦了，我们到底有多久没见面了？

猪骄傲地说，我减肥成功了！

可是一只减肥成功的猪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侧头想了一想。有的，刚好猪是公的，它可以做打种猪，用于育种。因为它的优良血统使得它得以繁殖后代。也因为它的优良血统使得它的子子孙孙得要被宰杀烹煮。

因为被宰杀而得以繁衍，因繁衍而要被宰杀。

我对猪的生存逻辑感到困惑，或许生存不是它们的目的，只是他们的过程。

「你知道恐龙吗？」我问。

猪诡异地点点头，反问：「你遇到了恐龙？」

「还没有，快了。」我笑着答。

为了减肥开餐厅

第一天上班工作，老板娘很胖，比猪还胖，穿着露肩吊带的低胸夏装。一抖身，满身肉感。

「我是为了减肥才开餐厅的。」

「减肥与开餐厅之间有关係吗？」

「当然有，」老板娘极力强调：「开餐厅最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中餐及晚餐时间。」

「这就对了，我们忙着招待顾客用餐，自己却连喝水的闲也没有，一过用了饭时间，肚子饿扁了就不会想吃东西。」

「这就是你的减肥方法?!」

「比塑身公司更有效喔，人家是笨得花钱去减肥，我是赚钱来减肥，聪明吧，哈哈哈！」老板娘的身体像座肉山般晃动，其势惊人。

可是上班后不久，我发现思想与行动往往是两回事。

老板娘坐阵的柜台上一定摆着几盘零食，即使是忙的时候仍不忘捉一把往嘴里丢。遇着打风下雨，没顾客上门，那更好了，别人不来吃咱们自家消化，老板娘亲自下厨，花心思搞花样，吃得更甯了，附带的我们这群店员也有了口福。

「老板娘，你不担心吗？这种身材很难找到男人。」

「担心什么？体重不是问题，而且这种身材才压得住男人呀！」老板娘抖抖胸前两颗肉团，抛个娇媚的眼波，捉起一颗瓜子，银牙一咬，「的！」骚味十足。

扇子不见了

回到宿舍，疲倦的身体令人瘫痪。四周一片肃静，这个城市只有在断电的晚上才会沉沉入睡。这时候听不到立体音响的怒吼，窗外的树蛙求偶鸣叫，做为生命的前奏曲，洗涤了长久累积的耳垢。停电的晚上没有电视媚惑的颜色蒙蔽眼睛，留下的是千年守候的月光，难得博得人们抬头的一睹，月亮尽显其月色的矇矓美。

人世间刹那中从繁华富裕掉入清淡知足的境界。

夏天停电的烦恼就是找不到一把扇。只好折了报纸作扇，袒开胸膛面向窗口，吸纳夏天吝啬的凉风。

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扇子？

以前隔壁家的婶婶一到黄昏时刻，就坐在椰子树下，左手摇着一把竹片编成的竹扇，东家西家短，从太阳西沉至月儿升起。四邻的三姑六婆方才散去。那时候小，闲着没事干便坐在这些婶婶阿姨里头听那些女人说长道短，当作听故事，只不过是现实中的故事而已。

像我一样喜欢听故事的小孩可不只一个，几乎全村的小孩时候一到自然地凑过来了。那些女人也有带孩子来，像小鸡跟在母鸡后面一般，就连在襁褓中的也有。不过我们都乖巧，只听不说，静静的听，偶尔忍不住发问，那些女人也会



青春总是浪费在年轻人手上

回答一两句，可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要守规矩，不要打断大伙儿的兴头。

规矩就是这样养成的。

为什么我没有一把扇子？因为我有电风扇，我的下一代或许会惊异地发现为什么他们没有电风扇？因为他们有空调设备。

有一天，遗忘用报纸搨出清凉的风是有可能的。

荣耀与年轻

「你抽烟了？」我问。

「嗯。」他答。

「以前都没看过你吸烟的。」

「想趁年轻的时候颓废。」

「唉，青春总是浪费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手上。」

「毕加索的名言。不要嫉妒，你的人生是趁年轻的时候努力，年老的时候享受荣耀。我的人生是年轻的时候颓废，年老的时候沉淀，才会有好的作品。」

「听起来科学家似乎不会比艺术家快乐，整天都在花脑筋，年轻都没了。」

「我说不要嫉妒嘛。艺术家都是死后才成名的，诺贝尔奖却只颁给在世的科学家。」

「那你选择荣耀还是年轻？」我最后问他。

「我选择抽烟。」他吸了一口烟答道。

白烟从他口中吐出，末了，他两只鼻孔一吐气，两股白烟又溜了出来，像高潮后，总要再抽送几下，把剩余的都射出来，捉住快感后的快感。

我没有办法劝他不抽烟，因为我没有办法劝他不年轻。

我喜欢和猪这种朋友在一起，这种朋友不多，我有幸遇到了一个。

转过街角我和猪打算去看一场早场电影。西门叮的早上并不热闹，像未睡醒似的，许多店面都还没打开门做生意。猪喜欢热闹，对于我这么约他出来逛街有些许抱怨。

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看一场早场电影。转过街角，我们碰上了一个卖口香糖的老人，用小蓝子放着各种牌子的口香糖。西门叮特别多这类老人，他们总是卖口香糖或纸巾。

猪掏出二十元买了一包口香糖。

「能够帮助别人时，应该多帮帮别人。」猪说。

我淡淡一笑，拒绝了猪递给我的一片青箭口香糖。我没有问猪到底是喜欢吃口香糖才掏钱出来，还是因为怜悯那老人而买。

老板娘眷养的麻雀

老板娘眷养了一只麻雀。

麻雀不高贵，也没有气质，更谈不上所谓的素养。麻雀胜在自然，我是被她的自然吸引上的。

现实并不像小说般有美丽的邂逅，我第一眼见到麻雀的时候是在员工厕所。

「去把走道上抹一抹。」老板娘吩咐道。

早上，店面才打开，还没有顾客上门，这时间用来准备餐具，打扫地板。

我走向员工厕所，里头不只是洗手间，也是杂房，扫把抹布清洁剂，杂七杂八的都塞在里头。我打开门踏进去就看到了小麻雀。

小麻雀背对着我，面对着镜子。

「对不起。」我抱歉。虽然员工厕没有分男女，虽然她只不过在镜子面前梳头发，我还是为了打扰她而抱歉。

她没有转身，透过镜子对我微微一笑。

「没关系。」清脆如银玲般的声音。

我拿了扫把急急退出。

第一个印象她是个坏小孩。只不过是高中生而已，穿高八吋的松糕鞋，染金黄色的头发，一个耳朵戴四只耳环，一副桀傲不羁的脸上搽的粉有多俗就有多俗。

简直就是小太妹一个。

「呸呀。」背后的开门声响，我当作没听到。

「啪！啪！啪！」异常大声的脚步声，我不得已转过身，小麻雀在对着我笑，她故意的。

穿上高八吋的松糕鞋，比我还高一个眉毛。

「你就是老板娘说的新员工？」

「嗯。」我点头。

她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亮晶晶的眼睛把我重头看到脚，脸上总挂着乖异满足的笑容。

看得我莫名其妙。

「我要到厨房里准备了。」她抛下秋波，一阵风似的转身消失，留在空气中淡淡的香味。

又是晚上，漫长的夏天过不完似的，却得每天想尽办法入眠。

洗完澡，大字形地躺在地上，冰凉的地板感觉舒服极了。可是一旦睡到浓时却会给宿舍的闷热蒸醒，全身泡在自己的汗水之中。

我不想睡。

窗外是一座义山，白天看得到绿油油的山坡上点缀着一点一点白色的墓碑。墓碑下的人像我现在一样躺着，只是不知头是朝那个方向。

躺在里头的人是否也像我一样舒服？会不会赖床，各种睡姿，梦呓，梦遗？

是他们像我还是我像他们？

我的心想把我累死，累死的身體不再提供我的心存在。

我站在煤气灶旁，一副乖乖受教的样子。只因为老板娘的一句话：「你到厨

房去，跟她学炒菜。」

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小太妹居然会操锅下厨。她炒的菜能吃吗？

「炒青菜，不管是小白菜，芥兰，都要先爆香。你知道怎么爆香吗？」

我摇摇头。

「那就注意了。」小麻雀很得意，「先开火烧锅子烧热。看到这一缕缕白烟就知道够热了。」

「嗯。」我得出声表示听懂。

「如果你不确定，教你一种方法，滴几滴水下去，看到了没？被蒸发掉就表示够热啦。千万不要用手碰锅子。」小麻雀看着我笑道。好像预见我会做这种傻事，我却相信那是她的经验之谈。

「锅子热了，就简单了，倒一些油下去。然后把蒜粒，小虾都丢下去。」小麻雀拿起铲子拌了拌，锅子发出「滋…」声，油气上升，蒜粒在锅里热得腾腾跳，小虾捲起身子抵挡煎熬。

「最后呢，再把青菜丢下去。」小麻雀把篮里切好的青菜倒进锅子。「噎！」一声，就像巫婆丢下最后一剂药，一股白烟冲天而起，锅里更热闹了。

小麻雀用铲子拌了几番，原本胀勃勃的青菜扁了，服服贴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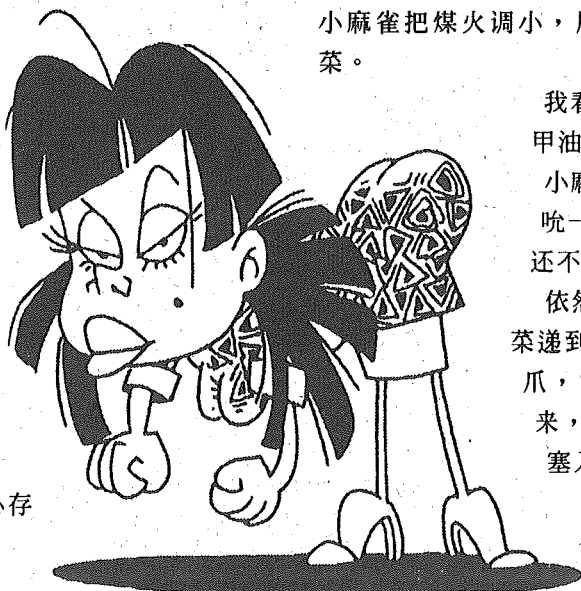
「加些盐，搅一搅。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自己试试看，自己满意了，客人才会满意。」小麻雀把煤火调小，用食指及拇指挟起一根青菜。

我看到小麻雀的爪没有涂上指甲油，这倒令我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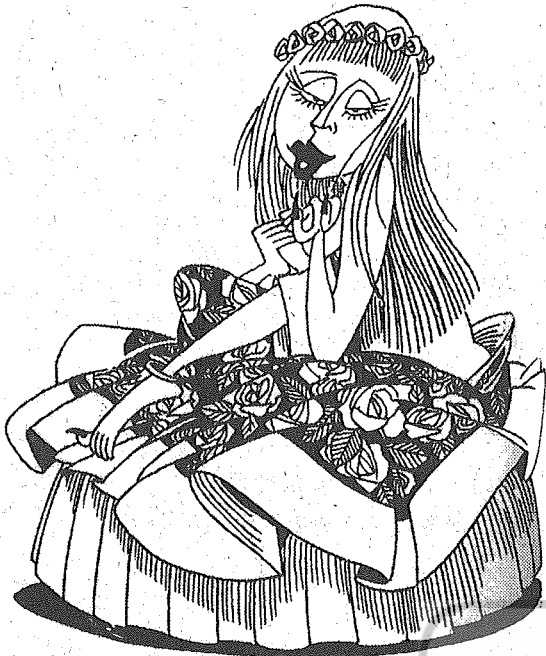
小麻雀把青菜放进嘴里，用嘴吮一吮被烫热的手指，「嗯，还不错，要不要试试。」

依然用食指和拇指挟起一根青菜递到我面前。我看着挟住菜的爪，突然想到可以拿筷子接过来，还没取到筷子，青菜已经塞入我的口中了，小麻雀的指甲也刮到了我的牙齿。「好不好吃？」小麻雀抽回手，习惯性的吮一吮手指。

是在品尝留在手指的菜着味，余温，还



麻雀不高贵，也没有气质，更谈不上所谓的素养。麻雀胜在自然，我是被她的自然吸引上的。



他等待着他的公主。我和猪也相信，有一天他会等到令他由青蛙变成王子的公主

是我的涎沫？

「好不好吃？」是菜还是她的味道？

等待公主的青蛙

他烟抽得更凶了，拉开外套口袋里放了几包不同品牌的香烟。

「烟有分淡的和浓的，也就是所谓的清凉烟和油烟。我现在抽的都是淡烟，当我抽完市面上所有淡烟时，我就开始抽油烟。」

我不能问他，「你近来还好吗？」很明显的抽烟是不好。

我沉默，静静的听他发表抽烟心得。我仔细打量他的衣着。

是黑色。

黑色的外套，黑色的西装裤，黑色的皮鞋。

记忆中他是绿色的。

「你不觉得我融入了大自然界，你们都找不到我了。」

「我只觉得你像只青蛙而已。」

「哈哈，不错，我是只青蛙，一只爱唱歌的青蛙，一只等待公主来吻的青蛙。」

青蛙王子，他曾有如此的美称。

俊帅的脸，除了英气勃发之外，偶尔也带有几分傻气。

纵然身边有不少雌性经过，他等待着他的公主。我和猪也相信，有一天他会等到令他由青蛙变成王子的公主，然后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看过猪的女人吗？」

「嗯？猪有女人了？」

「正确的说是别人的女人，猪暗恋别人的女人。」

「怎么前阵子见面，他没有告诉我？」

「大概那时候猪还没爱上吧。」

「你看过了没？长得怎么样？」

「没有，所以才问你呀。」他取出烟及打火机，熟练地用手遮挡住风，点燃了根烟，轻轻呵出棉花糖似的烟。

「猪，这家伙可秘密了。」我眼睛一溜转，问道：「那你呢？」

「什么我呢？」

「可不要告诉我没有女孩子追你喔。」

「是有啦，只是女孩子而已。」

「你还在等待你的公主？到底你的公主要长得怎么样？」

「我怎么晓得？不过我知道，只要我看到她第一眼，她是我的公主，她就是我的公主。」

「真羡慕你。有时候真想捏死你，那么世上少一个帅哥，我这些平凡小卒才有机会。」

「换成我做你，搞不好我还羡慕你呢，我内心的孤单根本没有人了解。」他又冉冉吐了一口烟。

期待不安定

有时候我们都对生活感到害怕，害怕今天在床上睁开眼来还是和昨天过着一样的日子。生活没有一点新鲜，没有一点惊喜。如果这是年轻，那真是残酷的折磨。

我们期待不安定，盼望电影小说般的情节发生在现实，甚至向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无论是任何主义，只要可以让我们流血、狂热、斯歇底理，一切可以痛苦的刺激才可以令我们感觉到自己仍然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麻木的行尸走肉。

很可惜的是，我们有个健康的家庭，从小接

受良好的教育，在家庭社会的保护下成长，没有环境使我们变坏，也没有藉口使坏。因此，我们始终是个好孩子，有为青年。

在父母的视线以外吸根烟，喝几罐铝罐装啤酒已经是最大的限度。我们自然知道可以破坏公物，涂鸦，飙车...，来展现我们的坏，可是那些连不需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做到，我们又怎么能够跟风，用这些俗套来彰显自己呢？我们甚至不屑哈日的风潮，那只是跟着人家屁股跑而已。

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心里确有一股声音在蠢蠢欲动，是恶魔的呼唤。

跟踪，视线离不开她倩影，她俏丽的马尾随着她轻快的脚步一晃一荡的，看得出来她心情很愉快。

她丰满但不肥赘，紧身的T恤和牛仔裤露出她的曲线美，浑圆的臀部有节奏地运动着，强烈的引发雄性原始的冲动。她甜美，笑容彷彿是天使眷顾，如沐浴在春天里。她又皮又俏，却更令人喜爱，那是她天生的武器，可以征服所有的男人。

用狗一般的鼻子搜索她在空气中的体香，那淡淡特有味道使她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分开来。

她像飞舞在花丛间的蝴蝶，不时停下来看看街边贩摊的小饰物，模一摸，挑一挑。

最后，一路尾随她到回家的路上，看着她消失在她的家门口。

午膳后的时间，顾客少了，大家就趁这时候喘口气。老板娘在柜台计帐，一整天下来的生意不错，老板娘油光满脸，一部分自然是忙碌后的汗水，另一部分则是钞票的油水。

「老板娘，妳大我几岁？」对于我不了解的问题，我会询问年长的长辈。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你怎么可以这么直接问我呢？再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老板娘按着计算机，头也不抬说道。

「有些问题想请教。」

「说吧。」

「老板娘以后想要有怎么样的生活？」

老板娘抬起头来问

道：「你要听实际的，还是不实际的？」

「都要。」

老板娘放下手边的工作，陶醉道：「我想穿着比基尼泳装，在夏天的海滩上晒太阳。最好有一栋别墅在海边，然后别墅旁盖一间民宿餐厅，经营餐厅，出租房间、泳具给游客。黄昏的时候，可以看到夕阳沉到海里。如果碰上淡季，没有游客来，那更好，我可以偷偷把衣服脱光光，做露天营、裸泳...。呷~呷~，多刺激！」老板娘突然发出一阵怪叫声。

「那实际的呢？」

收回兴奋的心情，老板娘简单说道：「希望这家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钱越赚越多。」

「就这样子？」

「不然要怎么样？」

「结婚，生子呢？」

「哎，我可不把梦想寄托在男人身上，还是靠自己好。」

「可是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日复一日，不就很没趣吗？」

「或许吧，不过我现在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快乐的，钱越赚越多，我的心情就越来越好。」

「活着就是为了钱？」

「你啊，还是学生，暑假来打打工赚零用钱，自然不知道钱的好处。我要钱！钱！钱！」

或许老板娘已经给了我答案，却要我自己去领悟。

不能躲避的眼神

我走进厨房，小麻雀笑吟吟地看着我，作状叹道：「唉，想不到我们的人生就这样无趣地过了。」

「嗯？」我一时会意不到小麻雀的意思。

「嘻，」小麻雀看到我一脸憨态，「不是有人在感叹人生吗？好有深度喔。」

我不知道如何搭下一句，嘴角上仰以微笑含糊过去，着手於我的工作，生火炒菜。

小麻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厨房很窄，我没有地方躲避小麻雀的眼神。



我浑身不自在，终于忍不住，抬头问道：
「怎么了？」

小麻雀蕴含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盐太多了！」

「什么？怎么不早些告诉我。」我紧张道。

「人家要看你试吃时候那种脸和嘴挤在一起的表情嘛。」小麻雀像魔鬼般开心。

「可是这锅不就
不能吃了么？」这下
可惨了，一锅青菜
全要倒掉。

「求
我啊，
我救救
你。」

「怎
么救我？」

「你求我
嘛，快啊！」小麻雀
娇声要胁道。

看着那锅菜，我心一
软，问道：「要我求你什么？」

「以后要叫我小美妹，而且只准你一个人叫，
不准给其他人知道。」

「这有什么道理？」我当然知道有道理的。只有我们两个彼此知道的暱称，就表示关系的亲密。

「人家喜欢啊！就是喜欢你这样子叫人家嘛。」
我一时间决定不了，陷入挣扎之中。

「要快喔，迟了我也救不了了，到时候老板娘的脸会比这锅子还黑。」小麻雀催道。

「好吧，算我求你，告诉我怎么救回这锅菜？」

「那得先叫声小美妹。」小麻雀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先救菜，从来都是先服务后付账的。」我坚决道。

「那就一言为定。」小麻雀信心十足。

小麻雀调成小火，挑起一根菜送进我嘴里，
「先试试看。」

一入口，咸得我流出眼泪来。小麻雀得意道：「我还是看到你痛苦的模样。」

「折磨够了，该救救我了吧。可不准把菜倒

进垃圾桶毁尸灭迹。」

「那倒不用，」小麻雀提起一旁的水壶，「只要加点水，冲淡咸味就行了。」

「那不就一锅子水了吗？」

「把水倒掉呀。」小麻雀用桌巾提起锅子在槽盆上放倾斜，多余的水全流下去了。

「可是，你说迟了就没办法了。」

「再迟些菜就煮烂了。现在再煮一煮，看！完美无缺。」小麻雀骄傲不可一世，「还说是大学生，连用水冲淡咸味也不懂。」

我无地自容。

「好啦，赶快实现你的诺言。」小麻雀插腰等待着。

「小美妹。」我低声道。

「大声点嘛，人家听不到啦。」

「小美妹。」我提起中气。

「有诚意点啊。」

「小美妹。」

「要温柔点，不要硬邦邦的。」

「小美妹。」

「加点形容词在前头嘛。」

「美丽的小美妹，可爱的小美妹。」

「再说呀，我喜欢听。」

「美丽可爱大方又温柔的小美妹。」

小麻雀笑得花枝招展，开心极了，「好了，不要说我欺负你。我也给你一个名字，就叫大帅哥好了。大帅哥！」小麻雀亲切地叫道。

我实在给小麻雀弄得泣笑皆非。

「大帅哥，记得喔，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准告诉别人，否则…」小麻雀突然靠过来，在我耳边轻轻道：「我会把你的耳朵咬下来，恨你一辈子。」

说完用银牙在我耳垂轻轻一咬，我如触电似的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小麻雀看我吓着的样子，噗哧一笑，迳自走开了。

我赤裸上身，让皮肤尽可能接触空气，带走身上的热量。桌上的冰冻乌龙茶已经喝了一半，这种瓶装乌龙茶有两公升容量，注明清凉解渴。

我渴望清凉。

窗外晴空万里，台北盆地的逆温层像焖蕃薯，把人烤熟。



胸膛一颗颗汗珠渗透出来，挂在胸前，猜不准，突然哪颗挂不住流了下去。心静自然凉，我维持脑中一片空白，什么都不去想，度过一个下午。

守得云开见明月

「最近，我都在吃一个女人煮的饭。」猪得意的告诉我。

「学校餐厅的老处女煮的？」我故意道。

「去你的，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

「不是别人的女人吗？什么时候为你煮饭了？」

「他告诉你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缘分吧，是你的就是你的，强求不得。」

「这我可听不懂，我是问你，你追到她了吗？」

「嗯。」

「那她的前男友呢？」

「不晓得，我只在乎她而已。」

「看得出来，你眼睛的焦点都没有集中，心思一定飞到她那儿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应该忽略了你。」

「没关係，请我喝杯咖啡。」

「我请，今天都我请。」

「心情好果然大方。你说，你常常吃她煮的饭，你们同居了吗？」

「完全答对了，在一个月前这是绝对想像不到的事情。」猪兴奋地说。

「说来听听。」我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其实我早就留意她了，可是那时候她有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又帅又俊，两人简直天生一对，无论样貌、课业、活动、兴趣都相同，所有人都认同他们是天造地合的。」

「所以你能在她周围默默守候？」

「我守得好辛苦，其实我根本不敢奢望她会对我多瞧一眼，只不过每天看到她，可以为她做点事，我就很高兴。」

「然后呢？你还没讲到重点，她为什么放弃之前的男朋友，选择你？」

「因为那男的太风流了，也难怪的，人又俊又本事，自然有很多女孩靠过来。」

「可是，如果那女孩像你所形容这么好，应该还有其他追求者吧。那男的一放手，

大家蜂拥而上，为何偏偏是你呢？」

「哇勒，你怀疑你朋友的条件吗？」

「哈哈，我那敢，只不过很惊讶天下竟然真的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回事。」我调笑道。

「哎呀，你这家伙不想活了，是不是？」猪作状撂了几拳过来，「我是幸运，所以我说我是缘分。你知道吗？我陪她走过最伤心的日子。」

「噢？」

「那时候，她常和她的男朋友吵架，她实在受不了了。老实说，连我看不符合过去，简直太过份了。」

「你就趁虚而入？」

「才没有呢，她常常找我倾诉心事，我还为她的男友说好话。」

「慢着，为什么她只找你诉说心事，在男朋友找其他女人的紧要关头去找另一个男人，不怕引起男朋友的误会吗？就算要找人倾诉，也可以找女的。」

猪侧头想了一想，「这我就不晓得了。」

「可能是你的安全。」

「安全？」

「因为就算给她的男友发现了，她的男朋友绝对不会相信他的女朋友会看上一只猪，对不对？」

「你是不是忌妒我啊！」

「哈哈，不要生气嘛，我只不过想搞清楚弄明白而已。」

「我也不晓得，女人是很难了解的。反正，我就是幸运。」

「然后呢？」

「最后，她终于下决心和她的男朋友分手，搬出来住。」

「她之前和她的男友同居吗？」

「不是！她才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只不过想换个环境而已。我帮她找了房子，现在是我和她同居喔。」猪满足地说。

「那还不随便啊？」



猪开心，我也开心，能够分享朋友的欢乐是最大快乐。

「我所谓的同居是她住二楼，我住底楼，同一栋建筑物两层楼。」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就常常过去串门子喽。」

猪得意的点点头，「刚开始时，是为了照顾她，虽然她决定离开她的男朋友，可是总不能说断就断的，我只好常常上去陪她。现在，好多了，时间可以治疗一切。」

「总算她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你了？」我问道。

「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煮饭给我吃了，好像是我陪她聊天，大家都忘了吃晚餐，一直到肚子打鼓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本来，我说到外头找找还有没有吃的，她说不用了，就煮了饭一起吃。」猪回忆道：「我跑到楼下把我的电饭锅和米拿上来，由她洗米煮饭。我们两个就吃那一锅白饭，吃得好开心。」

「我想那一锅饭一定很香。」

「她是除了我妈妈以外，我吃过煮得最好吃的饭。」

幸福的光环围绕着猪。

猪开心，我也开心，能够分享朋友的欢乐是最大快乐。那一次见面我忘了告诉猪，我最近也常常在吃一个女人煮的饭。

相处融洽

餐厅的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享用餐厅的菜肴。当用餐时间过后，便是轮到我們喂饱自己的时候了。

而通常餐厅的菜肴都由小麻雀准备。

「你的饭我已经盛好了，放在厨房里。」小麻雀在走道上对我说。

「谢谢。」

迎面而过时，宽敞的走道，小麻雀突然打横移了几步，我反应不及，结结实实和小麻雀撞了满怀。

小麻雀是故意的，看到我慌张的样子，得意道：「慢慢享用。」说完在我脸庞吹了一口气，我闻到了小麻雀口齿的清香，还有残留在我胸怀的体香。

走进厨房，灶上一只大碗公盛满了菜肴，两只煎蛋复盖在上面，圆圆的蛋黄可爱极了。

小麻雀双手托腮，看着我用力扒饭，满足的

成就感写在她脸上。

「好不好吃？」

嘴巴塞得鼓鼓的，我应道：「好吃！如果说不好吃，下次你会放毒药吧。」

「嘻，你真了解我。只要你肯，我天天煮给你吃。」

「嗯……」

「你看你，吃得满嘴都是。」小麻雀随手抽起桌上的餐巾，隔着桌子站起来，倾身为我拭去嘴角的饭粒。

我呆了。

「怎么呆呆的看着我？」小麻雀问道。

「你好美喔！」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下班，我从公馆走回宿舍，穿过新生南路和台大校门的地下隧道，我看到了一个老乞丐。老乞丐面前摆了口香糖，纸巾之类的小东西。

我伸手摸一摸口袋，没有十元硬币，只有一个五十的硬币，只好抛下五十元，拿起一包青箭口香糖。

老乞丐依然垂着头，没有任何反应。

整个夏季她都散发着热情的魅力，一件鲜红色的背心搭上一条短裤，加上她习惯性带在身上的小书包，简单的搭配，展露出了她的青春活力。

穿过了公馆，尾随着她直达椰林大道。

宽广的椰林大道，此时正是近黄昏的时候，天色昏暗，自有一种薄纱的慵懒美。两旁的棕榈科树传来夏蝉叫声，犹如鼓馨，围绕在耳朵，彷彿错觉耳鸣起来了。

大道只有稀稀疏疏两三人，大概是心情愉快，她还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一直到傅钟底下，远远看着她，是在等人吗？是谁呢？

啊，来了！是个男生。

见着她了，就拉起她的手来，偎在她耳边说起亲密的话儿，而她却不住的格格娇笑。

心如同被刀狠狠划了一下。

走进厨房，小麻雀在忙，香汗淋漓，玲珑的娇躯扭来别去。我在看，把小麻雀从头看到尾。

午餐时，我在吃小麻雀为我准备的午餐，小麻雀喜欢看着我用餐。

「你干嘛一整天都在看着人家？」小麻雀没好气道。

「嗯？」我从大碗公里抬起头来。

「我有那么漂亮吗？漂亮到你看呆了，也不来帮人家忙。」小麻雀娇嗔道。

我对着小麻雀微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突然间，我希望这一刻可以永远留住。小麻雀甜甜的笑容，如银玲般的声音，那股令我心醉神迷的味道，就像我可以握在手中一样真实。

害怕变成恐龙

终于我们看到了猪的女人，猪带出来介绍给我们认识，我们是指我和他。

实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像猪那样充满天真梦想的人，我们私度猪的女人必定是天仙一般迷人。可是，眼前的却像是一个大病初癒的女孩，单瘦的身子彷彿是挂着衣服的衣架，面色腊黄没有气色。

怕陌得很，面对我们一迳低着头，靦靦腆腆，依偎着猪，就像要躲到猪背后似的。自然的，话题都是集中在我们和猪身上，而且都是正经八百，周围的气氛就是提不起劲来。

趁着我上洗手间，猪跟过来向我道歉：「她跟我还有话说，不知怎么地自从和她以前的男友分手后，见着别人就成了哑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算了，头一次见面，女孩子嘛，当然有点害羞。看来这段日子你可辛苦了。」

猪露出幸福的笑容：「那可是我一生人最快乐的日子。」

我和猪站在洗手间门前谈话，正好面对着我们的餐桌。桌上，猪的女人和他正好面对着面坐。猪背对他们，没有瞧见。而我，却恰好看见了那一幕。

猪的女人低着头，突然悄悄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灵光，眉目之间蕴含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教人疼怜。

我想，猪就是因此才爱上了她。

「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好吗？」猪突然问道。

「还好啊……」我急忙答道。

「别骗我了，老实说，你们两个之中，我最担心的还是你。你总是把话留在心里，不像他会说出来，会喝酒，会吸烟，迟早你会憋死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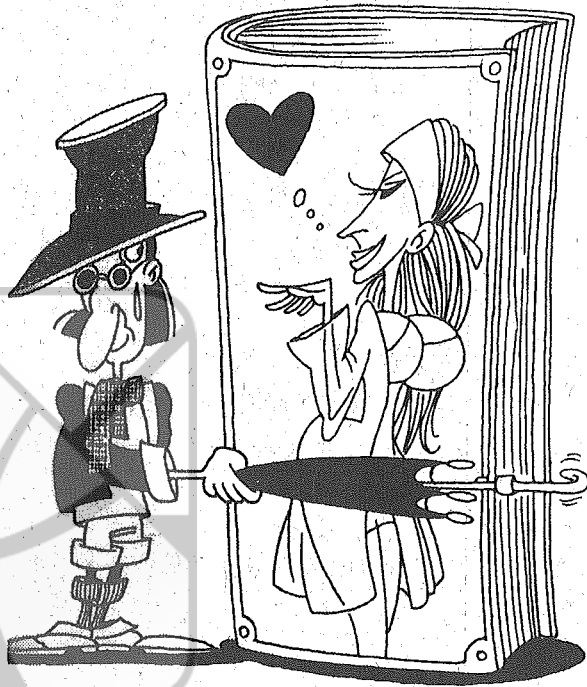
「你也不会喝酒吸烟呀！怎么只说我呢？」

「我有女人，有个牵挂，你现在有吗？」

「不晓得有没有？」我叹道。

「怎么了？」

「你见过恐龙吗？我很担心有一天我会被吞了。」



有一段日子我很怨恨她的男朋友，为何不好好珍惜她，如此折磨她？

猪看着我颓丧的样子，好一会儿说道：「或许恐龙曾经盘据在我心里，有一段日子我很怨恨她的男朋友，为何不好好珍惜她，如此折磨她？还好我发现得早，与其憎恨她的男朋友，不如我好好待她，令她快乐。结果我终於做到了，现在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她的男朋友，或许我没有今天如此快乐，天天都像我的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一一实现，全世界好像都是为了我和她而存在。去找一个人，好好待她，看着她开心，那么我也会跟着开心。」

我们都害怕恐龙，恐龙即丑陋又残暴，专吃小孩子和女人。有时候我们会威摄於恐龙的力量，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喜欢恐龙。恐龙通常都是由男人变的，我们害怕成为变成恐龙的男人。

老板娘的好奇心

今晚下了一场雨，不大不小，下得令人心满意足。这是夏天以来最凉爽的一个晚上，我睡得好舒服。

「要不要去看电影？」在厨房里我对小麻雀说。

小麻雀抬起头来，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你出钱请我，我就去。」

「我请。」我直接了当的回答。

小麻雀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突然请我去看电影？」

「因为妳每天煮饭给我吃呀。」我突然想到这个理由就说出来了。

小麻雀听了很高兴，「那我们要看哪一部电影？」

「你喜欢看哪一部？」我反问道。

「不懂得耶，最近我都没有空看报纸，不知道有什么好戏上映。不如我们到了电影院才决定看什么戏。」

「好呀。」

「看完戏，我们去吃宵夜。我们可以下班才去看午夜场，不过可能会买不到票，这个…有了，你可以先去买票，这里留着我来收拾…」小麻雀越谈越兴奋。

我们谈了好多好多，只不过为了看一场电影而已，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考虑到，包括校对手表，衣着颜色辨认等等，怕小小的差错到时候在电影院找不到对方，那么一切就泡汤了。

这件事我们没有告诉老板娘，彼此很有默契似的，只想与对方分享。

从那一天以后，日子好像过得特别慢，时间在跟我们作对，考验着我们的耐性。我每天注意着墙上的日历，看电影在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二，还有四天。以前，时间在指缝间一股烟似的溜走了，一眨眼又是週末了。现在，我细数每一分每一秒，时间却又赖着不走了，星期六好似永远到不了似的。

「老板娘，我星期六要提早下班，行不行？」我央求道。

「不行！星期六是周末耶，餐厅最需要人手，你有什么要紧事？」

「这个…我…。」

「如果没有充分理由，我绝不批准。周末晚上最多顾客，你走了，我们两人怎么应付得来呢？」

「哎哟，老板娘，你不要为难他嘛！人家星期六有约会呢。」小麻雀从后面突然插嘴道。

「约会！跟谁啊？长得怎么样，漂亮吗？」老板娘跳起来追问道。

「这…没有啊。」我紧张道。

「你不说出来，我可不批准喔。」老板娘威胁道。

「老板娘，你怕没机会看到吗，改天叫他带来我们餐厅吃饭，我们好好招待他们。」小麻雀道，说得一副和她毫不相干似的。

「好吧，看在你终生幸福上，星期六就放你半天假。不过，追到了一定要带来给老板娘看看。」

「谢谢老板娘。」我急忙道谢。

「不用谢我，谢谢她吧，你不在，她一个人可忙死喽。」老板娘。

「对嘛，我帮了你大忙，你要怎么感激我？」小麻雀甜甜笑道。

我用力点了点头，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那天晚上我一定好好待她。

「你是不是约去看电影？」老板娘问道。

「老板娘，你怎么知道的？」我惊讶道。

「那还要问吗？来我们这儿的顾客还不都是用完了餐，就到公馆的电影院看午夜场。你要提早下班，是不是赶着去排队买票？」

我只好点头，完全逃不过老板娘的法眼。

「我突然想到好玩的，」老板娘指着小麻雀兴奋道：「我们也一块陪他去看电影，好不好？」

「啊？」我和小麻雀同时叫道。

「我们去帮你看看那女孩跟你登不登对？不好吗？」

「老板娘，你星期六打算休店一天吗？」小麻雀问道。

「不用休息呀，我们照常营业，只不过要他帮我们多买两张票，到时候，我们这里早些关门，随便收拾一下，再赶到电影院，偷偷跟他拿过两张票来，就装作不认识的，好刺激喔！」

「我反对！」我举手抗议道。

「反对无效，两票对一票。」老板娘霸道

道。

「反对有效，我站在他那边。」小麻雀也举起手来。

「妳怎么背叛我？难道妳不想看看他的女朋友吗？」老板娘不敢相信道。

「我怕风水轮流转，哪天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你们也这样对我……」

「难道妳最近也有了？」

「干嘛扯到我这边来！老板娘，妳再干涉我们的私生活，我们就罢工抗议。」

「你们两个古怪喔，原来两个小鬼头都有人了，难为我周末都要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数钞票。」老板娘叹道。

我和小麻雀互相看着彼此，甜蜜的感觉流遍全身。

我想把这消息告诉猪，相信猪在这方面比我有经验，或许猪可以提醒我该注意的地方。可是，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找不到猪，会不会猪到楼上串门子，和他的女人同居了？

星期六始终会到来。早上，我对着镜子梳洗时，和自己说，「今天要表现得百分之百。」

但是我听到心里有一股声音，「或许星期六永远不会来到是好的。」

「也许我该留下遗憾……」

「小麻雀值得我珍惜吗？」

我努力的甩开头，想其他的东西。

「在星期六过后呢？」

「我的生活是否要因此改变？」

一连串未来的问题浮现在心头，往后的日子似乎会不一样了。

我满意地对自己笑了一笑。

甜蜜的约会

「老板娘，明天见。」我在员工浴室洗过澡，换上预先带来的衣服，整理

一番，现在紧张的站在老板娘面前。

「慢着，」老板娘放下手头的工作，从柜台走出来，「来，让我看看。」

「怎么了？」

「转个身，」老板娘把我从头到脚仔细瞧了又瞧，点头道：「我打满分。」

我开心极了。

「钱包带了没？」老板娘关心问道。

「带了。」

「够不够钱？我可以先借你喔，三分息。」

「这不用老板娘担心了。」

「去吧。」

「明天见……啊，我忘了！」我急忙回到厨房。

小麻雀在忙得不可开交，连我进来了也不晓得。

「我先过去电影院。」我笨拙地说道。

小麻雀走过来，开心道：「好帅喔！」

「妳要吃什么零嘴？我先帮妳买。」

「不用了，我可以从餐厅带过去，你要吃什么？」

「都可以。」

小麻雀好想碰我，可是满身油腻，只好把手缩回来。

「我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那才衬得上你，快去吧。」小麻雀催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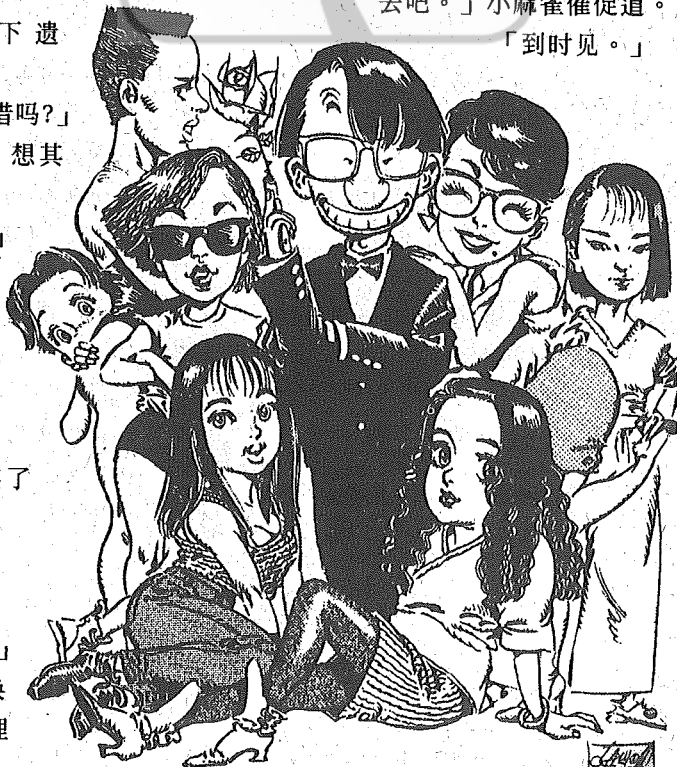
「到时见。」

来到电影院，上一场还未结束，外头不免显得有点冷清，我是来早了。买了票，站在骑楼的柱子下等待。

「我们来早了，怎么办？」我听到熟悉的声音，急忙躲到柱子后。果然是她，身边还有那男的。

「先买票……」

「然后呢？在这干等到开场。」她嗔怒道。



「我们可以到别处逛逛再回来看电影。」

「你说的喔，要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快去买票。」她使性子霸道道。

一切我看在眼里，突然我感到一阵心悸，太相似了。她那蛮不讲理的小性子，生气的模样的确是吸引人，可是，这也是她决定摧毁一切美好时所表露出来的先兆。

刹那间，我了解了，不是那一丁点的不顺意，不是喜爱与否的问题，而是她总会找到藉口来摧毁原本完美的事情。

在达致完美的瞬间留下彻底的遗憾，这就是她的目的。是啊，她一切都太好了，甚至不真实。她彷彿芭比娃娃般，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完整得叫人失去血肉。因此，她得为自己找到痛苦，那一丝丝的感觉令她感到自己还活着。

我心惊胆跳，原来我早晨梳洗时，脑里的那股声音竟是如此的可怕。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就像一套程式在运转。

那男的买了票走过去，她指使男的又去买了零食。

「不是这个！」她生气道。

「妳不是最喜欢吃的吗？」

「我今天擦了口红，怎么能吃这种湿湿的，一点脑筋也没有。」说完头也不回，一股气地走了。

「等等…我。」男的追了过去。

电影院外头人潮逐渐多了，售票处开始排起长龙，上一场的电影刚好结束，一时间，人都从电影院里湧了出来。

远远的我看到小麻雀跑过来。小麻雀穿了一袭连身裙，没有耳环，没有高八吋的松糕鞋，简简单单。

「总算赶上了…对不起，你是不是等了很久？」小麻雀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没关系，还没开场。」

「你看看，我带了好多零食来。」小麻雀举起手中的塑胶袋。

「妳拿这么多，万一给老板娘知道…。」

「老板娘给的我们的。」

「给我们的？」

「嗯。」小麻雀用力点点头，老板娘毕竟知

道了。

「那我们进场吧。」

小麻雀突然鹭扭起来。

「怎么了？」

小麻雀低着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着：

「我今天穿得怎么样？」

我还是听着了，「妳今天穿得很好看啊。」

「我急急忙忙赶来，什么都来不及打扮…。」

「不会，妳今天很漂亮，真的，我没骗妳。妳忘了吗？妳是我的小美妹，美丽的小美妹。」

小麻雀笑了，孕含了无限深情。我携着小麻雀的手走进电影院。

「怎么妳没穿上妳最喜欢的松糕鞋？」

「松糕鞋？」

「我平常看妳穿的。」

「那只有在厨房穿啦。」

「在厨房穿？为什么？」

「厨房的灶子高，我要穿松糕鞋才够得着。要不然个子矮还穿高八吋，那不就摆明告诉人是矮冬瓜吗？」

「我今天终于高过妳了。」

「哼，就让你得意一天又怎样…？」

「给你的。」我把收藏的三只打火机给他。

「干嘛给我？」

「你有吸烟，可能用得着。」

「最近没吸了。」

「为什么？戒了吗？」

「我开始作画了，画画时吸烟，一不小心，烟灰会毁了整幅画，而且我画画时要很专心。」

「那就趁机把它戒了吧。」

「已经戒了。否则你看，我怎么会穿青色的衣服出来。」

「嗯？穿衣服和吸烟有关系吗？」

「我才不让我喜欢的青色衣服沾上香烟的臭味。」他开始恢复青色了，生气勃勃的，活脱脱的像只青蛙，跟夏天蓝色的天空衬起来，好看极了。

☆林爱莉

伫候窗前。

红车子将经过远远的街角，十秒。

小孩总是从车窗里伸出彩色风车，只见风车不见人。

分手后妳在看得见街角的房子住了下来，日子一样忙碌。

小孩子没给妳电话，他也沒有。

只有早晨的十秒，然后不久，蓝车子的笛声在屋外响起。

妳去上班。

十秒



永远



☆阿木

「Umi」

每次在水族馆里，耳朵一直都会响着这样的声音；有节奏的，小声小声地从远处一直传到我身前。「好像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我喃喃自语。

在水族馆里认识的妳，仰起了头，看着我，双眼明亮地眨眨问道：「怎么又再自言自语呢？」

的确。自从很奇怪地和她相遇，相爱以后，我就开始有了自言自语的习惯；会有这种习惯，是因为这个声音。

我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只不过一直会偶然听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声音罢了。」

「哦？」妳忽然很诡谲的笑了笑，「是不是海呀？」

「海？」

「就像海浪从远处卷着浪潮拍上岸的声音呀！」妳依然笑着。

「或者真的有些相似。」我思考着，突然手被她紧一拉，撞进一个很大、很大的热带鱼水族箱里。我还来不及反应，她就紧紧地吻着我。

「Umi，Umi，Umi……」

「Umi 就是海呀！」我心里有所觉悟地。

「那，跟我回去，好吗？」妳眨着明亮的眼睛，尾巴摇摆着问我。

「嗯，我想我以后不再会离开妳了。」我笑着答她。

海的感觉，很熟悉，也很温暖。